

# 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

葉家輝

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

哲學碩士論文

香港中文大學

2019年9月

## 論文評審委員會

郭必之教授（主席）

鄧思穎教授（論文導師）

張欽良教授（委員）

李寶倫教授（校外委員）

# The Incompleteness Effects of Cantonese Verbal Suffixes

YIP, Ka Fai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ptember 2019

## Thesis Assessment Committee

Professor KWOK Bit Chee (Chair)

Professor TANG Sze Wing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CHEUNG Yam Leung Lawrence (Committee Member)

Professor LEE Po Lun Peppina (External Examiner)

## 提要

本文在生成語法學的框架下研究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粵語一些動詞後綴出現的小句不能完句，只能作為從句附著於主句，形成具有特定語義關係的複句，可稱為「從句詞綴」。表面上，它們「超越」小句而對主句有所要求，呈現「句外相連」現象，看來是一種句法與功能的錯配。本文論證完句問題實際上由從句中的算子引發，從句詞綴沒有連接小句的功能，錯配現象只是一種錯覺。以「吓」為例，第一，時間算子與「吓」具有量化類特徵[Q]的一致關係，解釋了「吓」從句的內部句法：量化類成分引發干涉效應；「吓」只能嵌套在「俾」被動句中。第二，時間算子使「吓」從句變為關係小句，解釋了「吓」從句的外部句法：時間關係小句不能單說，必須修飾主句的時間論元；「吓」主句句法層級在 TP 或以下。相同分析，除了可應用到普通話的「V 著 V 著」，甚至可以延伸到其他從句詞綴，概化為：一、從句詞綴與算子具有一致關係；二、算子取消了小句獨立性；並能應用到「親」，以全稱量化詞與「親」的一致關係來解釋完句問題。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粵語從句詞綴是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的動副詞詞綴；從生成語法學的角度出發，從句詞綴這種動副詞與算子具密切關係。本文重新思考動詞後綴和算子在完句中發揮的作用，不但有助補充完句理論，而且為動詞後綴、框式結構、邊緣從句的分析帶來新的啟示。

## Abstract

Abstract of thesis entitled:

The Incompleteness Effects of Cantonese Verbal Suffixes

Submitted by YIP, Ka Fai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eptember 2019

This thesis is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incompleteness effects of Cantonese verbal suffixes couched 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rammar. In Cantonese, clauses with a certain subset of verbal suffixes cannot stand alone and must be subordinated. These suffixes seem to be a subordinator and restrict the adverbial meaning, exhibiting an apparent mismatch between their syntactic positions and functions. Calling them ‘subordinate affixes’, I argue that their incompleteness effects are indeed caused by an operator which is the true subordinator. The proposal consists of two parts. Take *-haa* as an illustration: First, a temporal operator bearing a quantificational feature [Q] Agrees with *-haa*; Second, the temporal operator forms a temporal relative clause which modifies a temporal argument. In terms of internal syntax, intervention effects by quantificational elements and locality constraints on embedding play in role as natural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external syntax, the dependency of *-haa* subordinate clauses is derived by the attributive nature of relative clauses, and the size of main clauses is determine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temporal arguments, which is TP or below. The same analysis can be made on Mandarin *V-zhe-V-zhe* which shares similar incompleteness effects. Furthermore, this proposal is extended to other subordinate affixes by generalizing it into two components: (1) An Agree relation with an operator, and (2) the clause dependency induced by the operator. The incompleteness effects of *-can* can be explained under the generalized proposal with specification of the operator as a universal quantifier.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antonese subordinate affixes may be regarded as specialized converbs. From the generative perspective, this type of converbs is closely related to operators. With rethinking the role of verbal suffixes and operators in incompleteness effects, not only can we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relevant theory, but implications can be also made towards the

analyses of verbal suffixes,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as well as the peripheral adverbial clauses.

## 鳴謝

拙文得以完成，首先必須感謝論文導師鄧思穎教授。第一次上老師的課，是在本科一年級，老師鼓勵我們多觀察、多發問，於是每次下課時，講台前都「排長龍」——就在這麼一次次地培養出我對語言的興趣，教導了我如何發現問題。「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除了學術外，老師的為人品格、處事態度也讓我深深敬佩。由本科到碩士六年間，承蒙老師不少照顧，對我的種種缺點予以最大包容，沒齒難忘。

我還必須感謝馮勝利教授。馮老師的課堂總是那麼引人入勝，他有句口頭禪：「my theory is too beautiful to be wrong」，引導了我欣賞理論的美麗之處，了解學術的價值所在。馮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也深深影響了我，由研究方法到學術態度，得益匪淺，衷心感激。

感謝論文評審委員會的郭必之教授、張欽良教授、李寶倫教授。本科時已受教於郭必之教授，他淵博的學識令人欽佩，也啟發了我從類型學思考問題。張欽良教授可謂我的句法啟蒙老師，我第一門句法學便是由他所授。我沒有語義學的根基，第一次看到李寶倫教授對粵語量化類詞綴的語義分析時，大為震撼。她提出的語義學意見，補足了拙文不少舛漏。包括鄧老師在內的四位委員給予了不少寶貴意見，不辭辛苦，斧正拙文，謹此表示深摯謝忱。此外，我還必須感謝蔡承祐博士、金大衛博士，他們耐心地與我討論拙文內容，受益良多，特此致謝。

感謝中文系、語言學系各位授業於我的老師。特別感謝蕭振豪教授、潘俊楠教授、梁德華博士、黎必信博士。有了蕭振豪教授的舉薦，我才能修讀碩士課程。潘俊楠教授的句法理論課使我對最簡方案有了基本認識，沒有這門課，拙文便不可能完成。梁德華博士除了是我的老師，而且是我的舍監，常常鼓勵我，並適量安排了我在宿舍的工作，讓我能專注於論文。在修改論文期間，黎必信博士在工作上給予



了不少照顧和體諒。碩士期間，有幸到中國語言學書院和 LSA Linguistic Institute 學習，謹此感謝各位授課老師。

感謝讀書會的各位朋友：陳啟禮、黃學轅、黎奕葆、李梓明、劉擇明、祁美瑩、密子晴、Richard Gananathan。尤其感謝李梓明，在我處於「寫垃圾、講廢話」的焦慮時，總能為我指出新方向。大至如何思考問題，小至論文編排，他都是我的榜樣。讀書會的朋友除了定期討論文章外，還舉辦了兩屆 FoCaL（粵語語言學論壇），第二屆籌委還加入了胡小娟、歐莉莉、楊一可。我有幸參與籌備過程，更報告了拙文部分內容，得到不少意見，特此致謝。感謝師門的各位師兄姐和同學：陳芳榮、黃新駿蓉、金佳、劉祉靈、阮氏紅貴、鄭兆邦。兆邦師兄的論文行文嚴謹，一直是我的學習目標。感謝在中國語言學書院和 LSA Linguistic Institute 的同學：陳樞嵐、任家、孫敏、袁慄、張偉竣。同時，也要感謝陳芳榮、董惠穎、任家、武大真提供了部分普通話語例的語感，以及感謝劉燕婷、王雅茜討論粵語其他方言的相關現象。這些一起學習、一起討論的時光，不但對拙文的寫作幫助良多，更是我人生的重要回憶，永存心頭。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家人，他們不但支持我繼續學業，而且在我回家時總煮好滿桌的飯菜，感激之處，難以言表。

# 目錄

提要.....	i
鳴謝.....	iv
第一章 緒論.....	1
1.1 引言.....	1
1.1.1 完句問題.....	1
1.1.2 「句外相連」.....	2
1.2 研究對象：粵語的從句詞綴.....	3
1.2.1 定義.....	3
1.2.2 從句詞綴「吓」.....	7
1.3 研究問題.....	8
1.4 論文結構.....	8
1.5 凡例.....	9
第二章 「吓」從句的内部句法.....	10
2.1 「吓」的基本語法特點.....	10
2.1.1 謂語搭配.....	10
2.1.2 與另一個「吓」的分別.....	12
2.2 「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	14
2.2.1 主語.....	14
2.2.2 狀語.....	16
2.2.3 功能成分.....	17
2.3 「吓」在時間從句中的分布.....	18
2.4 「吓」的嵌套情況.....	20
2.5 小結.....	22

第三章 「吓」從句的外部句法.....	23
3.1 「吓」的完句特點.....	23
3.1.1 取消小句獨立性.....	23
3.1.2 限制複句語義.....	24
3.2 主句的體貌限制.....	26
3.3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27
3.4 小結.....	30
第四章 理論背景.....	31
4.1 最簡方案.....	31
4.1.1 一致操作.....	31
4.1.2 局部性：干涉效應.....	34
4.1.3 局部性：不透性.....	36
4.2 製圖理論及粵語的句法結構.....	37
4.2.1 情態.....	37
4.2.2 否定.....	38
4.2.3 焦點.....	39
4.2.4 狀語.....	40
4.2.5 句末助詞及框式結構.....	41
4.2.6 小結：粵語各類成分的句法層級.....	42
4.3 小結.....	42
第五章 「吓」的理論分析.....	43
5.1 兩種時間從句的分析.....	43
5.1.1 「(喺)……嗰陣」時間從句.....	43
5.1.2 「當」時間從句.....	46

5.2	「吓」的句法方案：一致分析.....	48
5.2.1	方案：「吓」與時間算子進行一致操作.....	48
5.2.2	一致操作的方向.....	50
5.3	一致分析對內部句法的解釋.....	51
5.3.1	干涉效應與共現限制.....	51
5.3.1.1	相對性近距原則與干涉效應.....	51
5.3.1.2	與 A-not-A 算子、「為什麼」的相似之處.....	54
5.3.1.3	與「(喺)……嗰陣」時間從句的異同.....	56
5.3.2	「當」時間從句.....	62
5.3.2.1	「當」時間從句中沒有干涉效應.....	62
5.3.2.2	「當……吓」時間從句中具有干涉效應.....	63
5.3.3	局部性與嵌套情況.....	65
5.3.3.1	嵌套動詞的不同.....	65
5.3.3.2	語段不透性條件與嵌套情況.....	67
5.4	一致分析對外部句法的解釋.....	72
5.4.1	完句特點.....	72
5.4.2	主句的體貌限制.....	78
5.4.3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79
5.5	其他可能方案：移位分析.....	80
5.5.1	方案：「吓」是時間算子並進行移位.....	81
5.5.2	概念性問題：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與干涉效應.....	81
5.5.3	實證問題：「吓」與兩種時間從句.....	83
5.5.4	實證及概念性問題：與 A-not-A、「為什麼」的嵌套情況異同.....	84
5.6	與普通話「V 著 V 著」的初步比較.....	86
5.7	小結.....	89

第六章 對其他從句詞綴的理論分析.....	90
6.1 從句詞綴的語法特點.....	90
6.1.1 內部句法.....	90
6.1.2 外部句法.....	92
6.1.2.1 複句語義.....	93
6.1.2.2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97
6.1.2.3 核心從句與邊緣從句.....	100
6.1.3 概化方案：「句外相連」與算子的關係.....	102
6.2 「親」的理論分析.....	103
6.2.1 「親」與全稱量化.....	103
6.2.2 「親」的句法方案.....	107
6.2.2.1 方案：與全稱量化詞進行一致操作.....	107
6.2.2.2 「親」沒有內在的量化力.....	108
6.2.2.3 無聲的 $\forall$ 在「親」句存在.....	110
6.2.3 對內部句法的解釋.....	111
6.2.4 對外部句法的解釋.....	116
6.2.5 餘論：「親」與全稱協定.....	117
6.3 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120
6.3.1 粵語從句詞綴是動副詞.....	120
6.3.2 從類型學看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126
6.3.3 從生成語法學看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128
6.4 小結.....	130

第七章 結論.....	131
7.1 總結.....	131
7.2 對完句問題的貢獻.....	133
7.3 對語法理論的貢獻.....	134
7.3.1 動詞後綴.....	134
7.3.2 框式結構.....	136
7.3.3 邊緣從句.....	136
參考文獻.....	138

# 第一章 緒論

## 1.1 引言

粵語動詞後綴數量眾多，有近四十個（鄧思穎 2015）。其中一些組成單句後，不能單說，也就是具有完句問題，如「吓」，是黏附在重疊動詞的後綴，類似普通話的「V 著 V 著」。

(1) \*阿明打吓機。(小明打著打著電玩。)

要令句子能說，「吓」所在的小句必須與另一個謂語組成語法關係，例如緊縮句、複句等，這樣的特點，可稱為「句外相連」，因為「吓」使小句必須與另一謂語結合，影響力好像「超越」身處的小句（鄧思穎 2015、2018b）。

(2) 阿明打吓機，阿媽突然發癩。(小明打著打著電玩，媽媽突然生氣。)

這種現象，在目前與完句有關的文獻中未有詳盡的解釋（第 1.1.1 節），需要進一步研究。而且，這種現象反映了一種句法—功能的錯配現象：黏附動詞的後綴句法位置理應很低，卻好像有連接兩個小句的功能（第 1.1.2 節），有研究的價值。

### 1.1.1 完句問題

漢語完句問題的研究，始於（3）這種表面上主謂賓兼備，聽上去卻不完整的句子（陸儉明 1986，胡明揚、勁松 1989，孔令達 1994，黃南松 1994 等）。

(3) ?我吃飯。

這種句子，有多種手段使之變得完整，如配上狀語、加長賓語、加體標記、加句末助詞等；或放在適當的語境中，如放在回答問題的語境，又或者是祈使，又或者是對比的語境。面對這麼多的完句手段，過往文獻的相應解釋也相當不同，以傳統漢

語語法的文獻為例，有從訊息量解釋的（孔令達 1994）、有從語氣解釋的（黃南松 1994）、有從時間解釋的（竟成 1996）。至於生成語法學的文獻，Tang & Lee（2000）認為與時態（tense）和焦點錨定（anchoring）有關；胡建華、石定栩（2005）認為與句法層級的指稱性有關；D. Tsai（2008）則認為與時態錨定有關。

然而，粵語有些動詞後綴非常特殊，它們所組成的小句，不但不完整，而且根本不能說，甚至無法理解；而且，它們只能以組成緊縮句或複句的方式完句，不能使用傳統所熟知的完句手段，如時間副詞、句末助詞都不可完句：

(4) \*阿明喺度打吓機啊。(小明正在打著打著電玩啊。)

可見，這些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跟傳統的完句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完句問題」只是一種描寫性的標籤（descriptive label），所包含的現象性質未必相同，因此不能把經典的完句分析直接套用到這些動詞後綴上，需要針對它們進行深入研究。

### 1.1.2 「句外相連」

「句外相連」這個概念是鄧思穎（2015、2018b）所提出，所指就是上文粵語那些動詞後綴的完句特點。鄧思穎（2018b）針對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把它們分作三類：

- (5) a. 第一類如「過」：沒有完句問題，句子可以自足。  
b. 第二類如「咗（了<sub>1</sub>）」：不能完句，需要以不同手段如時間副詞、句末助詞等完句。  
c. 第三類如「吓」：後面需要另一個謂詞性短語構成「複雜句式」，例如連謂句、緊縮句、話題句、複句。



第二類屬於傳統具有完句問題的例子，第一類屬於傳統「拯救」完句問題的手段。第三類就是上文提到的動詞後綴：不能單獨成句，需要另一個謂詞性短語來組成緊縮句或複句，影響力好像「超越」了所身處的小句，呈現「句外相連」現象。

鄧思穎（2018b）指出第三類詞綴與英語的分詞結構有相似之處，如（6）的「Looking at the plans」不能單說，需要後句的出現（例句引自鄧思穎 2018b：692）：

(6) Looking at the plans, I gradually came to see where the problem lay.

他認為後句提供了補充信息，滿足了第三類詞綴的完句條件。

單韻鳴（2012）也觀察到相似的現象，她認為「極」、「親」（屬第三類詞綴）表示了複句語義關係，可理解為後置連接成分（例句引自單韻鳴 2012：261）：

(7) 佢做人咁囂，叻極都無用啦。（他做人那麼囂張，再厲害也沒用。）

(8) 呢個細路見親生部人就喊。（這小孩一見陌生人就哭。）

結合鄧思穎（2018b）和單韻鳴（2012），這些動詞後綴的「句外相連」現象有兩大特點：一、取消了小句的獨立性，使小句必須與另一句子組成緊縮句或複句；二、表示了複句語義關係。句法位置決定了一個成分的轄域，這些動詞後綴位於前句內，轄域不包括另一句子，但卻要求另一句子出現，甚至對整句的複句語義關係也有影響，影響力範圍與它們的句法位置錯配，語法理論需要解釋這種錯配。

## 1.2 研究對象：粵語的從句詞綴

### 1.2.1 定義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具有所謂「句外相連」現象的粵語動詞後綴，稱之為「從句詞綴」，定義如（9）。

(9) 粵語從句詞綴的定義

- a. 含有這種詞綴的小句須與另一小句組成語法上的關係，否則句子不合法；
- b. 含有這種詞綴的小句不能以句末助詞、狀語這兩種完句手段組成合法句子；
- c. 含有這種詞綴的小句和另一小句具複句語義關係（如時間、條件、因果、讓步），前者充當從句，後者充當主句。

按照這個定義，鄧思穎（2018b）提出的 13 個第三類詞綴，有 10 個是從句詞綴，包括「吓、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開、極（程度）、得……嚟」：（除（13）b 引自高華年 1980：45 外，以下（10）至（22）b 句都引自鄧思穎 2018b：689-690）

(10) a. \*佢嚟度食食吓麵喇。

b. 佢食食吓麵[忽然暈咗]。（他正在吃麵之際，忽然暈倒了。）（時間）

(11) a. \*佢稍為食兩食（碗麵）啊。

b. 佢食兩食[就唔食]。（他吃一下就不吃。）（時間）

(12) a. \*佢開始食起麵上嚟喇。

b. 佢食起麵上嚟[就乜都唔理]。（他吃起麵來就甚麼都不管。）（時間）

(13) a. \*佢做乜開起工啊？

b. 佢開起工就龍精虎猛嘞。（他一開工就像生龍活虎似的。）<sup>1</sup>（時間）

(14) a. \*佢已經食親麵喇。

b. 佢食親麵[都想嘔]。（他每次吃麵都想吐。）（條件）

---

<sup>1</sup> 本文注意到在「起」的例子中，賓語後往往可以補上「上嚟」（鄧思穎 2015：84），兩者意義十分相似，都表示「每次一……就……」的意思。「起」的分布較窄，如不能帶不及物動詞（見(i)），是有標（marked）的用法，可能是「起……上嚟」的省略。但鄧思穎（2015：84）也提到一種帶不及物動詞的「起」，表示時間和處所的開始，如(ii)；而這個「起」不能加「上嚟」，如(iii)。本文不確定這兩種「起」有沒有歷時或共時的關係，因此相應地也不肯定帶及物動詞的「起」是不是「起……上嚟」的省略，故此在描述上，暫時分作兩個詞綴。

(i) 佢撈起\*（上嚟）就乜都唔理。

(ii) 響呢處掘起。（從這兒挖起。）（李新魁等 1995：422）

(iii) \*響呢處掘起上嚟。

- (15) a. \*佢不斷食極(碗麵)啊。  
 b. 佢食極[都唔飽]。(他怎麼吃都不飽。)<sup>2</sup> (條件)
- (16) a. ??佢猛咁食嚟食去啊。  
 b. 佢食嚟食去[都係麵]。(他吃來吃去都是麵。)(條件)
- (17) a. (\*)你不𨋖食開麵咁嘛。<sup>3</sup>  
 b. 你食開麵[就煮埋我個份]。(你吃麵的話也順便給我煮。)(因果)
- (18) a. \*呢碗麵極為好食極啊。  
 b. 呢碗麵好食極[都有限]。(這碗麵再好吃也是有限。)(讓步)
- (19) a. \*你已經食得麵嚟喇。  
 b. 你食得麵嚟[佢都走咗]。(條件斷言)  
 (如果等到你吃麵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

「落」雖然符合定義(9) a、b，但表達的是話題(鄭定歐 1998)，沒有複句語義關係，不符合(9) c：

- (20) a. \*呢碗麵啱啱食落啊。  
 b. 呢碗麵食落[都幾好食]。(這碗麵吃起來挺好。)(話題)

而「住」和「著」不符合定義(9) a、b：

- (21) a. 你暫時食住麵先啦！(你暫且先吃著麵吧！)  
 b. 佢食住麵[等我]。(他吃著麵等我。)(時間)

<sup>2</sup> 程度類和量化類的「極」不但同形，也表達了相似的全稱量化意義。在描述層面上把兩個「極」分開，是因為：第一，謂詞搭配的不同，「極(程度)」與形容詞搭配，「極(量化)」與動詞搭配(鄧思穎 2015: 97)。第二，連詞搭配的不同，「極(程度)」能與「即使」共現，「極(量化)」不能，如(i)、(ii)。這兩個「極」，本文暫時從分，當作是兩個詞綴。

(i) 即使呢碗麵好食極，我都唔會食。

(ii) \*即使佢食極，佢都唔飽。

<sup>3</sup> 這裡「開」是開始體(鄧思穎 2015)，除非理解作同形的慣常體「開」，否則不能說。

(22) a. 我咁啱食著呢碗麵添！(我居然恰巧吃了這碗麵！)<sup>4</sup>

b. 我食著呢碗麵[真係唔好彩]。(我吃這碗麵真不幸。)(話題)

本文加入單韻鳴(2012:261)所提及的表示實現的「得」,如(23)。這個「得」,我們認為不表示「實現」,而表示「意向」(Yip 2018)。<sup>5</sup>

(23) a. \*你已經食得麵喇！

b. 你食得麵[就預咗啦]。(既然你吃了麵,你就要預料到了。)(因果)

因此,粵語的從句詞綴有 11 個:「吓、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得、開、極(程度)、得……嚟」。按照鄧思穎(2015)對動詞後綴的分類,列表如(24)。表示意向的「得」與施事者關係密切,跟能願情態詞有點相似,暫歸為情態類動詞後綴。

---

<sup>4</sup> 又參黎奕葆、錢志安(2018:例37),「著」的小句可單獨成句:

(i) 我教著班好唔聽話嘅學生。(我教到一班很不聽話的學生)

<sup>5</sup> 「得」不表示實現,而表示意向,(i)的「行呢一步」並未實現:

(i) 問:你真係要行呢一步?(你真的要這樣做?)

答:我行得呢一步就預咗承擔一切後果。

(我既然決定了這樣做,就預料到要承擔一切後果)

母語者的直覺是這個「得」與情態「得(可以)」有點相似,歷時上也可能有關係。但共時上,兩者完全獨立:真值條件不同,如(ii)、(iii);且意向「得」也不是情態「得」的「實現蘊含」(actuality entailment)(Yip 2018)。

(ii) 佢唔開得<sub>(情態)</sub>道門。依家佢開得<sub>(意向)</sub>道門,就會畀人罰。

(他不可以開這道門。現在他既然開了這道門,那就會被人處罰。)

(iii) 佢本來唔開得<sub>(情態)</sub>道門。依家佢開得<sub>(情態)</sub>道門,噉佢開咗都唔會畀人罰。

(他原本不可以開這道門。現在他可以開這道門了,那他就算開了也不會被人處罰。)

(24) 粵語的從句詞綴

類別	從句詞綴	數量
體	吓、兩、起……上嚟、起、開、得……嚟	6
事件	N/A	0
程度	極（程度）	1
變化	N/A	0
量化	親、極（量化）、嚟……去	3
情態	得	1
		11

1.2.2 從句詞綴「吓」

本文選擇「吓」為從句詞綴的代表，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理由如下：

第一、「吓」屬於體貌詞綴（即鄧思穎 2015 的「體」類），而從句詞綴有超過一半都是體貌詞綴，值得研究。而且，由於「吓」帶有體貌意義，與謂語關係緊密，句法位置比較容易辨識。至於其他詞綴如表意向的「得」，句法位置相對較難辨識，不便於分析。

第二、「吓」的用法與普通話的「V 著 V 著」很相似，有利於進行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比較。至於其他從句詞綴如「親」，在普通話中只能對應為副詞「次次」或「一」，不容易比較。

第三、「吓」從句和主句間的關係是時間關係，目前學界對時間從句的研究成果很豐富，可參考這些研究，分析「吓」和時間從句之間的互動。至於其他從句詞綴如表示讓步的「極（程度）」，由於學界對讓步從句的研究相對較少，需要另行先研究讓步從句，才能分析「極（程度）」和讓步從句的關係，有可能使本文失焦，焦點變為讓步從句本身，而非從句詞綴的完句問題。

雖然如此，本文將不囿於「吓」這一個詞綴，會把「吓」的分析應用到其他從句詞綴上，嘗試提出粵語從句詞綴的統一分析。

### 1.3 研究問題

實證方面，本文研究：

- 一、粵語從句詞綴的完句特點為何？在它們的從句內部，呈現甚麼句法特點（內部句法）？在它們的從句外部，對主句有甚麼要求（外部句法）？
- 二、粵語從句詞綴之間的完句特點是否相同？它們的內部句法及外部句法特點是否相同？

理論方面，本文研究：

- 一、如何在生成語法學的框架下表述粵語從句詞綴的「句外相連」現象？
- 二、這種現象由甚麼成分導致？導致這個現象的成分是不是從句詞綴？如果是，為什麼句法位置較低的從句詞綴影響力超越小句？如果不是，這個成分與從句詞綴有甚麼關係？
- 三、如何解決句法—功能錯配的問題？
- 四、如何統一分析粵語的從句詞綴？

### 1.4 論文結構

本文將在第二章、第三章描寫「吓」從句的內部和外部句法，回應實證方面的研究問題。在第四章交代生成語法學的理論背景後，第五章將運用相關理論分析「吓」的完句問題，回應理論方面的研究問題。然後，在第六章把「吓」的分析延伸到粵語其他從句詞綴，探索統一分析的可能性。最後在第七章總結，並交代本文對完句問題及語法理論的貢獻。

## 1.5 凡例

- i. 本文的粵語拼音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 1993 年提出的粵語拼音方案。
- ii. 對於句子的接受度，本文採用「\* > ?? > ? > OK」的尺度，「\*」表示不能接受，「OK」表示可以接受，「??」、「?」則介乎兩者之間。對於可以接受的例子，依從語言學文獻的慣例，在例句中不加任何標記；而在表格中統計時，則標示「OK」。
- iii. 有關例句中的圓括號，成分出現在括號內，表示可有可無，如(a)；如括號內有星號「\*」，則表示不能接受，如(b)；如括號外有星號「\*」，表示括號內的成分是必要的，否則不能接受，如(c)。如果想表示無論有沒有括號內的成分句子都不合法，則把「\*」放在整句句子前；但如果括號正好位於句首，容易令人誤會括號內的成分是必要的，因此在星號「\*」後隔一段距離，以區分這兩種情況，如(d)。
  - (a) 他（已經）來了。
  - (b) 他（\*有）來了。
  - (c) 他已經來\*（了）。
  - (d) \* （他）有來了。
- iv. 例句中的方括號（如 [ ]）標示成分的邊界或轄域，只用於輔助閱讀。
- v. 本文語料的出處有過往文獻、語料庫、電影、書籍、報紙、網絡、日常對話等，也包括了自造的句子。沒有標注出處的例句，一概是自造的句子，語感經筆者或母語者核實。
- vi. 本文以香港粵語為主要研究對象，並為粵語例句提供普通話翻譯，顯示於圓括號內。翻譯的圓括號內一概不顯示接受度的標記，以免混亂。翻譯盡量保留例句的結構和語義，意思未必完全相等，在普通話中也未必完全合法。

## 第二章 「吓」從句的内部句法

本章描寫「吓」從句的内部句法。以下首先描述「吓」的基本語法特點，釐清從句詞綴「吓」與另一個「吓」的關係（第 2.1 節）。然後，測試「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第 2.2 節）；接著展示「吓」在不同類型的時間從句中的分布（第 2.3 節）；最後探討「吓」能否出現在嵌套的謂語中（第 2.4 節）。

### 2.1 「吓」的基本語法特點

本節描述「吓」的基本語法特點，包括兩方面：一，「吓」的謂語搭配及體貌意義；二，從句詞綴「吓」(VV 吓)與另一個看似同形的「吓」(V(吓)V 吓)的不同之處。<sup>6</sup>

#### 2.1.1 謂語搭配

第一，「吓」與謂詞搭配後，要求謂詞重疊，組成「VV 吓」。謂詞只能是單音節，不能是雙音節：

- (1) 鬧鬧吓我忍唔住喊咗出嚟 (LIHKG 討論區，2018/6/2)  
(罵著罵著我忍不住哭了出來)
- (2) \*批評批評吓我忍唔住喊咗出嚟

第二，「吓」要求謂語事件 (eventualities, Vendler 1967, Smith 1997) 是動態的，能與活動類 (activity)、完結類 (accomplishment)、達成類 (achievement) 謂語事件搭配，不能與狀態類 (state) 搭配，如 (3) 所示。雖然 (3) a 的「乖」是形容詞，通常表示狀態類；但加上了「吓」後，只能理解為有終結點 (telic) 的謂語事件，不能加上程度副詞「好」。

---

<sup>6</sup>之所以是「看似同形」而非「同形」，是因為兩個「吓」的讀音不同，並非真正同形。



(3) 「吓」的謂語事件限制：

- a.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又唔乖喇。(張洪年 2007：173)  
(你這小孩，本來很聽話，怎麼又不乖了?)
- aii. \*你個細佬哥，好乖乖吓又唔乖喇。(狀態)
- b. 佢行行吓就企喺呢度。(活動)  
(他走了一會兒就站在這裡。)(高華年 1980：55)
- c. 佢寫寫吓呢篇文覺得好劬。(完結)  
(這篇文章他寫著寫著覺得很累。)
- d. 嚟嚟吓又唔嚟喇。(達成)  
(來了一段時間又不來了)(李新魁等 1995：420)

第三，「吓」要求謂語事件能夠重複，謂語事件不能是一次性的，如(4)的「死」；同樣是達成類謂語，可重複的「贏」能說，如(5)。<sup>7</sup>

- (4) \*佢死死吓又翻生。(他死著死著復活了。)
- (5) 佢贏贏吓又輸咗。(他正在不斷贏的時候，(突然)又輸了。)

第四，「吓」表達持續、進行的體貌意義(Matthews & Yip 1994、李新魁等 1995、張雙慶 1996)，有時候可被「緊」替換(彭小川 2000、鄧思穎 2015)：

- (6) 食食吓飯，忽然有人嚟搵我。(張洪年 2007：172)  
(正在吃飯，忽然有人來找我。)
- (7) 食緊飯，忽然有人嚟搵我。(鄧思穎 2015：79)  
(正在吃飯，忽然有人來找我。)

但是，並非所有「吓」都能被「緊」替換。如上文(3) a 無法以「緊」替換，大致上，只能對應為「咗(一排)」：

<sup>7</sup> 這可能跟「吓」要求動詞重疊有關，Lam (2013、2014) 認為動詞重疊是量化事件的一種手段。

(8) \*你個細佬哥，乖緊又唔乖喇。

(9) 你個細佬哥，乖咗一排又唔乖喇。

這與從句的意思有關，能被「緊」替換的「吓」，都出現在「……嗰陣」時間從句；不能被「緊」替換的「吓」，都出現在「……之後」時間從句：

(10) a. 食食吓飯嗰陣，忽然有人嚟搵我。

b. \*食食吓飯之後，忽然有人嚟搵我。

(11) a.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嗰陣又唔乖喇。

b.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之後又唔乖喇。

### 2.1.2 與另一個「吓」的分別

(看似)同形的詞綴方面，有一個表示「動作、行為、情況持續反復地出現」的「VV吓」(彭小川 2000: 421)，如(12)。這個「吓」不是從句詞綴，所在的小句可自足完句。暫時把這個「吓」標為「吓<sub>2</sub>」，從句詞綴「吓」標記為「吓<sub>1</sub>」。

(12) 你睇，啲彩燈閃閃吓<sub>2</sub>，幾靚啊！ (彭小川 2000: 421)

(你瞧，那些彩燈一閃一閃的，多漂亮啊！)

這個「VV吓<sub>2</sub>」，可以替換為「V吓V吓」(彭小川 2000、鄧思穎 2015)：

(13) 啲彩燈閃吓閃吓。

本文認為「吓<sub>1</sub>」和「吓<sub>2</sub>」是兩個不同的詞綴，有三個論據：一、讀音不同；二、謂語搭配及體貌意義不同；三、帶賓能力不同。

第一，「吓<sub>1</sub>」和「吓<sub>2</sub>」讀音不同。彭小川(2000)把「吓<sub>1</sub>」記為陰上 35 調，把「吓<sub>2</sub>」記為陽上 13 調。雖然朱元(2010)認為現在的粵語使用者已經不區分兩

者的讀音，甚至「吓<sub>1</sub>」在一些文獻中已記為陽上調（Matthews & Yip 1994，Lam 2013、2014），但也有不少文獻記為陰上調，甚至明確指出「吓<sub>1</sub>」的陰上調是變調所致（張洪年 1972/2007，高華年 1980，饒秉才等 1981，張雙慶 1996）。就筆者個人語感而言，「吓<sub>1</sub>」可讀為陰上調或陽上調，「吓<sub>2</sub>」只能讀為陽上調：

(14) a. 食食吓<sub>1</sub> (haa2/haa5) 飯，忽然有人嚟搵我。

b. 嚟嚟吓<sub>1</sub> (haa2/haa5) 又唔嚟喇。

(15) a. 你睇，啲彩燈閃閃吓<sub>2</sub> (haa5)，幾靚啊！

b. 樓下有個伯爺公響度望望吓<sub>2</sub> (haa5)。(彭小川 2000：422)

(樓下有位老大爺在那兒張望著。)

第二，謂詞選擇不同。彭小川（2000）指出「吓<sub>2</sub>」通常和瞬間性動作動詞（即 Smith 1997 中的「semelfactive」）搭配，如（16）的「跳」；很少和均質持續進行的動詞搭配，如（17）的「抱」。這兩類動詞，「吓<sub>1</sub>」都可與之搭配。

(16) a. 佢跳跳吓<sub>1</sub> 畀人鬧。(他跳著跳著被人罵。)

b. 佢喺度跳跳吓<sub>2</sub>。(他在這裡跳著。)

(17) a. 佢抱抱吓<sub>1</sub> 跌咗個細路落地。(那個小孩，他抱著抱著掉在地上了。)

b. \*佢喺度抱抱吓<sub>2</sub>。

所有（本來是）狀態類的謂詞都不能和「吓<sub>2</sub>」搭配，如形容詞；這些謂詞能與「吓<sub>1</sub>」搭配，不過謂語事件會變為有終結點：

(18) a.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sub>1</sub> 又唔乖喇。

b. \*個細佬哥喺度乖乖吓<sub>2</sub>。

(16) 至 (18) 的謂語限制可藉「吓<sub>1</sub>」、「吓<sub>2</sub>」的語義不同來解釋。「吓<sub>2</sub>」表示「反復出現」，狀態類的謂詞是均質持續的，很難反復（即異質）出現，故此不能搭配。而「吓<sub>1</sub>」表示持續、進行，能夠與均質和異質持續進行的謂詞搭配。

第三，帶賓能力不同。「吓<sub>1</sub>」能帶賓語，「吓<sub>2</sub>」不能帶賓語：

(19) 個伯爺公望望吓<sub>1</sub>個鐘，覺得唔太對路。

（這個時鐘呢，那個老大爺看著看著，覺得有點不對勁。）

(20) a. 樓下有個伯爺公響度望望吓<sub>2</sub>。 （彭小川 2000：422）

b. \*樓下有個伯爺公響度望望吓<sub>2</sub>個鐘。

基於以上三點，本文認為「吓<sub>1</sub>」和「吓<sub>2</sub>」在共時上是兩個獨立的詞綴，語音、語義、句法上的特點都不一樣。只有「吓<sub>1</sub>」才是從句詞綴，「吓<sub>2</sub>」不是從句詞綴，不屬於本文的研究重點。以下討論的「吓」都指「吓<sub>1</sub>」。

## 2.2 「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

本節描述「吓」前能出現與不能出現的成分，分為主語、狀語、功能成分：

### 2.2.1 主語

首先，「吓」的主語除了一般的名詞性短語外，還可以是特指疑問詞：

(21) 邊個瞓吓，老師就發癲呢？（誰睡著時，老師就生氣？）

其次，「吓」的主語不能是量化詞（quantifiers），如表存在量化（existential quantification）的「有人/冇人（沒有人）」：

(22) \*有人/冇人鬧鬧吓學生嗰陣，校長就敲門。<sup>8</sup>

(在有人/沒有人在罵學生時，校長就敲門。)

表面上，「吓」的主語可以是表全稱量化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的「每個老師」：

(23) 每個老師鬧鬧吓學生嗰陣，校長都會敲門。

(每個老師正在罵學生時，校長都會敲門。)

不過，這句的意思其實是「對每個老師來說，他正在罵學生時，校長都會敲門。」因此，「每個老師」的轄域其實在根句 (root clause)，即整句複句。如果把「都」放進去「吓」從句，使「每個老師」的轄域限於從句，令意思變為「在每個老師都一起正在罵那個學生時」，句子便不能說：

(24) \* (喺)每個老師都鬧鬧吓嗰個學生嗰陣，校長就敲門。

(在每個老師正在罵那個學生時，校長就敲門。)

再次，「吓」的主語不能是焦點，如「連」、「得 (只有)」焦點：

(25) a. \*連阿明訓訓吓，老師都會發癩。(連小明睡著時，老師都會生氣。)

b. \*得阿明訓訓吓，老師就發癩。(只有阿明睡著時，老師就生氣。)

---

<sup>8</sup>張欽良教授 (私人通訊) 指出，包含「冇人」的(i)可以接受：

(i) 呢度個個小朋友都好乖噉食飯嘍。冇人會食食吓飯要走去玩 iPad。

(這裡每個小孩子都會很乖地吃飯。沒有人會吃著吃著飯跑去玩平板電腦。)

本文同意(i)可以接受，但(i)的「冇人」是根句主語，轄域包括了整句複句，而不是限於「吓」從句：

(ii) 冇人會 [食食吓飯要走去玩 iPad]。

由於本章討論「吓」從句的內部句法，有關從句外的成分，暫時按下不表，留待與外部句法有關的第三章討論。為了保證所測試成分位於「吓」從句內，本章盡量使用「吓」從句和主句主語不同的例子，如(iii)：

(iii) \*冇人食食吓飯，老師走過嚟收走部 iPad。

(沒有人正在吃飯時，老師走過來收走了平板電腦。)

### 2.2.2 狀語

首先，「吓」前能出現處所狀語和時間狀語：

- (26) 喺商場行行吓忽然間感到有便意 ([SK/0617]<sup>TM</sup> 部落格，2008/12/13)  
(在商場走著走著，忽然感到有便意)
- (27) 但夜晚瞓瞓吓發覺落咗街 (香港人網，2009/11/10)  
(但晚上睡著睡著，發現到了街上)

其次，「吓」前不能出現頻率狀語，如「成日（常常）」：

- (28) \*我成日沖沖吓茶(嗰排)，佢去咗旅行。  
(在我常常泡著茶那一段時間，他去了旅行。)

在一些情況下，「成日」好像能在「吓」前出現，如(29)。<sup>9</sup>

- (29) 阿明成日打打吓機，阿媽都鬧佢。(常常呢，小明打電玩時媽媽就罵他。)

但是(29)的「成日」轄域不限於「吓」從句，而是整句複句，與後句的「都」有連繫。如果把「都」放進「吓」從句，把「成日」的轄域限制在從句內，句子便不能說，如(30)。或者改用其他頻率狀語如「一直」，句子也不能說，如(31)。

- (30) \*阿明成日都打打吓機，阿媽會/唔/冇鬧佢。  
(在小明常常在打電玩的那段時間，媽媽會/不/沒有罵他。)
- (31) \*阿明一直打打吓機，阿媽就鬧佢。  
(小明一直在打電玩時，媽媽就罵他。)

---

<sup>9</sup> 感謝李寶倫教授指出這點。

### 2.2.3 功能成分

首先，「吓」前不能出現否定成分，如「未（還沒）」和「唔係（不是）」。雖然「未」可能是因為體貌意義衝突，而不能與帶進行體意義的「吓」共現；但「唔係」可與進行體「緊」共現，顯示「吓」前不能出現否定成分是一種句法限制。

- (32) a. \*我未講講吓電話，佢嚟搵我。(我還沒說著電話時，佢來找我。)  
 b. \*我唔係講講吓電話，佢嚟搵我。(在我不是在說電話時，他來找我。)
- (33) a. \*我未講緊電話。  
 b. 我唔係講緊電話(，而係玩緊電腦)。(我不是在說電話，而是在打電玩。)

其次，「吓」前不能出現情態詞，如表義務情態 (deontic modal) 的「應該」、表知識情態 (epistemic modal) 的「可能」：

- (34) a. \*佢應該食食吓麵，我去咗煮隻蛋。  
 (在他應該正在食麵時，我去煮雞蛋。)
- b. \*佢可能食食吓麵，我去咗煮隻蛋。  
 (在他可能正在食麵時，我去煮雞蛋。)

以上「吓」與主語、狀語、功能成分的共現情況，總結在 (35)。

#### (35) 「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

	可出現在「吓」從句	不可出現在「吓」從句
主語	特指疑問詞：(21)	量化詞：(22)、(24) 焦點：(25)
狀語	時間：(26) 處所：(27)	頻率：(28)、(30)、(31)
功能成分	N/A	否定：(32) 情態：(34)

### 2.3 「吓」在時間從句中的分布

本節描述「吓」能出現在甚麼類型的時間從句中。首先，「吓」可出現在「……嗰陣/嘅時候」、「……之後」的時間從句中，但不能出現在「……之前」。

(36) 有一日，同女朋友行行吓街嗰陣，佢無啦啦問我：「bb 我小唔小器啊？」

(有一天，跟女朋友正在逛街時，她突然問我：「BB 我小氣嗎」？)

(十萬個激嬲女友的理由，2018-12-27)

(37) 搵搵下之后最后喺我哋就係落脚点嘅嗰個位置嘅大概三，三米左右附近

(找了一找之後，最後我們就在落腳點那個位置的大概三米左右附近)

(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

(38) \*佢行行吓之前企咗喺呢度。(他在走著走著之前站在了這裡。)

在「……嗰陣/嘅時候」的從句中，「吓」既能出現在「喺……嗰陣」，又能出現在「當……嘅時候」，如(39)、(40)示。

(39) 喺我同女朋友行行吓街嗰陣，忽然個招牌跌咗落嚟。<sup>10</sup>

(在我跟女朋友正在逛街時，忽然間那個招牌掉了下來。)

(40) 尋日當我覆覆吓電郵嘅時候我急屎。<sup>11</sup>

(昨天當我回覆電郵時我忽然想大便。)

雖然「吓」能出現在「(喺)……嗰陣」時間從句中，但「吓」從句和「(喺)……嗰陣」所允許的時間解讀不同。當「(喺)……嗰陣」時間從句內有嵌套句時，句子允許兩種解讀：

<sup>10</sup> 如果時間從句和主句的主語相同，感覺不太自然，要去掉「喺」：

(i) 我[(??喺)同女朋友行行吓街嗰陣]打電話畀其他人。  
(我[在跟女朋友正在逛街時]打電話給其他人。)

<sup>11</sup> 謝謝李梓明先生提供例句。



(41) 孔子喺 [你話 [佢見過孟子]] 嗰陣已經死咗喇。

- a. 在你說 [孔子見過孟子] 這句話時，孔子已經死了。 (高層)
- b. 在你所說的 [孔子見過孟子的這個時間]，孔子已經死了。 (低層)

孔子死後孟子才出生，孔子當然不可能見過孟子，因此這句想強調在「你」說他們曾經見面的那個古代的時間中，孔子已經死了；這是「低層」解讀，參照時間是嵌套句內的時間。另一種解讀是，理解為孔子在「你」說的那一刻不在人世，即孔子在現代已經死了；這是「高層」解讀，參照時間是帶小句賓語的「話」的時間。

然而，當「吓」出現時，低層解讀卻消失了。不過我們不能直接以(41)這樣的例子測試，如以下(42)所示，「講講吓」帶小句賓語後，非常不自然。

- (42) a. ??你講講吓阿芬死咗嗰陣，阿強見到呀芬。
- b. 你講講吓我就走咗。

這是因為「吓」需要事件能夠重複（見上文第2.1.1節），(42) a的「講阿芬死咗」不是一個常常發生的事件，因此與「吓」搭配時，句子不自然。我們需要一個不斷述說某人已死的語境。魯迅《祝福》中祥林嫂反覆述說自己兒子死掉，是一個適合的語境，如(43)示。

- (43) 喺 [祥林嫂講講吓 [自己個仔死咗]] 嗰陣，我見到佢個仔。
- a. 在祥林嫂正在說 [她兒子死了] 這件事時，我看見她兒子。 (高層)
- b. \*在祥林嫂所說的 [她兒子死的那個時間]，我看見她兒子。 (低層)

(43) 只有「高層」解讀，即我在祥林嫂訴說時看到她兒子，這只能理解為看見了他的鬼魂，可謂「撞鬼」。「低層」解讀是我目睹他死亡的「送終」解讀，但(43)卻沒有這種意思，顯示「吓」時間從句不允許「低層」解讀。

當然，可能因為「吓」出現在較高的謂語「講」，才使從句只有「高層」解讀。但是，即使把「吓」放在嵌套的謂語中，也得不到低層解讀，(44) 本來就不合法：

(44) \*喺 [祥林嫂講 [自己個仔剝剝吓豆]] 嗰陣，我見到佢個仔。

原意：a. 在祥林嫂說 [她兒子正在剝豆] 這件事時，我看見她兒子。(高層)

b. 在祥林嫂所說的 [她兒子正在剝豆的那個時間]，我看見她兒子。

(低層)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吓」是不是真的不能出現在嵌套的謂語中？下節將會探討這個問題。以下先總結「吓」在時間從句中的分布：

(45) 「吓」在時間從句中的分布

時間從句		「吓」可否出現其中？	例子
「……嗰陣/ 嘅時候」	沒有「喺、當」	OK	(36)
	「喺」(高層)	OK	(43)
	「喺」(低層)	*	(44)
	「當」	OK	(40)
「……之後」		OK	(37)
「……之前」		*	(38)

## 2.4 「吓」的嵌套情況

本節描寫「吓」的嵌套情況，即「吓」能否出現在嵌套的謂語中。首先，不同動詞所帶的謂詞性賓語大小有所不同。Huang (2017) 參考 Wurmbrand (2014) 把漢語動詞分作三類，第一類是「說、覺得」等，所帶的賓語最大，是完整的小句（標句詞短語 CP）；第二類是「勸、答應」等，所帶的賓語較小，是與事件或動作有關、帶未來解讀的謂詞性賓語（WOLLP）；第三類是「派、迫使」等，所帶的賓語最小，是與動作有關、沒有獨立時態的謂詞性賓語（輕動詞短語 vP）。

其次，「吓」不能被這三類動詞嵌套：

(46) 「吓」不能嵌套在第一類動詞內 (重複 (43)、(44))

- a. \*[(喺) 祥林嫂講 [CP 自己個仔剝剝吓豆] (嗰陣)], 我見到佢個仔。
- b. 喺祥林嫂講講吓自己個仔死咗嗰陣, 我見到佢個仔。

(47) 「吓」不能嵌套在第二類動詞內

- a. \* [老師勸個學生 [WOLLP 讀讀吓博士]], 佢就開始撚。
- b. 老師勸勸吓個學生讀博士, 佢就開始撚。

(當老師正在勸那個學生讀博士時, 他就開始生氣。)

(48) 「吓」不能嵌套在第三類動詞內

- a. \* [阿媽逼個仔 [vP 搵搵吓我]], 佢就開始喊。
- b. ?阿媽逼逼吓個仔搵我, 佢就開始喊。

(當媽媽正在逼兒子找我時, 他就開始哭。)

表面上看來,「吓」不能被任何動詞所嵌套。然而,「吓」卻可嵌套在被動句內：

(49) 佢 [俾 [老師鬧鬧吓]] 忍唔住喊咗出嚟。

(他被老師罵著罵著, 忍不住就哭了出來。)

有關「被／俾」的分析, 本文採納「動詞說」, 即「被／俾」是蒙受義動詞, 帶謂詞性賓語 (Feng 1990/2012、Tang 2001、鄧思穎 2004、Huang, Li & Li 2009 等)。粵語的「俾」能帶上動詞後綴, 如 (50) 的「過」, 支持「動詞說」(鄧思穎 2003)。

(50) 佢俾過我鬧架喇。(他曾被罵過嘛。)(鄧思穎 2003: 188)<sup>12</sup>

因此,「吓」能被蒙受義動詞「俾」嵌套。以下總結「吓」的嵌套情況：

---

<sup>12</sup> 「俾」原文寫作「畀」。

(51) 「吓」的嵌套情況

動詞類別	「吓」可否嵌套在謂詞性賓語中？	例子
「講」類動詞	*	(46)
「勸」類動詞	*	(47)
「逼」類動詞	*	(48)
蒙受義動詞「俾」	OK	(49)

## 2.5 小結

本章描寫「吓」從句的內部句法。首先，「吓」不能與狀態類事件搭配，並表示進行體意義。根據聲調（語音）、體貌意義（語義）、帶賓能力（句法）的不同，從句詞綴「吓」必須和另一個表示事件持續反復出現的「吓」分開，後者沒有完句問題，不是從句詞綴。其次，「吓」與不同成分有共現限制。「吓」前雖然能出現特指疑問詞、時間狀語、處所狀語；但不能出現量化詞、焦點、頻率狀語、否定、情態詞。再次，「吓」除了不能出現在「……之前」時間從句中之外，在其他時間從句中均可出現；不過，在有嵌套句的情況下，「吓」從句沒有低層解讀。最後，「吓」只能被蒙受義動詞「俾」嵌套，不能被其他動詞嵌套。

## 第三章 「吓」從句的外部句法

本章描寫「吓」從句的外部句法。以下首先描述「吓」的完句特點（第3.1節），然後測試「吓」主句的體貌限制（第3.2節），並測試「吓」主句的句法層級（第3.3節）。

### 3.1 「吓」的完句特點

本節首先指出「吓」取消了小句的獨立性，然後描寫「吓」對複句語義的限制。

#### 3.1.1 取消小句獨立性

首先，如第一章所述，「吓」所在小句不能單獨成句，即使加上狀語和助詞這些典型的完句手段，句子也不合法：

- (1) \*阿明打吓機。(小明打著打著電玩。)
- (2) \*阿明喺度打吓機啊。(小明正在打著打著電玩啊。)

完句的方法，只能是附著在另一個句子上，組成複句，如(2)。「吓」的出現取消了小句的獨立性。

- (3) 阿明打吓機，阿媽突然發嬲。(小明打著打著電玩，媽媽突然生氣。)

其次，「吓」所在的從句不能與主句以問答的方式分開，如(4)；也不能與主句調轉語序，組成易位句(right dislocation)，如(5)：

- (4) 問：阿媽乜嘢時候發嬲？(媽媽甚麼時候生氣？)  
答：\*阿明打吓機。(小明打著打著電玩。)
- (5) \*阿媽發嬲喇，阿明打吓機。  
(媽媽生氣了，小明打著打著電玩。)

不過，如果加上了從屬連接成分「(喺)……嗰陣」，句子卻突然變好了：

(6) 問：阿媽乜嘢時候發嬲？(媽媽甚麼時候生氣？)

答：(喺)阿明打吓機嗰陣(囉)。(就在小明正在打電玩的時候。)

(7) 阿媽發嬲喇，(喺)阿明打吓機嗰陣。

(老師打電話過來了，在小明正在打電玩的時候。)

可見，「(喺)……嗰陣」對「吓」完句有所幫助，兩者具密切關係。

### 3.1.2 限制複句語義

首先，「吓」所在的從句只能表達時間關係，如(8)。

(8) 阿明打吓機，阿媽突然發嬲。(小明正在打電玩時，媽媽突然生氣。)

雖然從句中沒有任何連接成分，但只有相當於「(喺)……嗰陣」的時間解讀，沒有其他解讀，如條件、因果、讓步等。「吓」複句不但沒有這些解讀，而且不能有這些解讀：不能出現與條件、因果、讓步有關的連詞，如(9)、(10)、(11)。

(9) \*只要阿明打吓機，阿媽就會發嬲。(條件)

(只要小明在打電玩，媽媽就會生氣。)

(10) \*因為阿明打吓機，所以阿媽發嬲。(因果)

(因為小明在打電玩，所以媽媽生氣。)

(11) \*雖然阿明打吓機，但係阿媽冇發嬲。(讓步)

(雖然小明在打電玩，但是媽媽沒生氣。)

其次，「吓」與英語的副詞性分詞相比，在複句語義方面非常不同。副詞性分詞與「吓」一樣，都會取消小句的獨立性(鄧思穎 2018b)。但與「吓」不同，副

詞性分詞所組成的謂語，具有語義的靈活性（semantic variability），能代替不同類型的從句，如（12）至（15）所示（Stump 1985：2，粗體為原文所有）。

(12) The school is determined to avoid a scandal. The father is equally determined to find somebody to blame. The reader, **being more experienced in such things**, knows the truth: it was murder.

(13) **Grabbing a newspaper from a guard**, Tom went back out, wiped up the dog shit and deposited it and the day's news in a refuse can.

(14) **Transposed to a trumpet or saxophone**, her creations would probably herald a new school.

(15) **Dead**, they have taught the living.（器官捐贈者的墓碑銘文）

（12）的「free adjunct」表達因果，大致對應「because」從句，（13）表達時間，大致對應「after」從句，（14）表達條件，大致對應「if」從句，（15）表達反義（adversative），大致對應「though」從句，以漢語複句的分類，應該可以當作讓步關係。可見，英語副詞性分詞至少能表達因果、時間、條件、讓步四種複句語義。即使是同一個後綴「-ing」，也能根據語境不同表達不同的複句語義關係，甚至還能加上顯性的連詞，如（16）至（20）示（Greenbaum 1973）。

（16）表示時間的「since」，可翻譯為「自從」：（Greenbaum 1973：1）<sup>13</sup>

Since refusing the offer, John hasn't been to see us.

（17）表示時間的「while」，可翻譯為「當……時」：（Greenbaum 1973：3，注4）

While staying in New York, they often visit their parents.

（18）表示讓步的「although」，可翻譯為「雖然」：（Greenbaum 1973：3，注4）

Although staying in New York, they did not visit their parents.

---

<sup>13</sup> Greenbaum（1973：7）提到，表示原因的「since」不能與這種「-ing」結構共現，如(a)；雖然「-ing」結構能表達原因，如(b)。

(a) \*Since being sick, I won't do well in the exam.

(b) Being sick, I won't do well in the exam.

(19) 表示條件的「if」，可翻譯為「如果」： (Greenbaum 1973 : 4, 注 6)

?If expecting visitors, you should turn on the porch lights.

(20) 表示條件的「unless」，可翻譯為「除非」：

?Unless loving you, she won't marry you. (Greenbaum 1973 : 5, 注 6)

可見，「吓」的外部句法比副詞性分詞更有限制。「吓」的「句外相連」現象不單單是取消小句的獨立性這麼簡單，而且是限制了從句和主句的關係為時間關係。

### 3.2 主句的體貌限制

本節描寫「吓」主句的體貌限制。「吓」主句可以沒有體貌詞，如(21)，也可以出現完整體「咗」、持續體「住」、開始體「起上嚟」，分別如(22)、(23)、(24)：

(21) [食食吓]落大雨呀！(吃著吃著下大雨啊！) (Cantonese Web Corpus)

(22) [鬧鬧吓]我忍唔住喊咗出嚟(罵著罵著我忍不住哭了出來)

(LIHKG 討論區, 2018/6/2)

(23) [佢寫寫吓文]，突然望住我。(他寫著寫著文章，突然看著我。)

(24) [佢搓搓吓]，個暖包就熱起上嚟。(佢搓著搓著，那個暖包就熱起來了。)<sup>14</sup>

「吓」主句不能出現經歷體「過」、進行體「緊」：

(25) \*[佢讀讀吓博士]，阿媽去過美國。

(原意：在他讀博士時，媽媽去過美國。)

(26) \*[阿明沖沖吓涼]，阿媽偷睇緊佢日記。

(原意：在小明洗澡的時候，媽媽正在偷看他的日記。)

不過，如果加上「(喺)……嗰陣」，「吓」主句便能出現進行體「緊」，但仍不能出現經歷體「過」：

<sup>14</sup> 沒有賓語的「起上嚟」未必有完句問題，但加上賓語後，便只能組成從句(鄧思穎 2015)。



(27) [喺阿明沖沖吓涼嗰陣]，阿媽偷睇緊佢日記。

(28) ??[喺佢讀讀吓博士嗰陣]，阿媽去過美國。

這再一次說明了「吓」的「句外相連」特點，即「吓」出現時，對主句的體貌有所要求。

### 3.3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本節測試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以下盡量不使用生成語法學的術語描寫，在第五章中，才會在生成語法學的框架下詳細討論。對於以下測試，有兩點要說明：第一，一些測試不能直接測試主句的句法層級，因此必須先測試複句的句法層級，再間接推敲主句的句法層級。第二，從句可以出現在多個不同位置，如(29)示。

(29) a. 佢[喺我食嘢嗰陣]嚟搵我。(他在我吃飯時來找我)

b. [喺我食嘢嗰陣]，佢嚟搵我。(在我吃飯時，他來找我)

換言之，主句的句法層級未必是固定的，而是有一定的自由度。

第一個是關係小句和名詞補足語句測試。「吓」所在的複句能嵌套其中：

(30) a. 我識得嗰個 [打吓機畀老師鬧] 嘅人。

(我認識那個[打著打著電玩就被老師罵]的人。)

b. 我知道嗰個 [佢打吓機老師就鬧佢] 嘅消息。

(我知道那個[他電玩打著打著老師就罵他]的消息。)

(30) 代表「吓」所在的複句整句的句法層級等於或低於關係小句和名詞補足語句。由於複句包含了主句，因此主句的句法層級也等於或低於關係小句和名詞補足語句。

一些句法位置太高的成分，不能出現在關係小句和名詞補足語句中，例如句末助詞「囉」，語義與焦點有關，句法位置較高，不能嵌套，如（31）。

- (31) a. \*我識得嗰個 [打機囉] 嘅人。(我認識那個 [打電玩嘛] 的人。)  
b. \*我知道嗰個 [佢打機囉] 嘅消息。(我知道那個[他打電玩嘛]的消息。)

第二個是結果補語測試 (Huang 1988)。<sup>15</sup> 粵語動詞後綴「到」黏附的動詞帶結果補語，<sup>16</sup> 「吓」所在的複句能嵌套其中：

- (32) 佢焯到 [沖沖吓涼就瞓著咗]。(他累得[洗著洗著澡就睡著了]。)

「吓」所在的複句整句的句法層級比結果補語低。由於複句包含了主句，因此主句的句法層級也比結果補語低。同樣，結果補語不能容納太高的成分。試對比（33）、（34），表示方法的「點/噉……法」與謂語關係密切，句法位置較低，能出現在結果補語後，句法位置較高的「咪……囉」不能：

- (33) 佢焯到 [噉瞓法]。(他累得[這麼一個睡法]。)

- (34) a. \*佢焯到 [咪死囉]。  
b. 佢咪焯到 [死] 囉。(他不就是累得[死]嘛。)

第三個是框式結構測試。上文所用的「點/噉……法」、「咪……囉」是粵語的框式結構 (鄧思穎 2008、2015、2019a, Cheng 2011)，前者句法位置較低，後者句法位置較高。運用這個測試來檢驗「吓」複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

<sup>15</sup> 這裡的「結果補語」，如(i)，與傳統漢語語法中的「結果補語」(ii)不同。(i)在傳統漢語語法體系中(如朱德熙(1982))，可理解為「表示結果的狀態補語」，本文則稱為「結果補語」。(ii)在本文所採納的語法體系中(參考鄧思穎(2010/2019b))，是述補式複合詞。

(i) 跳得很累、高興得睡不著覺

(ii) 長大、看見

<sup>16</sup> 普通話使用「得」標示結果補語，與描寫補語的標記同形。粵語「得」、「到」分工，前者標示描寫補語，後者標示結果補語(鄧思穎 2010: 122)。

(35) 佢點 [沖沖吓涼瞓著] 法？（他怎麼一個 [洗著洗著澡睡著] 法？）

(36) 佢咪 [沖沖吓涼就瞓著咗] 囉。（他不就是 [洗著洗著澡睡著了] 嘛！）

「吓」複句能嵌套在「點/噉……法」、「咪……囉」之中，證明「吓」複句的句法層級比它們低；而相應地，主句的句法層級也比它們低。框式結構測試可放在主句中，直接測試主句的句法層級：

(37) 佢沖沖吓涼 [噉樣瞓著法]（噉）。

(38) \*佢沖沖吓涼 [咪就瞓著咗囉]。

「咪……囉」不能出現在主句，表示主句的句法層級不能比它高。「點/噉……法」能出現在主句，表示主句的句法層級比它高。這看起來與（35）的結果有點矛盾，即主句的句法層級比「點/噉……法」低。但由於主句層級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35）、（37）其實告訴我們，「吓」的主句最低的位置比「點/噉……法」低，而最高的位置比它高，結果其實並不矛盾。

第四個是焦點測試。「得（只有）」表示焦點，句法位置較高，不能出現在主句：

(39) \*佢沖沖吓涼，[得一盞燈開咗]。（他正洗澡時，只有一盞燈開了。）

這表示「吓」的主句不能高於「得」焦點。注意「得」能嵌套在名詞補足語句中：

(40) 我知道嗰個 [得佢會嚟] 嘅壞消息。（我知道那個 [只有他會來] 的壞消息。）

綜合以上四個測試：

(41) 「吓」主句的句法層級

表示複句裡的主句可否低於某成分的測試

較高 ↑ ↓ 較低	複句嵌套在「咪……囉」內	OK
	複句嵌套在關係句內	OK
	複句嵌套在名詞補足語句內	OK
	複句嵌套在結果補語內	OK
	複句嵌套在「點/噉……法」內	OK

表示主句能否高於某成分的測試

較高 ↑ ↓ 較低	主句出現「咪……囉」	*
	主句出現「得」焦點	*
	主句出現「點/噉……法」	OK

可見，雖然「吓」主句的句法層級既能高於或低於「點/噉……法」，但並非完全自由，不能高於一定位置，具體而言，不能高於「得」焦點。

### 3.4 小結

本章描寫了「吓」從句的外部句法。首先，「吓」的出現取消了小句的獨立性，並限制了從句和主句的關係為時間關係。其次，「吓」主句有體貌限制，不能帶有進行體和經歷體。其中「(噉)……啲陣」對於改善完句問題及體貌限制，發揮了一定作用。最後，「吓」主句的句法層級雖然有若干自由度，但同時有一定的限制，位置不能太高。

## 第四章 理論背景

本章介紹本文的理論背景。以下先介紹本文採用的語法理論為生成語法學框架中的最簡方案（Minimalist Program）（第 4.1 節），然後參考製圖理論（Cartography）來分析粵語的句法結構（第 4.2 節）。

### 4.1 最簡方案

本節介紹本文採用的語法理論。本文在生成語法學框架下研究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並採用最簡方案在 Chomsky（2000、2001）及其後的版本。

#### 4.1.1 一致操作

在最簡方案中，句法的推導單位是特徵（features），是比詞小的單位。特徵分為可詮釋的特徵[iF]（interpretable features）和不可詮釋的特徵[uF]（uninterpretable features），[iF]可以到達句法－語義接口（syntax- semantics interface），能被接口解讀；[uF]必須在到達接口前刪除，否則無法被接口解讀，使句子推導失敗（crash）。句法操作由刪除[uF]的需要而驅動。

一致操作（Agree）是唯一能為[uF]賦值並將之刪去的句法操作。Chomsky 提出的一致操作是[uF]統領（c-command）[iF]，一致方向向下（Downward Agree），本文暫稱為標準一致（Standard Agree），意指這是 Chomsky 本人的標準版本。

在（1）這樣的結構中，探針（Probe）X 統領目標（Go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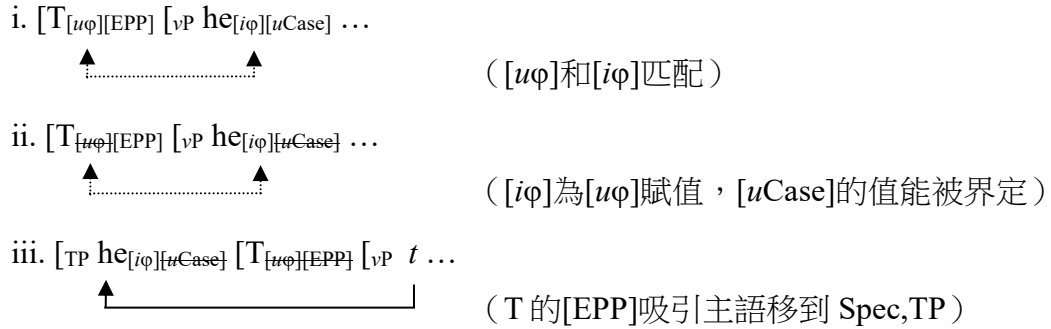
$$(1) \quad X_{[uF1][EPP]} \dots Y_{[iF1][uF2]}$$

X 帶有不可詮釋的特徵[uF1]和[EPP]，而 Y 帶有可詮釋的特徵[iF1]和不可詮釋的特徵[uF2]。X 上的[uF1]首先和 Y 上的[iF1]匹配（Match），然後進行一致：[iF1]為[uF1]賦值，而通過這個過程，Y 上的[uF2]的值能被界定，從而刪除。然後，X 的

[EPP]特徵吸引 Y 移到 Spec,XP。以 (2) 為例，英語的主語移位可分析為 (3)，探針是 T，統領目標是主語「he」：

(2) He wrote a book. (他寫了一本書。)

(3) 英語的主語移位



T 具有不可詮釋的[uφ]，指人稱[person]、數量[number]、性別[gender]。而主語「he」具有可詮釋的[iφ]，第三人稱[person:3]，單數[number:sg]，陽性[gender:mas]；並帶有不可詮釋的格特徵[uCase]。首先，T的[uφ]與「he」的[iφ]匹配。然後，[iφ]為[uφ]賦值，並將之刪除，這個過程中，[uCase]的值界定為主格[uCase:nom]，語音上顯示出來（主格 he、賓格 him、屬格 his）。最後，T 上的[EPP]吸引「he」移位到 Spec,TP。

一致的方向也可以向上（Upward Agree）（Zeijlstra 2012）。向上一致與標準一致的不同之處，在於[uF]和[iF]統領關係的顛倒，向上一致的[iF]統領[uF]：

(4) (向上)一致： (Zeijlstra 2012 : 514)<sup>17</sup>

α 能與 β 進行一致操作，當且僅當：

a. α 帶有至少一個不可詮釋的特徵，β 帶有相對應的可詮釋的特徵；

<sup>17</sup> 原文為：

α can Agree with β iff:

a. α carries at least one uninterpretable feature and β carries a matching interpretable feature.

b. β c-commands 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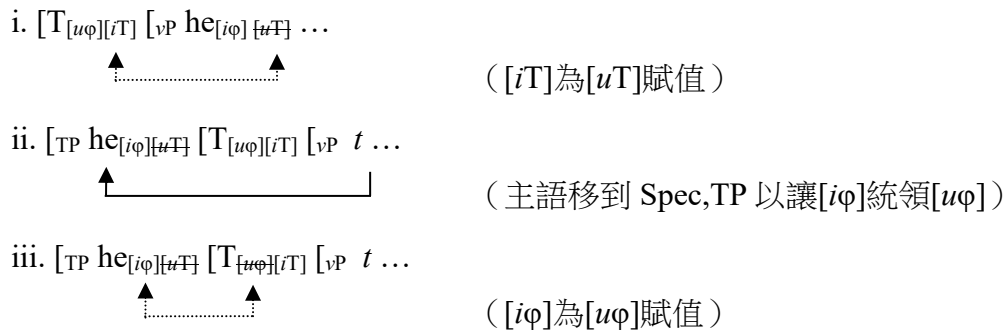
c. β is the closest goal to α.

- b.  $\beta$  統領  $\alpha$ 。
- c.  $\beta$  對  $\alpha$  而言，是最接近的目標。

英語的主語移位將變成這樣分析（按 Pesetsky & Torrego 2001，格[ $u$ Case]是不可詮釋的時間特徵[ $u$ T]）：

(5) He wrote a book. (他寫了一本書)

(6) 英語的主語移位



一致的方向是向上還是向下，學界仍未有確切共識。向上一致的可能性、甚或優勝之處，不少學者已有探索（Adger 2003，Koopman 2006，Haegeman & Lohndal 2010，Merchant 2011，Wurmbrand 2012 等）。所應用範圍，除了[ $\phi$ ]一致外，還覆蓋了標準一致較少處理的協定（concord）現象。Zeijlstra（2012）甚至認為向上一致是唯一的一致方向，因為向上一致不但能處理標準一致原來解釋的現象，更能解決標準一致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包括「逆向一致」（Reverse Agree）、「多重一致」（Multiple Agree）、協定現象、移位動機等。

本文採納的立場是一致的方向既可以是向上，也可以是向下，孰者優勝，視乎對語言事實的解釋而定。

#### 4.1.2 局部性：干涉效應

在生成語法學中，局部性（locality）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展示了人類語言的運算（computation）機制。局部性大致可分為兩種（Rizzi 2011）：一、干涉（intervention），指同類的成分會干擾其他成分之間的關係；二、不透性（impenetrability），指特定的句法結構會阻擋句法操作，這些操作不能跨越它們的邊界。本小節先介紹最簡方案對干涉的處理。

Rizzi（2001、2004）提出基於特徵的相對性近距原則（Feature-based Relativized Minimality，以下簡稱 RM），把句子成分分為四類（2004：243）：

##### （7）Rizzi（2001、2004）的四類特徵<sup>18</sup>

- a. 論元：人稱、數、性別、格 [Arg]
- b. 量化：*wh*、否定、量度、焦點…… [Q]
- c. 修飾：評價、認識、否定、反覆、量度、方式…… [Mod]
- d. 話題

「量度」指總量（amount）或頻率（frequency），如法語的「*beaucoup*（很多）」和「*peu*（少量）」，表示動作的頻率或狀態的強度（intensity），是量化類副詞（quantificational adverb）（Rizzi 2001）。此外，所有的狀語都有修飾特徵[Mod]。

RM的原則如（8）示。

---

<sup>18</sup> 原文為：

- i. Argumental: person, number, gender, case
- ii. Quantificational: *wh*, Neg, measure, focus ...
- iii. Modifier: evaluative, epistemic, Neg, frequentative, celerative, measure, manner ...
- iv. Topic



(8) Y 與 X 處於最小結構，  
當且僅當不存在 Z，而 Z 是：

( Rizzi 2001 : 90 )<sup>19</sup>

- (i) Z 與 X 都擁有相同的結構類型；以及
- (ii) Z 干涉在 X 及 Y 之間。

「結構類型」在基於特徵的 RM 中，指「上位特徵」(superfeatures)，是對不同特徵的分類，「上位特徵」是一個集合 (set)，包含不同特徵。「干涉」可以以「統領」定義，如果 Z 統領 Y、不統領 X；Z 便是干涉在 X、Y 之間。語鏈 (chain) 必須是最小結構。如果 X 和 Y 不是處於最小結構，便不能組成語鏈，如 (9)，X、Y、Z 三個帶量化特徵[Q]的成分，X、Y 不是處於最小結構，之間被 Z 阻擋而不能形成語鏈。這種效應，稱為干涉效應 (intervention effects)。

(9) X ... Z ... Y  
 [+Q] ... [+Q] ... [+Q]  
 ┌───────────┴───────────┐  
 X

Chomsky (1995) 提出另一種對干涉局部性的處理：最短連接條件 (Minimal Link Condition)，在其後的最簡方案版本中，重新描述為最短搜索 (Minimal Search，以下簡稱 MS) (2000、2001)。最短搜索是一致操作的條件，探針必須與最接近的目標進行一致。以 (10) 為例：

(10) X ... Z ... Y  
 [uF] ... [iF] ... [iF]  
 ┌───────────┴───────────┐  
 X

Z 是最接近的目標，X 只能與 Z 一致，不能與 Y 一致。Z「干擾」了 X 與 Y 的關係。

<sup>19</sup> 原文為：

Y is in a Minimal Configuration (MC) with X iff there is no Z such that  
 (i) Z is of the same structural type as X, and  
 (ii) Z intervenes between X and Y

不過，MS 在解釋語言事實上有所不足 (Rizzi 2011)。MS 以特徵為單位，同類成分必須擁有相同特徵，例如特指疑問成分帶有 *wh*-特徵[wh]，與否定成分的否定特徵[NEG]不同，按理互相間不會有干涉效應。然而，法語的否定成分卻會干擾 *wh*-移位 (Rizzi 2001)。如果採用 RM，則能解釋法語的語言事實：*wh*、否定同屬量化類成分，共享上位特徵[Q]，互相間會產生干涉效應。有鑑於此，本文採用 RM 來處理干涉局部性。

#### 4.1.3 局部性：不透性

本小節介紹另一種局部性：不透性，指在特定的句法結構中，句法操作不能跨越它們的邊界，例如跨越多個小句的長距移位 (long distance movement) 不能是一步到位，而必須是連續的 (successive cyclic)，在每個小句都會停留，一步步移到目的地。

Chomsky (2000) 把這些特定的句法結構稱為語段 (phases)，並提出語段不透性條件 (Phase-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以下簡稱 PIC)：

(11) 語段不透性條件 (PIC) (Chomsky 2000 : 108)

[ZP ... [HP  $\alpha$  [H YP]]]

H 的範域不能被 HP 外的操作所接觸，只有 H 和 H 的邊緣能被這些操作所接觸。<sup>20</sup>

H 的範域，即是 YP。換言之，YP 不能被 ZP 的操作所接觸。Chomsky 認為有三類短語是語段，分別是：標句詞短語 CP、及物動詞的輕動詞短語 *v*\*P、限定詞短語 DP。至於其他短語，如時間詞短語 TP、動詞短語 VP 等，都不是語段。特別的是，同為輕動詞短語，非賓格 (unaccusative) 動詞和被動動詞的 *v*P 都不是語段，只有

---

<sup>20</sup> 原文為：The domain of H is not accessible to operations outside HP; only H and its edge are accessible to such operations.

及物動詞的  $v^*P$  (即能賦賓格) 是語段。Chomsky (2000 : 106) 舉出以下例子支持分開兩種輕動詞短語：

- (12) Of which actor<sub>i</sub> is [<sub>vP</sub> [the picture  $t_i$ ] on the table]? (非賓格動詞)  
(哪個演員的照片在桌上?)
- (13) Of which actor<sub>i</sub> is [<sub>vP</sub> [the picture  $t_i$ ] <sub>j</sub> stolen  $t_j$ ]? (被動動詞)  
(哪個演員的照片被偷了?)
- (14) \*Of which actor<sub>i</sub> did [<sub>v\*P</sub> [the picture  $t_i$ ] cause a scandal]? (及物動詞)  
(哪個演員的照片釀成了醜聞?)

(12)、(13) 中非賓格和被動的  $vP$  不是語段，主語中的成分「of which actor」仍能被  $C$  所吸引，移到 Spec,CP；<sup>21</sup> (14) 中及物的  $v^*P$  是語段，主語中的成分「of which actor」不能移到 Spec,CP。

## 4.2 製圖理論及粵語的句法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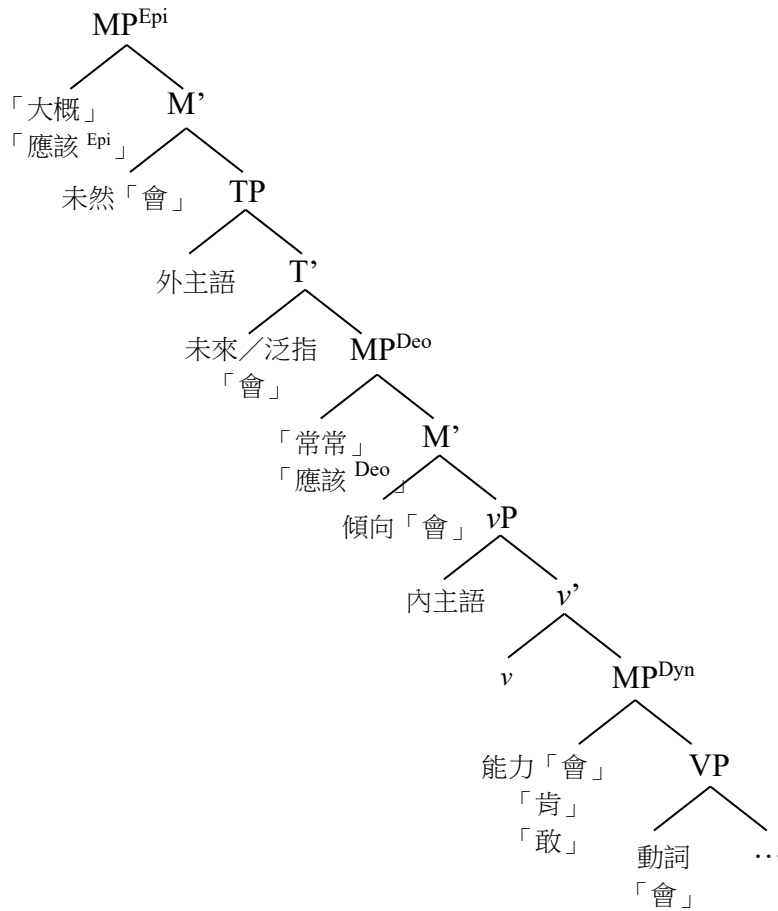
本節介紹本文採用的句法結構。本文參考製圖理論 (Rizzi 1997, Cinque 1999)，及其在漢語的運用 (D. Tsai 2015, 鄧思穎 2015、2019b)，為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到的各類成分排列句法層級。製圖理論的精神是把傳統的功能詞進一步分解，並測試功能詞的排序，以求得到一個精準而詳細的句法層級。

### 4.2.1 情態

D. Tsai (2015) 把普通話情態詞按語義不同和句法高低排出三類：知識情態  $MP^{Epi}$  位於 TP 上，能願情態 (dynamic modal)  $MP^{Dyn}$  位於  $vP$  下，而義務情態  $MP^{Deo}$  位於 TP、 $vP$  之間，如 (15) 所示。就  $MP^{Dyn}$  的位置，X. Huang (2009) 認為位於  $vP$  上。 $MP^{Dyn}$  位於  $vP$  上或下對本文的分析沒有影響，於此採用 D. Tsai (2015) 的說法： $MP^{Dyn}$  位於  $vP$  下。

<sup>21</sup> 整個主語之後也會移到 Spec,TP。為方便說明，這裡只標出主語的基礎生成位置 ( $vP$  內)。

(15) 普通話情態詞的不同層級 (修改自 D. Tsai 2015 : 285)



情態詞是不同句子成分高低的有效工具，蔡維天（2007）曾以此確定疑問詞狀語和反身代詞狀語的內外分布。粵語的情態詞與普通話大致對應，本文直接採用（15）為粵語的情態詞層級。

#### 4.2.2 否定

粵語的否定成分有：「唔」、「未」、「唔係」等。「唔」的位置靈活，可出現在三種情態詞的前後，如（16）a的知識、義務情態，（16）b的能願情態：

(16) a. 佢（唔）一定（唔）可以（唔）嚟。

（他（不）一定（不）可以（不）來。）

b. 佢（唔）肯（唔）嚟。（他（不）肯（不）來。）

而「未」帶有體貌意義，位置則有限制，不能出現在（17）a、b 的知識、義務情態前，只能出現在（17）c 的能願情態前：

- （17）a. \*佢未可能嚟。（他還沒可能來。）
- b. ??佢未可以嚟。（他還沒可以來。）
- c. 佢未肯嚟。（他還沒願意來。）

「唔係」是句子層次的否定（sentential negation），位置較高，能出現在（18）a 的知識情態前，不能出現在（18）b 的義務情態後：

- （18）a. 佢唔係一定會嚟㗎。（他不是一定會來的。）
- b. \*佢可以唔係嚟。（他可以不是來。）

本文假設粵語否定成分的句法層級如（19）。「唔」的位置是自由的，以括號顯示。

#### （19）粵語否定成分的句法層級

唔係 (/ 唔) > MP<sup>Epi</sup> (> 唔) > MP<sup>Deo</sup> > 未 (/ 唔) > MP<sup>Dyn</sup> (> 唔)

#### 4.2.3 焦點

粵語的焦點成分有：「係（是）」、「連」、「得（只有）」等。Cheung（2015）認為三者都高於 TP：

（20）「係」焦點 > 「得」焦點 > 「連」焦點 > TP （Cheung 2015：116）

這三個焦點成分，都可以出現在知識情態與義務情態之間，如（21）。不過，它們也可以出現在知識情態前，如（22）。

- (21) a. 可能係阿明可以唔嚟。(可能是小明可以不來。)  
 b. 可能得阿明可以唔嚟。(可能只有小明可以不來。)  
 c. 可能連阿明都可以唔嚟。(可能連小明都可以不來。)
- (22) a. 係阿明可能唔嚟。(是小明可能不來。)  
 b. 得阿明可能唔嚟。(只有小明可能不來。)  
 c. 連阿明都可能唔嚟。(連小明都可能不來。)

本文採用 Cheung (2015)，並假設粵語焦點成分可出現在兩個句法位置：

(23) 粵語焦點成分的句法層級

「係/得/連」 > MP<sup>Epi</sup> > 「係/得/連」 > TP > MP<sup>Deo</sup>

4.2.4 狀語

處所狀語、時間狀語、頻率狀語如「成日(常常)」能出現在知識情態後、義務情態前，分別如(24)、(25)：

- (24) a. 佢可能喺地鐵度量咗。(他可能在地鐵裡量倒了。)  
 b. 佢應該<sup>Epi</sup> 尋日到機場。(他應該昨天到了機場。)  
 c. 佢一定成日都遲交功課。(他一定常常遲交功課。)
- (25) a. 我喺地鐵度會講電話。(我在地鐵裡會通電話。)  
 b. 佢尋日應該<sup>Deo</sup>要食麵。(他昨天應該要吃麵。)  
 c. 我成日會去旅行。(我常常會去旅行。)

本文假設這三類狀語位於知識情態和義務情態之間：

(26) 粵語處所、時間、頻率狀語的句法層級

MP<sup>Epi</sup> > 處所、時間、頻率狀語 > MP<sup>Deo</sup>

#### 4.2.5 句末助詞及框式結構

鄧思穎（2015、2019b）把粵語和普通話的句末助詞排列層級。大體而言，句末助詞可分為內、外助詞兩種，前者低於或等於 TP，可以嵌套，如（27）的事件類句末助詞「法」；後者高於 CP，不能嵌套，呈現根句現象（root phenomenon），如（28）的焦點類句末助詞「囉（嘛）」。總結句末助詞的句法層級如（29）：

（27）我聽過 [佢噉樣溫書法] 嘅笑話。（我聽過[他這麼一個溫書法]的笑話。）

（28）\*我聽過 [佢唔溫書囉] 嘅笑話。（我聽過[他不溫書嘛]的笑話。）

（29）粵語句末助詞的句法層級 （鄧思穎 2019b：272、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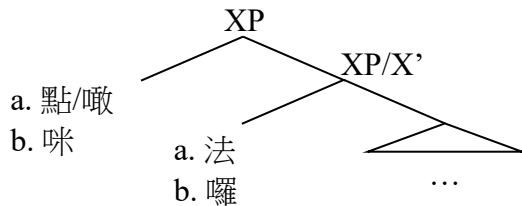
感情 > 回應 > 程度 (情態、疑問、祈使) > 焦點 > CP > 時間 (TP) > 事件 (vP)

值得一提是，粵語這些句末助詞往往與語義相似的前置成分共現，鄧思穎（2006、2015）提出句末助詞和這些前置成分組成同一短語，並稱為框式結構，如「咪……囉」（鄧思穎 2008）和「點/噉……法」（鄧思穎 2019a）：

（30）a. 佢點溫書法？（他怎麼個複習法？）

b. 佢咪唔溫書囉。（他不就是不複習嘛。）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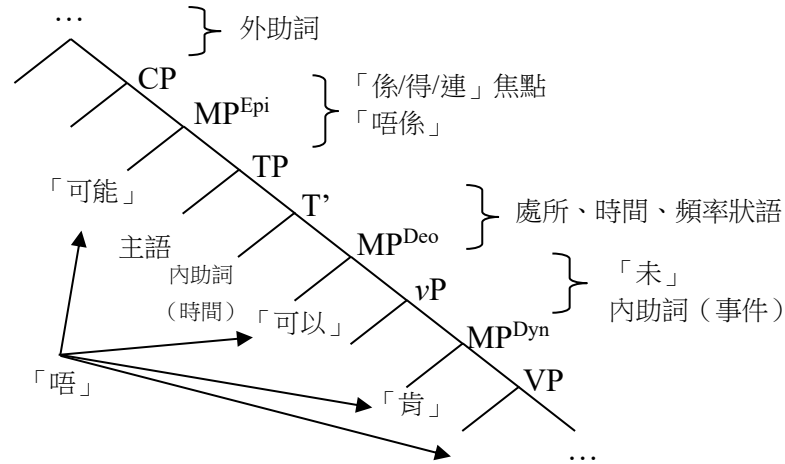


按此，框式結構由句末助詞投射（project），句法位置由句末助詞決定。

#### 4.2.6 小結：粵語各類成分的句法層級

以下總結粵語各類成分的層級。「唔」的位置較靈活，可位於在 CP 下的不同句法位置。在 CP 以下的成分，均可嵌套；在 CP 以上的成分，不可嵌套。

#### (32) 粵語各類成分的不同層級



#### 4.3 小結

本章介紹本文的理論背景。本文採用的語法理論是生成語法學框架中的最簡方案，主要內容包括一致操作、干涉效應與相對性近距原則、不透性與語段。有關粵語的句法結構，本文主要參考製圖理論，並排列了各類成分的句法層級。



## 第五章 「吓」的理論分析

本章運用生成語法學的理論分析「吓」的完句問題。以下先參考兩種時間從句的句法分析（第 5.1 節），提出「吓」和時間算子的一致分析（第 5.2 節），據此解釋「吓」從句的內部句法和外部句法（第 5.3、5.4 節），並指出移位分析的問題（第 5.5 節），最後與普通話「V 著 V 著」進行初步比較（第 5.6 節）。

### 5.1 兩種時間從句的分析

本節討論「(喺)……啲陣」和「當」時間從句的內部句法，並論證前者具有時間算子移位，後者沒有時間算子移位。「吓」能出現在這兩種時間從句中（第二章第 2.3 節），因此有必須參考它們的分析。

#### 5.1.1 「(喺)……啲陣」時間從句

在分析「(喺)……啲陣」時間從句前，先介紹英語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移位。英語的時間從句帶有時間算子移位，主要理據來自嵌套時間從句可以有歧義，以及呈現孤島效應 (island effects)。Larson (1987) 發現在 (1) 這樣的例子中，重音放在較高層級的 *said*，或嵌套了的 *leave*，會有兩種不同的解讀。

(1) a. John left [<sub>CP</sub> when<sub>i</sub> [<sub>TP</sub> Sheila *said* [<sub>CP</sub> [<sub>TP</sub> he should leave]]] *t<sub>i</sub>* ]]

b. John left [<sub>CP</sub> when<sub>i</sub> [<sub>TP</sub> Sheila *said* [<sub>CP</sub> [<sub>TP</sub> he should *leave t<sub>i</sub>* ]]]]]]

(John<sub>i</sub> 在 Sheila 說他<sub>i</sub> 應該離開的時候離開了。)(Haegeman 2010a : 635)

(1) a 可稱為「高層解讀」(high construal)：John 離開的時間是 Sheila 說話當下，而不是 Sheila 所要求他走的時間。而 (1) b 可稱為「低層解讀」(low construal)：John 離開的時間不是 Sheila 說話當下，而是 Sheila 所要求他走的時間。合理的假設是，(1) a 的時間算子 *when* 基礎生成在較高的小句 TP 內，移位是短距的 (local)；而 (1) b 的時間算子生成在嵌套小句的 TP 中，長距移位 (long distance move)。這

種移位呈現孤島效應，如（2）只有高層解讀，我看見 Mary 的時間必須是她說出「她會離開」聲稱的當下，不能是她聲稱內容中提及的離開時間。

- (2) I saw Mary in New York when [IP she made [DP the claim [CP that [IP she would leave.]]]] (在她 *i* 作出她 *i* 會離開這個聲稱的時候，我在紐約看見 Mary<sub>*i*</sub>。)  
(複雜名詞短語孤島) (Haegeman 2010a : 636)

高層－低層解讀歧義和孤島效應在普通話時間從句中都有所體現 (Liou 2003)。粵語也呈現相同現象。先說高層－低層解讀歧義，如（3）(又參第二章第 2.3 節)：

- (3) 孔子喺 [你話 [佢見過孟子]] 嗰陣已經死咗喇。  
a. 在你說 [孔子見過孟子] 這句話時，孔子已經死了。 (高層)  
b. 在你所說的 [孔子見過孟子的這個時間]，孔子已經死了。 (低層)

這句具有低層解讀，強調在「你」說孔子和孟子曾經見面的那個古代的時間中，孔子已經死了。這句也可以有高層解讀，即孔子在「你」說話的那一刻不在人世；但由於所述事實眾所周知，這個解讀並不明顯。又如馬雅人預言 2012 年世界末日，<sup>22</sup>

(4) 能表達低層解讀，即「我」在 2012 年還活著的意思：

- (4) 喺馬雅人預言世界會毀滅嗰陣，我仲生勾勾。(乜嘢世界末日啫，呃人嘅。)  
a. #在馬雅人作出 [世界會毀滅] 這個預言時，我還活著呢。 (高層)  
b. 在馬雅人所預言的 [世界會毀滅的那個時間]，我還活著呢。  
(甚麼世界末日，都是騙人的。) (低層)

(4) 的高層解讀雖然可能，但意思是「我」在馬雅人作出預言時活著，這顯然不合情理，馬雅是幾千年前的文明，「我」不能存活幾千年。

---

<sup>22</sup> 確切地說，是 2012 年 12 月 21 日。

粵語時間從句也有孤島效應。如（5）的複雜名詞短語孤島沒有低層解讀：

- (5) 阿強喺 [你講 [呀芳死咗嘅消息]] 嗰陣見到呀芬。（複雜名詞短語孤島）
- a. 在你說出 [小芬死了] 這個消息時，小強看見小芬。（高層）
- b. \*在你所說的 [小芬死了的那個時間]，小強看見小芬。（低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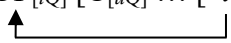
如果是低層解讀，小強在小芬死了的時間見到她，就會是送終的解讀。但如果是高層解讀，小強在「你」說這個消息的當下見到，就是「撞鬼」，看見小芬的鬼魂了。

(5) 只有「撞鬼」的高層解讀，呈現孤島效應。

基於以上證據，我們提出在一般（即沒有「吓」）的時間從句中，時間算子 OP 移位到 Spec,CP，組成時間關係小句，如（6）。

(6) 「(喺) ……嗰陣」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移位


[<sub>CP</sub> OP<sub>[iQ]</sub> [<sub>C</sub><sub>[uQ]</sub> … [ *t* … [<sub>VP</sub> V … ]]]



這個分析有兩個主要成分：一、存在一個時間算子 OP。這個 OP，相當於英語的 *when*，移位後形成關係小句，修飾主句的時間論元（見第 5.4 節的討論）。不過這個算子是無聲的，正與漢語其他關係算子（*relative operators*）無聲的特性吻合（Aoun & Li 2003），如（7）的關係小句「沒人受得了」是由無聲的算子移位組成。這個算子與「醋」同指，關係小句可修飾「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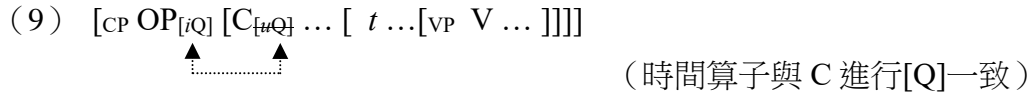
(7) 他老是愛吃沒人受得了的醋。（Aoun & Li 2003：168）

(8) 他老是愛吃 [[OP<sub>i</sub> 沒人受得了 *t<sub>i</sub>]] 的醋 *i*]。*



二、時間算子會移位到 Spec,CP。有關它的基礎生成位置，可參第 5.3.1.3 節。在時間從句中，時間算子帶可詮釋的量化類特徵 [*iQ*]，C 帶有不可詮釋的量化類特

徵[uQ]，因此並吸引時間算子移位它的指定語 Spec,CP。<sup>23</sup> 時間算子的[iQ]與[uQ]進行一致操作，為[uQ]賦值並將之刪除：



### 5.1.2 「當」時間從句

「當」組成的時間從句沒有低層解讀，只有高層解讀，如 (10) 至 (12)：

(10) 當 [你話 [孔子見過孟子]] 嗰陣，孔子已經死咗喇。

- a. 在你說 [孔子見過孟子] 這句話時，孔子已經死了。 (高層)
- b. \*在你所說的 [孔子見過孟子的這個時間]，孔子已經死了。 (低層)

(11) #當馬雅人預言世界會毀滅嗰陣，我仲生勾勾。

- a. #在馬雅人作出 [世界會毀滅] 這個預言時，我還活著呢。 (高層)
- b. \*在馬雅人所預言的 [世界會毀滅的那個時間]，我還活著呢。 (低層)

(12) 當你話阿芬死咗嗰陣，阿強見到呀芬。

- a. 在你說出 [小芬死了] 這個消息時，小強看見小芬。 (高層)
- b. \*在你所說的 [小芬死了的那個時間]，小強看見小芬。 (低層)

(10) 令人感覺是廢話，因為在今年，2019 年，孔子早已死去超過 2000 年了。這代表 (10) 只有屬於「廢話」的高層解讀，無法帶有有意義的低層解讀，即說話者糾正聽話者的錯誤知識：孔子死於孟子出生前，兩人不可能相見。(11) 非常奇怪，不合情理，馬雅人是幾千年前的文明，「我」不可能存活幾千年。這代表 (11) 只有不合情理的高層解讀，沒有合乎情理的低層解讀：2012 年時，我還活著。而 (12) 聽起來像鬼故事的情節，小芬已經死去，而當你轉述這個消息時，小強卻看

<sup>23</sup> 量化類特徵是上位特徵 (superfeatures)，只是特徵的類別，並非具體特定的某一特徵。詳細討論見第 5.3.1.1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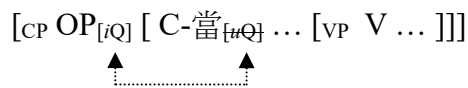
見了本應死去的小芬。這代表 (12) 只有「撞鬼」的高層解讀，無法帶有「送終」的低層解讀。再舉多個來自真實語料的例子：

- (13) 當 [妳以為 [香港冇希望]] 嘅時候，其實香港有好多人都默默地支持㗎  
 (當你以為香港沒有希望的時候，其實香港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支持)  
 (Facebook, 2019/5/29)

顯然，(13) 的時間解讀是「你以為」的那個時候，而非「香港沒有希望」的那個時候，前者是高層解讀，後者是低層解讀。「當」時間從句只有高層解讀。

由於「當」時間從句沒有低層解讀，因此本文提出只有「(喺)……嗰陣」時間從句才有時間算子移位 (如上文的 (6))，「當」時間從句沒有時間算子移位 (詳細討論又見第 5.3.2 節)：

- (14) 「當」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基礎生成於 Spec,CP



(時間算子與「當」進行[Q]一致)

這個分析假設時間算子存在，並貢獻時間解讀。時間算子直接合併 (Merge) 在 Spec,CP，統領「當」，為「當」的[uQ]賦值並將之刪去。把「當」處理為標句詞 C，是因為「當」可以帶小句為補足語，與介詞「喺」不同：

- (15) **當** [我打開我本 passport]，企我前後嘅同事都會勁八婆咁偷望下對方嘅 passport。  
 (Facebook, 2016/2/3)

(當我打開我的護照，站在我前後的同事都會很八卦地偷看對方的護照。)

- (16) **喺** [我打開我本 passport] \*(嘅時候)，……

既然「當」可以直接帶小句為補足語，形成時間從句，會不會「當」本身就是時間算子，相當於有聲的 *when*？但是，「當」從句不一定是時間從句，有些情況下，意思與條件從句相似，可以「如果」替換：

(17) 當需要你嘅時候，咪同你 friend 囉！當你已經無用啲陣，慳 D 啦 baby！

（當需要你時，那就跟你做朋友！當你已經沒用時，洗洗睡吧！）

（Facebook，2015/8/6）

(18) 如果需要你，咪同你 friend 囉！如果你已經無用，慳 D 啦 baby！

如果「當」是時間算子，那麼組成的從句不應該有條件解讀（又見第 5.4.1 節對「當……吓」的討論）。如果「當」不是時間算子，那麼可以假設時間算子出現時，便有時間解讀；與條件句有關的算子出現時，<sup>24</sup> 便有條件解讀。因此，本文維持 (14) 的分析：「當」是 C，時間算子基礎生成於 Spec,CP。

## 5.2 「吓」的句法方案：一致分析

本節提出「吓」與時間算子具有一致關係，一致的方向必須向上，而非向下。

### 5.2.1 方案：「吓」與時間算子進行一致操作

本小節提出「吓」的一致分析方案：「吓」與時間算子向上一致。這個方案的緣起是「吓」與時間算子的不對稱關係。首先，實際語料中，「吓」出現的從句必定是時間從句。其次，第 5.1 節提到，時間算子組成時間從句，並貢獻時間解讀；那麼，即是當「吓」出現時，時間算子也必定出現。雖然如此，時間從句中卻不一定出現「吓」，如「(喺)……啲陣」和「當」時間從句可以不出現「吓」。簡單而言，「吓」與時間算子有不對稱的關係：

---

<sup>24</sup> 與條件句有關的算子，可參考 Haegeman (2010b) 的世界算子 (World operator)，與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 有關，移位後組成條件句。

(19) 「吓」和時間算子分布上的不對稱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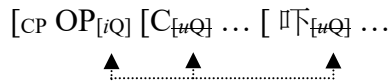
- a. 凡有「吓」的小句，必有時間算子在其中。
- b. 有「時間算子」的小句，未必有「吓」在其中。

這種不對稱關係，令人聯想起一致關係中也有相似現象：探針帶有不可詮釋的特徵[*uF*]，要求帶有可詮釋對應特徵[*iF*]的目標出現；而目標[*iF*]卻不要求探針[*uF*]出現。如此，我們可以假設「吓」帶有[*uF*]，而時間算子帶有[*iF*]。時間算子相當於無聲的 *when*，*wh* 成分是量化類成分，帶有量化類特徵[*Q*] (Rizzi 2004)。我們可以假設「吓」帶有相對應的不可詮釋特徵[*uQ*]：

- (20) a. 「吓」帶有不可詮釋的量化類特徵[*uQ*]；
- b. 時間算子帶有可詮釋的量化類特徵[*iQ*]。

[*uQ*]必須通過一致來賦值，在到達接口前刪去，否則接口無法理解這個特徵，使推導失敗。因此，「吓」和時間算子必須進行[*Q*]的一致操作，如(21)示。<sup>25</sup>

(21) 「吓」與時間算子[*Q*]一致



(時間算子與 C、「吓」[*Q*]一致)

時間算子的[*iQ*]統領 C、「吓」的[*uQ*]。對 C、「吓」而言，時間算子是最接近的目標，因此時間算子與 C 和「吓」的[*uQ*]一致並為之賦值，[*uQ*]得到值後，在到達接口前刪除，推導完成。

對於以上方案，有三點需要補充。第一、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可以是 Spec,CP，如「當」時間從句；也可以是 CP 下，移位到 Spec,CP，如「(喺)……

<sup>25</sup> 時間算子可基礎生成在 Spec,CP 或從 CP 下移位到 Spec,CP。

啞陣」時間從句。對於後者而言，時間算子移位是為了統領 C、「吓」，使[iQ]統領[uQ]，從而進行一致操作。

第二、量化類特徵[Q]是特徵的類別，並非具體特定的某一特徵。時間算子攜帶的特徵是與時間相關的量化類特徵，暫時叫做[Q.temp]。<sup>26</sup> 為了行文方便，以下仍稱為[Q]，有必要時，才區分開來。

第三、由於「吓」帶有進行體意義，本文假設「吓」是 AspP 的中心語，位置在 vP 上，並吸引動詞移位到 Asp，以得到音韻上的支持。這與漢語體貌詞綴的特點相符（D. Tsai 2001、Tang 2003、Huang, Li & Li 2009）。

### 5.2.2 一致操作的方向

本小節提出「吓」與時間算子的一致方向必須向上，而非向下。第四章第 4.1.1 節簡介了一致的兩種方向：向下一致（標準一致），不可詮釋的特徵[uF]統領不可詮釋的對應[iF]；或向上一致，[iF]統領不可詮釋的對應[uF]：

(22) 向下一致（標準一致）： [[uF] ... [iF]]

(23) 向上一致： [[iF] ... [uF]]

在上文方案（21）中，時間算子的[iQ]統領「吓」的[uQ]，屬向上一致，並成功推導句子。但如果使用標準一致，則無法處理時間算子與「吓」的一致關係：

(24) 標準一致無法處理時間算子與「吓」的一致關係

i. [CP OP<sub>[iQ]</sub> [C<sub>[uQ]</sub> ... [AspP 吓<sub>[uQ]</sub> ...

↑ ..... ↑ (C[uQ]統領「吓」[uQ]，兩者匹配)

<sup>26</sup> [Q.temp]可能與時態（tense）特徵[T]未必一樣，因為英語的時態與 wh-移位沒有互動，例如不會引發干涉效應，因此[T]可能不是量化類特徵。



ii. \* $[_{CP} OP_{[uQ]} [_{C[uQ]} \dots [_{AspP} \text{吓}_{[uQ]} \dots$

(C、「吓」的[uQ]不統領 OP[iQ]，無法一致，無法通過賦值刪去[uQ]，[uQ]無法被接口理解，推導失敗)

C[uQ]只統領了「吓」[uQ]，與之匹配。然而，因為「吓」的[uQ]不可詮釋，兩者不能一致。由於 C、「吓」都不統領時間算子的[iQ]，因此[uQ]、[iQ]之間無法一致，得不到值的[uQ]沒有刪除，無法被接口理解，推導失敗。因此，「吓」與時間算子的一致方向必須向上，而非向下。

### 5.3 一致分析對內部句法的解釋

本節討論一致分析如何解釋「吓」從句的內部句法（參第二章）。以下首先以干涉效應解釋「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然後討論一致分析如何預測「當」時間從句中干涉效應的有無；最後以一致操作的局部性條件解釋「吓」的嵌套情況。

#### 5.3.1 干涉效應與共現限制

本節以干涉效應解釋「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以下先引用相對性近距原則，說明干涉效應的原理，並解釋共現限制；然後預測「吓」從句與 A-not-A、「為什麼」問句中干涉效應具有相似之處，作為[Q]一致關係的旁證；最後比較「吓」從句與「(喺)……嗰陣」時間從句中干涉效應的不同之處，以「吓」從句的「額外」干涉效應作為[Q]一致關係的力證。

##### 5.3.1.1 相對性近距原則與干涉效應

第二章第 2.2 節歸納了「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總結如下：

(25) 「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

- a. 不能共現的成分：情態、焦點、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狀語
- b. 能共現的成分：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

以下先按 Rizzi (2004) 為不同的成分分類，然後再引用相對性近距原則 (RM) 解釋。由於時間算子屬於量化類，茲把 Rizzi 歸作量化類的成分引用如下：

(26) 量化：*wh*、否定、量度、焦點…… [Q]

先討論不能共現的成分。其中焦點、否定、頻率狀語（即量度）都屬於量化類成分。雖然 Rizzi 沒有提及情態和存在量化主語，但這兩者應歸類為量化類成分：情態牽涉對可能世界的量化；存在量化主語牽涉對個體的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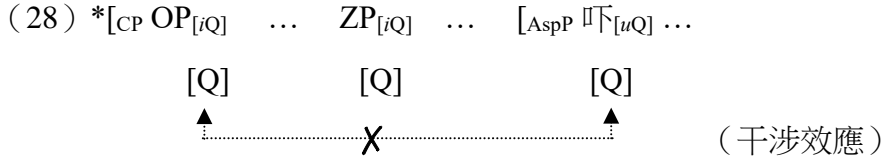
然後討論能共現的成分。處所狀語、時間狀語都不屬於量化類。至於特指疑問詞，看來應該屬於 Rizzi 提到的 *wh*，與英語的 *wh*-算子一樣。不過，漢語（名詞性）疑問詞是一個變量 (variable)，沒有內在的量化性質，受疑問算子的無擇約束 (unselective binding) (Aoun & Li 1993, D. Tsai 1994、1999, Cheng 1994, Lin 2014 等)，不像英語的 *wh*-算子會移位。既然漢語疑問詞不是一個算子，便沒有算子的[Q]，不屬於量化類成分。

如此，(25) 可重新總結為 (27)：「吓」不能與帶[Q]的成分共現。

(27) 「吓」與不同成分的共現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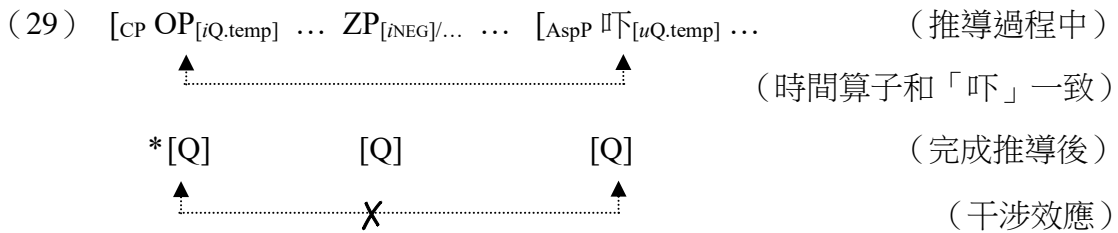
- a. 不能與帶[Q]的成分共現：情態、焦點、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狀語
- b. 能與不帶[Q]的成分共現：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

然後解釋為什麼「吓」不能與帶[Q]的成分共現。RM 規定同類成分之間會互相干涉，例如量化類語鏈的中間不能出現另一個量化類成分（詳參第四章第 4.1.2 節）。時間算子與「吓」進行[Q]一致，當它們之間存在帶[Q]的 ZP 時，[Q]一致關係便會被 ZP 阻擋，引發干涉效應，使句子不合法。



有一個潛在的問題：按照向上一致的定義，當帶*iQ*的成分統領帶uQ的「吓」時，「吓」會與最接近的*iQ*一致，uQ得以刪去，推導成功。ZP帶有*iQ*，如焦點、否定、存在量化主語等，顯然都是可被句法－語義接口所詮釋的。那麼，(28)的結構中，與「吓」一致的不應該是較高的時間算子，而是最接近的ZP。(28)不應該有干涉效應。一致分析好像不能解釋干涉效應。

這其實是對RM的誤解。第一，RM不是推導性的(derivational)，而是表徵性的(representational)(Rizzi 2001、2004、2011)，應用時間應在推導完成後。<sup>27</sup>第二，RM的所謂特徵是上位特徵，屬特徵的類別，不是個別特徵，如量化類特徵[Q]其實包含[NEG]、[wh]等。句法推導是以特徵作單位，不是以特徵的類別作單位。因此，嚴格而言，時間算子和「吓」之間的一致關係，不應描述作[Q]一致，而應描述為具體的[Q.temp]一致。ZP，如焦點、否定、存在量化主語等，明顯和時間沒有關係，不帶有*iQ.temp*。(28)應表述為(29)：



在句法推導過程中，對「吓」而言，時間算子是最接近的*iQ.temp*成分，兩者能[Q.temp]一致。但是，在完成推導後，RM把ZP的[NEG]（或其他量化類特徵），和

<sup>27</sup> 有可能是句法－語義接口。

時間算子和「吓」的[Q.temp]，都看作是[Q]。由於 ZP 干涉在時間算子和「吓」之間，因此引發干涉效應，使句子不合法。如此，一致分析能解釋干涉效應。

### 5.3.1.2 與 A-not-A 算子、「為什麼」的相似之處

本小節預測 A-not-A 算子、「為什麼」具有與「吓」相似的干涉效應。文獻普遍承認漢語中存在至少兩種帶[Q]的算子，分別是 A-not-A 算子和疑問副詞「為什麼」(Huang 1982a、1982b、1991，D. Tsai 1994、1999，Hagstrom 2006 等)。「吓」從句的時間算子也帶[Q]，這兩種算子的干涉效應理應與「吓」相似。

#### (30) 預測 A-not-A 算子、「為什麼」具有與「吓」相似的干涉效應

- a. 不能與帶[Q]的成分共現：情態、焦點、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狀語
- b. 能與不帶[Q]的成分共現：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

先測試 (30) a。第一，情態詞不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31) \*他一定去不去？ (Ernst 1994 : 243)

(32) \*他一定為什麼去？

第二，焦點敏感的副詞「只」不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Soh 2005)：

(33) \*你只喜不喜歡一個人？ (Hagstrom 2006 : 185)

(34) \*你只認為李四為什麼看偵探小說？ (Hagstrom 2006 : 187)

第三，存在量化主語「有人」、「沒有人」不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Wu 1999、Soh 2005)：

(35) \*沒有人跑不跑？ (Hagstrom 2006 : 196)

(36) \*沒有人為什麼辭職？ (Hagstrom 2006 : 197)

第四，否定成分不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37) \*他沒/不跑不跑？

(38) \*他沒/不為什麼辭職？

第五，頻率狀語不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39) \*張三常常跳不跳舞？ (Law 2006 : 98)

(40) \*張三常常為什麼跳舞？

然後測試 (30) a。第一，處所狀語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41) 你在那兒吃不吃肉？ (Ernst 1994 : 248)

(42) 你在那兒為什麼吃肉？

第二，時間狀語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43) 你今天去不去？ (Ernst 1994 : 243)

(44) 你今天為什麼去？

第三，(名詞性) 特指疑問詞能出現在 A-not-A 和「為什麼」前：

(45) a. 你想知道 [誰喜不喜歡他]？ (Huang 1982b : 390)

b. 你想知道 [誰為什麼打了張三]？ (Huang 1982b : 384)

我們把與「吓」、A-not-A、「為什麼」產生干涉效應的成分整理如下。可見，三者完全平行，證明「吓」的共現限制是一種與[Q]有關的干涉效應，從側面支持了時間算子和「吓」一致關係的存在。<sup>28</sup>

(46) 「吓」、A-not-A、「為什麼」的干涉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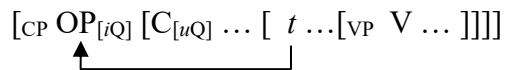
		吓	A-not-A	為什麼
a.	情態詞	*	*	*
b.	前面出現焦點	*	*	*
c.	存在量化主語	*	*	*
d.	前面出現否定成分	*	*	*
e.	前面出現頻率狀語	*	*	*
f.	前面出現處所狀語	OK	OK	OK
g.	前面出現時間狀語	OK	OK	OK
h.	前面出現特指疑問詞	OK	OK	OK

5.3.1.3 與「(喺)……嗰陣」時間從句的異同

本小節首先討論「(喺)……嗰陣」時間從句的干涉效應與「吓」不同，並據此確定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然後把「吓」從句中的「額外」干涉效應分析為支持一致分析的力證。

時間從句的內部句法牽涉時間算子移位，重複(6)如下：

(47) 「(喺)……嗰陣」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移位



<sup>28</sup> 當然，「吓」、A-not-A、「為什麼」的干涉效應平行，只直接證明了「吓」的干涉效應與[Q]有關，但是沒有證明干涉效應是由[Q]一致關係導致。另一個可能是：干涉效應由時間算子移位導致，與「吓」無關。然而，第 5.3.1.3 節的「額外」干涉效應和第 5.3.2 節的「當」時間從句中的干涉效應，則有力地證明了干涉效應是由[Q]一致關係導致。

時間算子移位產生了 Spec,CP 和 *t* 之間的[Q]語鏈，性質和時間算子與「吓」的[Q]一致語鏈相似，理應呈現同樣的干涉效應。因此，我們預測：

(48) 預測「(喺)……嗰陣」時間從句呈現(46)的干涉效應：

- a. 不能出現帶[Q]的成分：情態、焦點、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狀語
- b. 能出現不帶[Q]的成分：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

先測試 (48) b：

(49) (喺)我喺房度做嘢嗰陣，佢入嚟騷擾我。 (處所)

(我在房間裡做事時，他進來打擾我。)

(50) (喺)我尋日食飯嗰陣，佢打電話畀我。 (時間)

(我昨天吃飯時，他打電話給我。)

(51) (喺)邊個瞓覺嗰陣，你打畀佢？ (特指疑問詞)

(在誰睡覺的時候，你打電話給他？)

結果不出所料，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可出現在「(喺)……嗰陣」時間從句中，不引發干涉效應。然後測試 (48) a：

- (52) (喺)佢應該<sup>Deo</sup>做嘢嗰陣，人就唔鬼見咗。 (情態)<sup>29</sup>  
 (在他應該做事時，人就不見了。)
- (53) \* (喺)得阿明訓覺嗰陣，老師就發癩。 (焦點)<sup>30</sup>  
 (在只有小明睡覺時，老師就生氣。)
- (54) (喺)有人嚟敲門嗰陣，佢先肯起身。 (存在量化主語)  
 (在有人來敲門時，他才肯起來。)
- (55) (喺)我未去上堂嗰陣，佢嚟搵過我。 (否定)<sup>31</sup>  
 (在我還沒去上課時，他來過找我。)
- (56) (喺)我成日去跑步嗰陣，佢去咗旅行。 (頻率)<sup>32</sup>  
 (在我常常去跑步時，他去了旅行。)

令人驚訝的是，不少量化類成分都能出現在「(喺)……嗰陣」時間從句中，<sup>33</sup>包括情態、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只有焦點不能接受。(48)的預測看來是錯誤的；連帶，這也對時間算子移位的分析構成挑戰。

但如果仔細考察這些可以共現的量化類成分，會發現它們的句法位置都較低(參考第四章第 4.2 節的討論)。以主語為界線，存在量化主語、頻率狀語、義務情態「應該」、否定成分「未」的句法位置都低於或等於主語，而焦點則高於主語。換言之，凡是低於 Spec,TP 的量化類成分，都不會引發干涉效應；而高於 Spec,TP 的量化類成分，則會引發干涉效應。這同時預測，情態詞中的知識情態(如「應

<sup>29</sup> 「應該<sup>Deo</sup>」指用作義務情態的「應該」。「應該<sup>Epi</sup>」指用作知識情態的「應該」。見注 34。

<sup>30</sup> 張欽良教授指出帶「得」焦點的(i)可以接受。

(i) 按照航空條例規定，喺得(翻)一個機師喺駕駛室嗰陣時，嗰個機師就要請一個空姐入去駕駛室，以策安全。(按照航空條例規定，在只有一個飛機師在駕駛室的時候，那個機師就要請一個空中服務員進去駕駛室，以策安全。)

本文同意(i)可以接受，但(i)的「喺……嗰陣時」帶有條件解讀，可以「如果」替換如(ii)，未必是時間從句。如果把(i)改寫為(iii)，「喺……嗰陣時」只有時間解讀，沒有條件解讀，句子便不能接受。

(ii) 如果得一個機師喺駕駛室，嗰個機師就要請一個空姐入去駕駛室。 (條件)

(iii) ??尋日喺得一個機師喺駕駛室嗰陣時，空姐即刻走咗入嚟。 (時間)

(昨天在只有一個機師在在駕駛室的時候，空中服務員立刻走了進來。)

<sup>31</sup> 感謝張欽良教授提供例句。

<sup>32</sup> 感謝張欽良教授提供例句。

<sup>33</sup> 感謝劉擇明先生指出這點。



該」) 和否定成分中的「唔係」, 由於句法位置高於 Spec,TP, 會引發干涉效應。(57) 和 (58) 不能說, 驗證了以上預測。

- (57) \*尋日(喺)佢應該<sup>Epi</sup>唔喺屋企嗰陣, 有警察上佢屋企。 (知識情態)<sup>34</sup>  
(昨天在他可能不在家裡時, 有警察到他家裡去。)
- (58) \*尋日(喺)我唔係上堂嗰陣, 佢嚟搵過我。 (否定)  
(昨天在我不是上堂時, 他來找過我。)

另一個預測是, 高於 Spec,TP 的非量化類成分 (沒有[Q]), 不會引發干涉效應。(49) 至 (51) 的處所狀語、時間狀語、特指疑問詞都低於或等於 Spec,TP, 需要另外的成分來測試。話題高於 Spec,TP, 而且不帶[Q] (Rizzi 2004), 預測不會引發干涉效應。(59) 顯示的確如此:

- (59) 場戲我哋睇到一半嗰陣, 佢就行埋嚟熄電視。 (話題)<sup>35</sup>  
(那場戲我們看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關電視。)

值得注意的是, 英語時間從句與粵語不同, 不能出現 (屬於論元的) 話題:

- (60) \*When her regular column she began to write again, I thought she would be OK.  
(當專欄她開始再寫時, 我覺得她會沒問題。)(Haegeman 2010a: 629)

Haegeman (2010a) 認為 (60) 的話題引發干涉效應, 與 *wh*-移位的問句同出一轍:

---

<sup>34</sup> 「應該」能用作句法位置較低的義務情態 (i), 也能用作句法位置較高的知識情態 (ii), 前者能出現在「(喺)……嗰陣」, 後者不能。這是一個絕佳的最小對比對, 顯示句法位置高低對干涉效應的有無起了關鍵作用。

(i) 佢應該<sup>Deo</sup>去美國。(他應該去美國。) (義務情態)

(ii) 佢應該<sup>Epi</sup>去咗美國。(他應該去了美國。) (知識情態)

<sup>35</sup> 這句不能加「喺(在)」, 加了後不能接受。李寶倫教授 (私人通訊) 指出有些「……嗰陣」時間從句加了「喺」後, 語感會明顯變差。由於本文的討論重點在「吓」, 因此暫時不處理「喺」的語感問題; 但這無疑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 留待進一步研究。

(61) \*How do you think that, this problem, we will solve ?

(你覺得這個問題我們怎麼解決？) (Haegeman 2010a : 640)

本文認為粵英時間從句干涉效應的不同，應歸因於粵英話題性質的不同。Rizzi (2004) 指出意大利語的話題不會對 *wh*-移位產生干涉效應，因此把話題與量化類成分分開，話題不帶[Q]。意大利語的同一小句中，能出現多個話題，他認為這可以解釋話題為什麼不會產生干涉效應。<sup>36</sup> 普遍來說，英語同一小句不能出現多個話題；而粵語與普通話相同，是話題顯著語言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Li & Thompson 1976)，同一小句能出現多個話題。如此，便能解釋為什麼英語時間從句的話題會出現干涉效應，而粵語時間從句的話題不會出現干涉效應。

綜上，由於「(喺)……嗰陣」時間從句的干涉效應只在主語 (Spec,TP) 以上的位置出現，本文提出「(喺)……嗰陣」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生成於 TP 的外指定語 (OuterSpec,TP)，位置正在位於 TP 內指定語 (InnerSpec,TP) 的主語上。這樣，便能解釋為什麼干涉效應只限於主語上的成分——主語上的成分統領時間算子，因此時間算子移位時會干涉其中；而主語下的成分不統領時間算子，時間算子移位時沒有干涉其中。以上解釋總結在 (62) 及樹形圖 (63)。

(62) 「(喺)……嗰陣」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基礎生成於 OuterSpec,TP

[CP OP<sub>[Q]</sub> [C<sub>≠Q</sub>] ... [TP t [TP 主語 ... [VP V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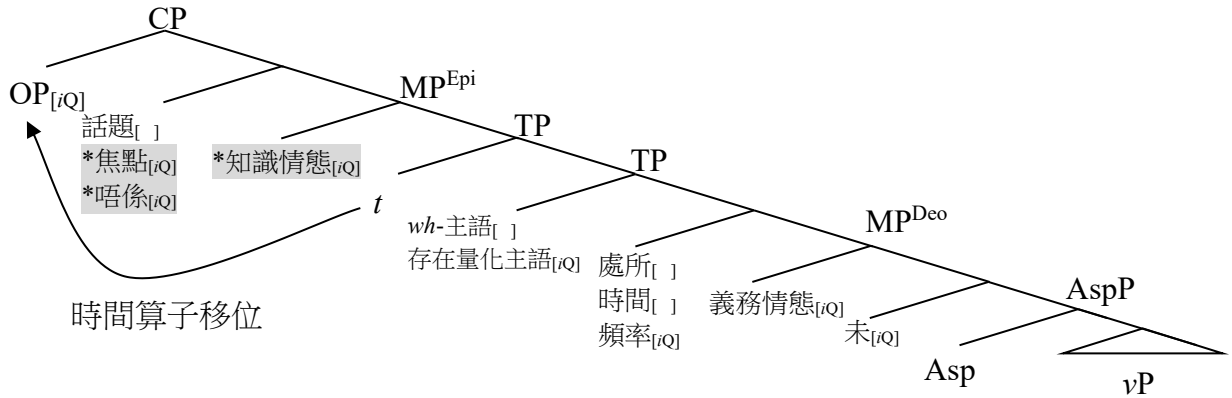
<sup>36</sup> Rizzi 提出兩種處理方案：一、借用 Chomsky (1995) 的「equidistance」；二、話題沒有[Arg]、[Q]、[Mod]特徵。第一種方案中，由於話題能重複出現，因此話題的移位總能找到一個中間位置 (intermediate landing site)。這個中間位置與同類成分非常接近，按照 Chomsky (1995) 的「equidistance」，如兩個成分的位置太接近 (例如：同一短語的外指定語 OuterSpec 和內指定語 InnerSpec)，互相間不會有干涉效應。以上結構，如(i)示：

(i) [x Top<sub>1</sub> [z Top<sub>2</sub> [y ... ]]]

(Top<sub>2</sub> 與 Top<sub>1</sub> 的中間位置太接近，不會引發干涉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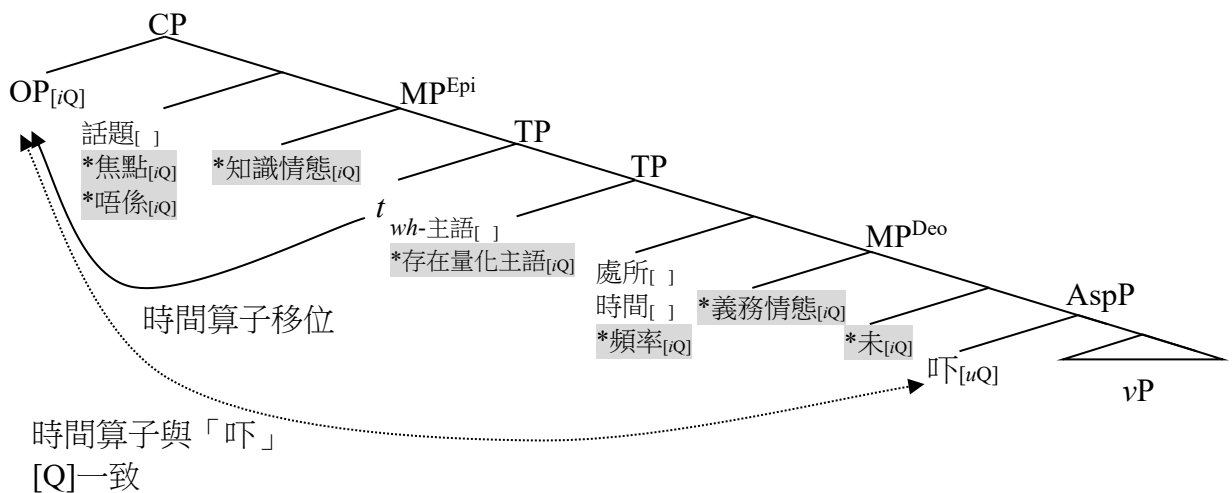
第二種方案是話題沒有[Top]特徵。只要是不帶[Arg]、[Q]、[Mod]特徵的短語，便是話題。這樣便可同時解釋為什麼話題不會引發對 *wh*-移位的干涉效應——因為沒有[Q]；以及為什麼可以出現多重話題——因為沒有[Top]，互相間不引發干涉效應。按照這個方案，我們必須說英語中的話題帶有[Q]，而意大利語、粵語的話題不帶有[Q]，因此英語不能出現多重話題、且話題引發對 *wh*-移位的干涉效應，而意大利語、粵語則不會。

(63) 時間算子移位的干涉效應



與「(喺)……嗰陣」時間從句相比,「吓」從句中有更多量化類成分會導致干涉效應。除了位置較 TP 高的焦點、「唔係」、知識情態外,位置較 TP 低的存在量化主語、頻率、義務情態、「未」也會導致干涉效應(具體例句請參第二章第 2.2 節)。看來,在「吓」從句中有種「額外」的干涉效應,位於 TP 之下。這種 TP 下的「額外」干涉效應,不能被時間算子移位解釋,因為時間算子基礎生成的位置比這些量化類成分高。最合理的解釋是時間算子與「吓」[Q]一致:因為「吓」的位置非常低,位於 AspP,因此出現在 TP 下的成分統領「吓」,從而導致干涉效應。以上解釋,總結在(64):

(64) 時間算子與「吓」[Q]一致的干涉效應




### 5.3.2 「當」時間從句

本小節討論沒有時間算子移位的「當」時間從句，預測沒有「吓」時，「當」時間從句內沒有干涉效應；有「吓」時，「當」時間從句內會出現干涉效應。


#### 5.3.2.1 「當」時間從句中沒有干涉效應

第 5.1 節提到，「當」時間從句與「(喺)……嗰陣」不同，「當」時間從句沒有低層解讀，顯示沒有時間算子移位。「當」帶有[uQ]，需要時間算子的出現，因此，「當」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基礎生成於 Spec,CP，並與「當」[Q]一致。

(65) 尋日當我覆緊電郵嘅時候我急尿。

(66) ... [CP OP<sub>[iQ]</sub> [C-當<sub>[uQ]</sub>] ... 我 [AspP 覆緊 [... 電郵 ...  
 (時間算子與「當」[Q]一致)

CP 的時間算子與 C「當」[Q]一致，但與「當」以下的成分（如 AspP 的「緊」）沒有一致關係。按此，預測量化類成分能出現在「當」之後，不會有干涉效應：

(67) ... OP<sub>[iQ]</sub> ... 當<sub>[uQ]</sub> ... ZP<sub>[iQ]</sub> ... 緊  
 (沒有干涉效應)

上述預測，得到了 (68) 至 (74) 的驗證：

(68) 尋日當老師喺走廊鬧緊個學生嘅時候，校長突然出現。 (處所)

(昨天當老師在走廊罵那個學生時，校長突然出現。)

(69) 當而家香港越嚟越少明星嘅時候，我哋仲有一個真正嘅明星 (時間)

(當現在香港愈來愈少明星時，我們還有一個真正的明星)

(Youtube, 2016/5/26)

(70) ?當邊個瞓緊覺嘅時候，你唔可以打畀佢？ (特指疑問詞)

(當誰睡覺時，你不可以打電話給他？)

- (71) 當危害大的嘅普通煙可以合法買嘅時候，加熱煙真係無理由唔得 (情態)  
 (當危害較大的普通煙可以合法購買的時候，加熱煙真的沒有理由不可以)  
 (大娛樂家 - fanpiece, 2018/3/26)
- (72) 尋日當間房裡面得阿明做緊野嘅時候，我入去搔擾佢。 (焦點)  
 (昨天當房間裡只有小明在做事時，我進去打擾他。)
- (73) 當有人讚你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回應？ (存在量化主語)  
 (當有人誇你時，你應該怎麼回應？)(經濟通 ET Net, 2017/5/4)
- (74) 因為當你唔係直視緊一個人的時候，你暫時沒有義務跟他說話 (否定)<sup>37</sup>  
 (因為當你不是正直視一個人的時候，你暫時沒有義務跟他說話。)  
 (香港 01, 2018/5/18)
- (75) 上年當我成日都發癲嗰排，佢一次都有搵過我。 (頻率)  
 (去年當我常常都發瘋的那陣子，他一次也沒找過我。)

(68) 至 (70)「當」時間從句中的成分(處所、時間、特指疑問詞)不帶有[Q]，不引發干涉效應，與「(喺)……嗰陣」和「吓」從句一樣。而(75)至(74)「當」時間從句中的成分(情態、焦點、存在量化主語、否定、頻率)帶有[Q]，理應引發干涉效應，但全部都能說。因此，「當」時間從句內沒有干涉效應，符合預測。

也許有人會提出：如果假設「當」時間從句沒有時間算子，同樣能解釋(68)至(74)。除了語義考慮(時間算子貢獻時間解讀)和句法假設外，還有證明時間算子存在的證據嗎？

### 5.3.2.2 「當……吓」時間從句中具有干涉效應

有。如果「當」時間從句沒有時間算子，預測是「當」時間從句不能出現「吓」。事實上，「當」時間從句能出現「吓」，如(76)示，並分析為(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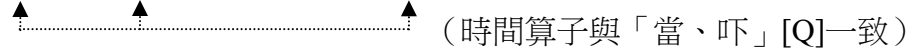
<sup>37</sup> 這句部分是粵語，部分是普通話。改為全粵語，語感上也可以接受：

(i) 因為當你唔係直視緊一個人嘅時候，你暫時冇義務同佢講嘢。

(76) 尋日當我覆覆吓電郵嘅時候我急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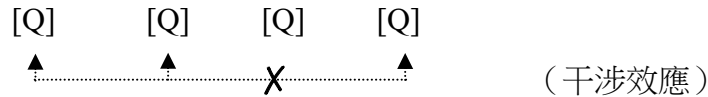
(昨天當我回覆電郵時我忽然想大便。)

(77) ... [CP OP<sub>[iQ]</sub> [C-當<sub>[uQ]</sub> ... 我 [AspP 覆覆吓<sub>[uQ]</sub> [... 電郵 ...



「吓」必須與時間算子一致，因此 (76) 顯示「當」時間從句有時間算子，與「吓」[Q]一致。預測是出現在時間算子和「吓」之間的量化類成分會引發干涉效應：<sup>38</sup>

(78) ... OP<sub>[iQ]</sub> ... 當<sub>[uQ]</sub> ... ZP<sub>[iQ]</sub> ... 吓<sub>[uQ]</sub> ...



(79) 至 (85) 支持上述預測：

(79) 尋日當我喺 office 度覆覆吓電郵嘅時候我急屎。 (處所)

(昨天當我正在辦公室裡回覆電郵時我突然想大便。)

(80) 當我尋日覆覆吓電郵嘅時候我急屎。 (時間)

(當我昨天正在回覆電郵時我突然想大便。)

(81) 尋日當邊個覆覆吓電郵嘅時候佢急屎啊？ (特指疑問詞)

(昨天呢，當誰正在回覆電郵時，他突然想大便啊？)

(82) \*當佢應該做做吓野嘅時候，我入去搔擾佢。 (情態)

(當他應該正在做事時，我進去打擾他。)

(83) \*當間房裡面得阿明做做吓野嘅時候，我入去搔擾佢。 (焦點)

(當房間裡只有小明在做事時，我進去打擾他。)

(84) \*尋日當有人/冇人用用吓間房嘅時候，我入咗去。 (存在量化主語)

(昨天當有人/沒有人在用那間房時，我進去了。)

<sup>38</sup> 雖然「當」也帶有[uQ]，但是不可詮釋，賦值後即被刪走，不會產生對 OP 和「吓」的干涉效應；只有帶有[iQ]的 ZP (量化類成分) 才會產生干涉效應。

(85) \*當佢唔係講講吓電話嘅時候，你先可以問佢嘢。 (否定)

(當他不是通電話時，你才可以問他問題。)

(86) \*上年當我成日都係發發吓癲嘅嗰排，佢一次都有搵過我。 (頻率)

(去年當我常常都發瘋的那陣子，他一次也沒找過我。)

(79) 至 (81) 「當……吓」從句中的成分不帶[Q]，不引發干涉效應。(82) 至 (86) 「當……吓」從句中的成分帶[Q]，引發干涉效應。這組對立，不但支持「當」時間從句中存在時間算子；而且又一次證實了干涉效應是由「吓」和時間算子的一致關係導致，而非時間算子移位導致——因為「當」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根本沒有移位。

### 5.3.3 局部性與嵌套情況

本小節討論「吓」的嵌套情況。以下先引用語段理論，分辨嵌套「吓」的動詞的不同；然後引用語段不透性條件，解釋一致操作不能跨越語段，導致了「吓」的嵌套限制。

#### 5.3.3.1 嵌套動詞的不同

根據第二章第 2.4 節的討論，「吓」不能嵌套在 Huang (2017) 分類的「講」、「勸」、「逼」三類動詞的謂詞性賓語內，但可嵌套在蒙受義動詞「俾」的補足語內，即出現在被動句：

(87) \*祥林嫂講[自己個仔剝剝吓豆]，我見到佢個仔。

(88) \*老師勸個學生[讀讀吓博士]，佢就開始翹。

(89) \*阿媽逼個仔[搵搵吓我]，佢就開始喊。

(90) 佢[俾 [老師鬧鬧吓]] 忍唔住喊咗出嚟。

這四句都具有 (91) 的結構：「吓」嵌套在動詞短語中，OP 和「吓」位於不同小句。

(91) 「吓」被動詞短語嵌套：

[<sub>CP</sub> OP ... [<sub>vP</sub> [<sub>VP</sub> 講/勸/逼/俾 [<sub>XP</sub> ... 吓 ...] ]]]  
 ↑ ..... ↑ ([Q]一致)

究竟被動句有甚麼特別的地方？為什麼「吓」能嵌套在蒙受義動詞「俾」中？(87)至(90)四句的動詞有甚麼不同之處？

第一個不同是：蒙受義動詞「俾」不能帶 DP 賓語，而「講」、「勸」、「逼」能帶 DP 賓語，如(92)至(94)。

(92) 講大話/英文/一件事。(說大話/英語/一件事。) (鄧思穎 2018a : 388)

(93) 你唔好再逼我喇！(你不要再逼我了！)

(94) 你勸吓佢啦！(你勸勸他吧！)

但是，「講」類動詞還包括「估」，「估」也不能帶 DP 賓語，如(95)；必須帶 CP 賓語如(96)。重要的是，「吓」不能嵌套在「估」之中，如(97)。

(95) \*你估吓[佢嘅生日]。(你猜猜他的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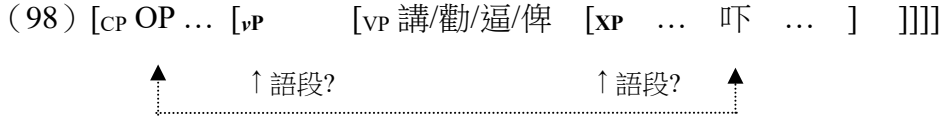
(96) 你估吓[佢嘅生日係幾時]。(你猜猜他的生日是在甚麼時候。)

(97) \*你估 [依家落落吓雨]，我就走咗。(你猜現在正下雨時，我就走了。)

雖然「俾」和「估」都不能帶 DP 賓語，但它們所帶的小句賓語並不一樣：「俾」帶 TP (Huang, Li & Li 2009 等)，「估」帶 CP。這是第二個不同之處。

按照 Chomsky (2000)，語段包括 CP、v\*P (及物)、DP。因此，及物動詞「勸」、「逼」的 v\*P 是語段，而不及物動詞「俾」的 vP 不是語段；「講」的補足語 CP 是語段，而「俾」補足語是 TP，不是語段。因此，回到(91)(重複在下)：





時間算子和「吓」中間相隔了 vP 和 XP，而 vP 和 XP 是否語段，就是「估」、「勸」、「逼」這三個動詞和「俾」的分別：前三者的 vP 或 XP 是語段，後者（「俾」）的 vP 和 XP 都不是語段。

### 5.3.3.2 語段不透性條件與嵌套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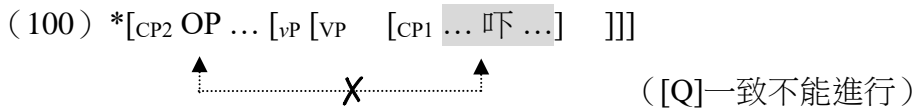
按語段不透性條件（PIC），一致操作不能跨越語段，必須在同一語段內進行：

(99) 語段不透性條件 (PIC) (Chomsky 2000 : 108)

[<sub>ZP</sub> ... [<sub>HP</sub> α [<sub>H</sub> YP]]]

H 的範域不能被 HP 外的操作所接觸，只有 H 和 H 的邊緣能被這些操作所接觸。

先看 XP 是語段（即 CP）的情況，如（100）。（灰色代表語段的補足語無法被更高語段的操作接觸。）



被嵌套的 CP1 的是語段，「吓」位於其補足語內，不能作為 CP1 以外操作的對象。即是，在較高的 CP2，其中的操作不能針對「吓」。時間算子在較高的 CP2，根據 PIC，無法「看見」較低語段 CP1 的補足語 TP，因此也無法與其中的「吓」進行一致操作。這解釋了為什麼「吓」不能嵌套在「講」類動詞內，如（101）的「估」：

(101) a. \*阿強估[啱啱落落吓雨]，我就走咗。

b. \* $[_{CP2} OP [_{TP} 阿強 [_{VP} 估 [_{CP1} \dots 啱啱落落吓雨 \dots] ]]]$  (違反 PIC)

因為「講」類動詞帶 CP，是語段，在其中的「吓」無法與處於更高語段的時間算子進行[Q]一致，句子不合法。

然後討論 vP 是語段（即 v\*P）的情況，如（102）。

(102) \* $[_{CP} OP \dots [_{v^*P} [_{VP} [XP \dots 吓 \dots] ]]]$  ([Q]一致不能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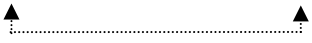
「吓」位於 v\*P 的補足語內，不能作為 v\*P 以外操作的對象。即是，在 CP，其中的操作不能針對「吓」。時間算子在 CP，根據 PIC，無法「看見」較低語段 v\*P 的補足語 VP，因此也無法與其中的「吓」進行一致操作。這解釋了為什麼「吓」不能嵌套在「勸」或「逼」類動詞下，如（103）：

(103) a. \*老師勸個學生[讀讀吓博士]，佢就開始翹。

b. \* $[_{CP} OP [_{TP} 老師 [_{v^*P} 勸 [_{VP} 個學生_j [_{AspP} PRO_j 讀讀吓博士 \dots] ]]]$  (違反 P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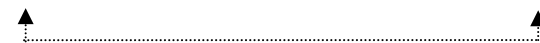
「勸」是控制動詞，「個學生」是「勸」的賓語，不是「讀讀吓博士」的主語。「讀讀吓博士」的主語是大代詞 PRO，被「個學生」控制。由於「勸」（以及「逼」）能賦賓格，因此「勸」是及物動詞，其動詞短語 v\*P 是語段，在其中的「吓」無法與處於更高語段的時間算子進行[Q]一致，句子不合法。

最後討論 vP 和 XP 都不是語段的情況，如（104）。

(104) [CP OP ... [vP [VP [XP ... 吓 ...] ]]]  
  
 ([Q]一致能進行)

vP 和 XP 都不是語段，意味著「吓」和時間算子處於同一語段（CP），時間算子仍能接觸到「吓」，因此能進行[Q]一致操作。這解釋了為什麼「吓」能嵌套在被動句中，如（105）。

(105) 佢 [俾 [老師鬧鬧吓] ] 忍唔住喊咗出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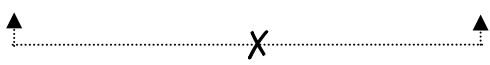
(106) [CP OP [TP 佢 [vP 俾 [VP [TP 老師 [AspP 鬧鬧吓 ...] ]]]]]  
  
 ([Q]一致能進行)

「俾」的 vP 不是語段，補足語 TP 也不是語段，在其中的「吓」能與處於更高語段的時間算子進行[Q]一致，句子合法。

Huang (2017) 所舉的「逼」類（第 III 類）動詞中，有些不是及物動詞，如義務情態詞和體貌動詞（aspectual verbs）。先討論義務情態詞如「可以」。「可以」不能賦賓格，如（107）不能帶 DP。「可以」應有類似（104）的結構，vP 和 XP 都不是語段。「吓」嵌套在「可以」下時，與時間算子的[Q]一致關係沒有違反 PIC，句子理應能說，但（108）不合法。

(107) \*我可以呢件事。（我可以這件事。）

(108) a. \*佢可以寫寫吓文，冇耐就瞓著。（我可以寫文章時，沒多久就睡著。）

b. \*[CP OP [TP 佢 [ModDeoP 可以 [AspP 寫寫吓文 ...] ]]]]  


這不是（104）的反例。句法的局部性大體而言有兩種：不透性、干涉（Rizzi 2011）。（108）中[Q]一致的關係雖然沒有違反第一種，即 PIC；但違反了第二種。

「可以」是情態詞，牽涉量化，帶有[Q]，引發干涉效應，使時間算子和「吓」無法進行[Q]一致，違反 RM，如（109）示。

(109) \*[CP OP [TP 佢 [ModDeoP 可以 [AspP 寫寫吓 文 ...] ]]]



體貌動詞 (aspectual verbs) 有提升結構 (raising) 的用法如 (112) (T. Lee 2019b),<sup>39</sup> 提升動詞「開始」不賦賓格如 (111), 應有類似於 (104) 的結構, vP 和 XP 都不是語段。「吓」嵌套在「開始」下時, 與時間算子的[Q]一致關係沒有違反 PIC, 句子理應能說, 但 (112) 不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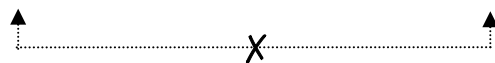
(110) 啲花開始變黃。(那些花開始變黃了。) (T. Lee 2019b, 例 7)

(111) \*啲花開始呢件事。(那些花開始這件事了。)

(112) a. \*佢開始寫寫吓文, 冇耐就瞓著。

(他開始寫著寫著文章, 沒多久就睡著了。)

b. \*[CP OP [TP 佢 [AspP2 開始 [AspP1 寫寫吓 文 ...] ]]]



這不是 (104) 的反例。「開始」是時間量化詞, 與其他量化詞有轄域的互動關係 (T. Lee 2019b), 「開始」進行顯性量化詞提升 (quantifier raising, QR), 改變了和「得阿明」的轄域關係, 如 (113)、(114)。((113) 至 (117) 引自 T. Lee 2019a。)

(113) 得阿明開始考到好成績。(只有小明的成績開始變好。)

(114) 開始得阿明考到好成績。(情況開始變成了這樣：只有小明得到好成績。)

<sup>39</sup> 「開始」也有控制 (control) 的用法, 如(i)。

(i) 我開始咗呢個 project。

QR 受制於「轄域經濟原則」(Scope Economy, Fox 2000), 必須改變真值條件, 如 (113) 的真值條件是除了「阿明」成績變好, 其他同學的成績都沒有變好 (有一些同學的成績可能由始到終都很好, 並沒有變化; 有一些同學的成績可能變差了); 而 (114) 的真值條件是除了「阿明」考到了好成績, 其他同學的成績都不好 (即不能出現「由始到終都很好」的成績)。「開始」提升到「得阿明」前, 能改變真值條件, 因此 QR 能夠進行。

如果提升後沒有真值條件的改變, QR 便不能進行。如有定的「阿明」不會跟其他量化詞有轄域的互動關係, 「開始」提升後不改變真值條件, QR 便不能進行, 如 (115) 至 (116)。

(115) 阿明開始考到好成績。(小明開始考到好成績了。)

(116) \*開始阿明考到好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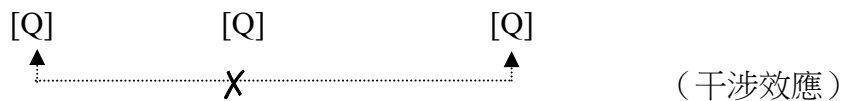
注意, (116) 不合法, 並不是因為「開始」沒有緊鄰謂詞性成分、後面是體詞性成分。(117) 中「開始」後的成分同樣是體詞性成分, 而句子能說, 代表這種用法的「開始」不用緊鄰謂詞性成分。

(117) 開始全部人都考到好成績。

(情況開始變成了這樣: 所有人都得到了好成績。)

既然「開始」是量化詞, 那麼就帶[Q], 阻擋時間算子和「吓」無法進行[Q]一致, RM 被違反, 引發了干涉效應, 如 (118) 示。

(118) \*[<sub>CP</sub> OP [<sub>TP</sub> 佢 [<sub>AspP2</sub> 開始 [<sub>AspP1</sub> 寫寫 吓 文 ...] ]]]



可見，在 (104) *vP* 不是語段的情況下（即沒有違反 PIC），如果沒有[Q]的成分引發干涉效應，時間算子和「吓」便能進行[Q]一致，如上述被動句的例子。

在一致分析下，「吓」的嵌套情況能被 PIC 及 RM 所解釋，總結如 (119)。

(119) 一致分析對「吓」嵌套情況的解釋

嵌套動詞	移位後的時間算子和「吓」		時間算子與「吓」[Q]一致		結果	例子
	同一小句？	同一語段？	符合 PIC？	符合 RM？		
講/估	X	X，CP 阻隔	X	✓	*	(101)
逼/勸	X	X， <i>v*P</i> 阻隔	X	✓	*	(103)
俾	X	✓	✓	✓	OK	(105)
開始/可以	X	✓	✓	X	*	(108)
						(112)

#### 5.4 一致分析對外部句法的解釋

本節討論一致分析如何解釋「吓」從句的外部句法（參第三章）。時間算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下首先討論時間算子如何導致「吓」的完句特點，然後解釋主句的體貌限制，最後推導主句的句法位置。

##### 5.4.1 完句特點

本小節運用一致分析解釋「吓」的兩種完句特點：一、「吓」出現的小句為何不能自足完句；二、「吓」出現的小句語義為何必定是時間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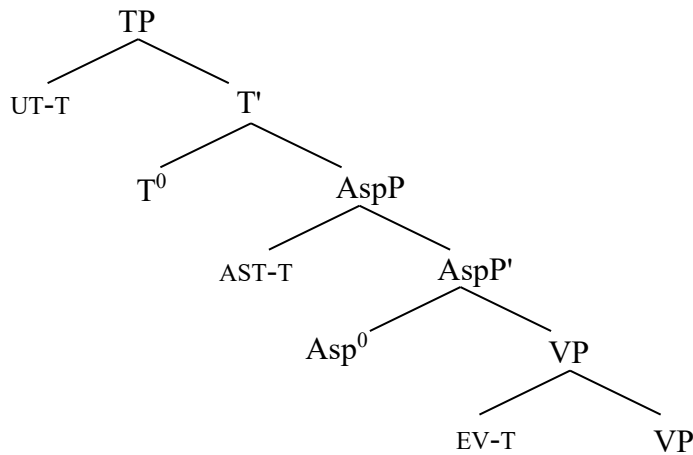
先討論第一點。解釋「吓」前，必須先介紹學者對時間從句的研究。Demirdache & Uribe-Etxebarria (2004)（以下簡稱 D&U）、Haegeman (2009) 認為時間從句是關係小句，牽涉時間算子 *when* 移位。D&U 假設句子的時間論元是 *ZeitP*，與 DP 相似，都能被修飾。時間狀語和時間從句是 *ZeitP* 語義上和句法上的修飾語。時間從句和 *ZeitP* 的關係，就像關係小句和 DP（或 NP）之間的關係，以傳統漢語

語法的術語來說，時間從句是定語，ZeitP 是中心語，組成定中關係。以 (120) 為例：

- (120) 我 [PP 喺 [ZeitP [CP 佢做做吓功課] 嗰陣] 就走咗。  
 (我在他正在寫作業時離開了。)

根句「我喺佢做做吓功課嗰陣走咗」的時間論元是 ZeitP「佢做做吓功課嗰陣」，由介詞「喺」引介。至於 ZeitP 的句法位置，D&U (2004) 認為可以在 TP、AspP 或 VP 的指定語 UT-T、AST-T 或 EV-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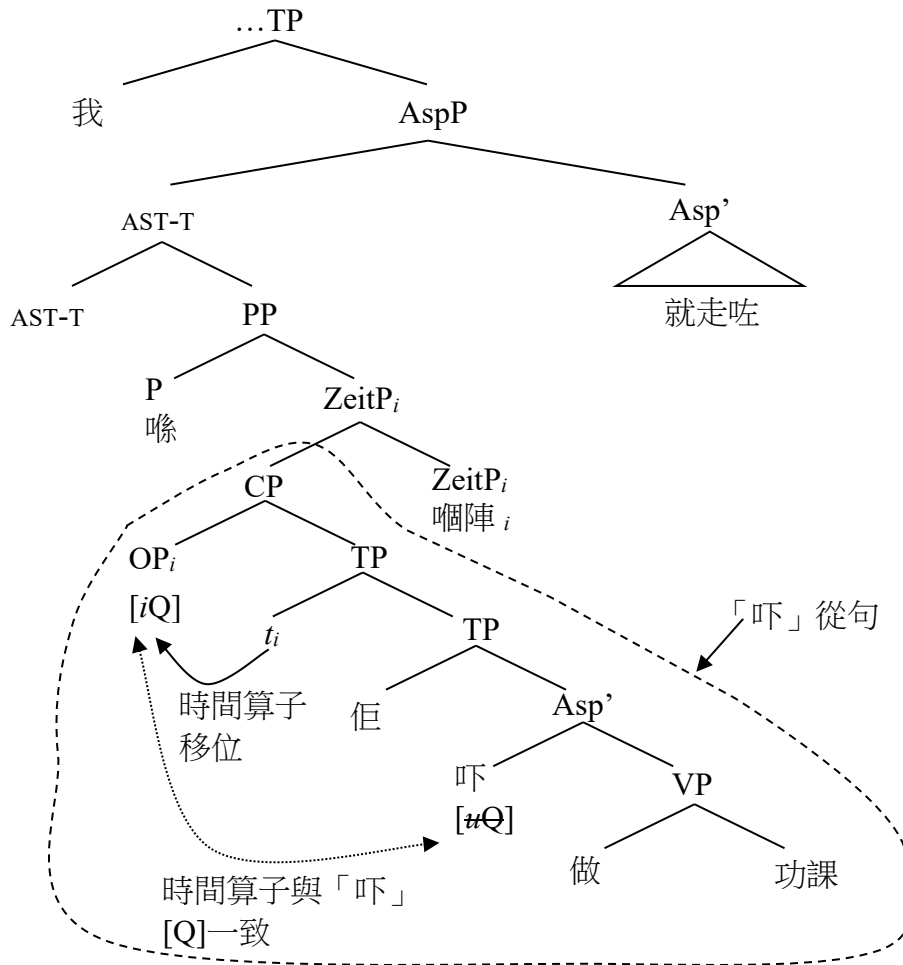
(121) 與時間有關的句法層級



TP 的指定語是 UT-T，通常表示說話時間 (utterance time)，大約等同 Reichenbach (1947) 的「speech time」；不過，UT-T 也可以表示說話時間以外的參照時間。AspP 的指定語是 AST-T，表示陳述時間 (assertion time)，大約等同 Reichenbach 的參照時間 (reference time)。VP 的指定語是 EV-T，表示事件時間 (event time)，與 Reichenbach 術語相同。而 T<sup>0</sup> 的作用在於為 UT-T 和 AST-T 排列次序，例如 AST-T 比 UT-T 前即為過去時；Asp<sup>0</sup> 的作用在於為 AST-T 和 EV-T 排列次序，AST-T 和 EV-T 相同即為進行體。

以下先假設 PP「喺佢做做吓功課嗰陣」的位置在 AspP 的指定語 AST-T，在第 5.4.3 節再詳細討論句法位置。嵌套的 CP「佢做做吓功課」是 ZeitP 的修飾語，修飾「嗰陣」：

(122) 「吓」從句附接在主句的時間論元上：



首先，「吓」時間從句與關係小句很相似。時間算子 OP 和「嗰陣」同指，這就像關係小句的算子和所修飾的名詞同指：

(123) 他老是愛吃 [[OP<sub>i</sub> 沒人受得了 *t<sub>i</sub>*] 的醋 *i*]。(Aoun & Li 2003 : 168)



ZeitP 的中心語「嗰陣」可以是無聲的，如 (124)。<sup>40</sup> 同樣，關係小句所修飾的名詞也可以是無聲的，如 (125) 的空語類  $e$ 。

(124) 阿明沖沖吓茶(嗰陣)，阿強去咗打機。  
(在小明正在泡茶時，小強去了打電動。)

(125) 這些就是 [[OP<sub>i</sub>他平常喜歡看  $t_i$ ] 的  $e_i$ ]。

其次，「吓」句所修飾的時間論元由介詞所引介，特性與漢語的介詞短語相似。

(124) 中阿強的線性次序 (linear order) 在 PP「喺阿明沖沖吓茶嗰陣」後，顯示 PP 可以移位到主語前，與漢語的介詞短語一樣 (Huang, Li & Li 2009: 26-27):

(126) a. 他從那裡帶回來許多紀念品。  
b. 從那裡，他帶回來許多紀念品。

本文對「吓」小句不能獨立成句的解釋分作兩步。一、「吓」要求時間算子出現 (即一致關係，參第 5.2 節); 二、時間算子把小句關係化，使小句變為時間論元的修飾語。修飾語必須修飾某個對象，就如 (127) 的副詞「正話」。因此，(128) 不合法的原因與 (127) 一樣，修飾語不能單獨出現。

(127) \*正話。(剛剛。)

(128) \*佢做做吓功課。(他寫著寫著作業。)

這種解釋有語義上的支持。Heim & Kratzer (1998) 把關係小句的關係代詞 (如 (129) 的 which) 處理為  $\lambda$ -算子的顯性對應，作用是進行謂詞抽象 (predicate abstraction)，把一個命題 (語義類型  $\langle t \rangle$ ) 轉換成一元謂詞的函數 (function) (語義類型  $\langle e, t \rangle$ )，相當於一個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

---

<sup>40</sup> 「嗰陣」並非所有情況下都可有可無。見第 5.4.2 節的討論。

(129) The house [**which** is empty] is available. (Heim & Kratzer 1998 : 87)

相應地，我們也可以說「吓」小句中的時間算子進行了謂詞抽象，使「佢做吓功課」由命題變為函數，必須帶（形式語義學上的）論元（argument）——具體而言，即主句的時間論元，因此不能獨用。<sup>41</sup>

時間關係小句只需要修飾時間論元，由此可推論，「吓」小句只要加上時間論元「嗰陣（的時候）」其實就足以完句；而如果沒有「嗰陣」，「吓」小句就必須附著在主句上，修飾主句無聲的時間論元。這個推論，正好用來解釋（130）的答句及（131）的易位句中，有「嗰陣」和沒有「嗰陣」的對立（參第三章第 3.1.1 節）：

(130) 問：阿媽乜嘢時候發嬲？（媽媽甚麼時候生氣？）

答：阿明打吓機\*（嗰陣）。（在小明正在打電玩的時候。）

(131) 阿媽發嬲喇，（喺）阿明打吓機\*（嗰陣）。

（媽媽生氣了，在小明正在打電玩的時候。）

沒有「嗰陣」時，「吓」小句不能用作答句，也不能出現在易位句中句末助詞後的部分，因為在「吓」小句後沒有時間論元可供修飾。而有「嗰陣」時，則可用作答句，也能出現在易位句中。這解答了第三章對「嗰陣」有助「吓」完句的觀察：「吓」小句的完句問題是需要修飾對象，而「嗰陣」正是其需要修飾的時間論元。

然後討論第二點。第三章第 3.1.2 節提到，「吓」小句只能用作時間從句，不能有條件、因果、讓步的解讀。直接的解釋是：條件、因果、讓步三類從句，沒有時間算子，「吓」未能與時間算子進行一致，因此不能在這三類從句出現。以條件句為例，怎樣知道條件句中沒有時間算子？

---

<sup>41</sup> 至於時間算子的語義類型及詳細定義，由於本文焦點在於「吓」和時間算子的句法關係，暫時不處理，留待日後研究。

第 5.1 節提到「當」從句既可有時間解讀，也可以有條件解讀，如 (126) 的「當」可替換為「如果」：

(132) 當佢哋瞓緊覺嘅時候，你就可以入去喇。

(當他們在睡覺時，你就可以進去了。)

(133) 如果佢哋瞓緊覺，……

關鍵的是，「吓」雖然可以出現在「當」時間從句中，卻不能出現在帶有條件解讀的「當」從句中：

(134) \*當佢哋瞓吓覺嘅時候，你就可以入去喇。

另一個條件句沒有時間算子的證據來自干涉效應的消失。第 5.3.1.3 節提到，TP 以上的成分（如焦點）出現在「(喺)……嗰陣」時間從句內，會引發干涉效應。然而，當「(喺)……嗰陣」理解為條件時，干涉效應會消失，如 (135) 中可出現「得」焦點（又見注 30 的討論），「喺……嗰陣」可替換為「如果」：

(135) 喺得(翻)一個機師喺駕駛室嗰陣時，嗰個機師就要請一個空姐入去駕駛室。

(在只有一個飛機師在駕駛室的時候，那個機師就要請一個空中服務員進去駕駛室。)<sup>42</sup>

(136) 如果得一個機師喺駕駛室，……

如果改變前後文語境，逼使 (135) 得出時間解讀，干涉效應又立即出現：

(137) ??尋日喺得一個機師喺駕駛室嗰陣時，空姐即刻走咗入嚟。

(昨天在只有一個機師在在駕駛室的時候，空中服務員立刻走了進來。)

---

<sup>42</sup> 感謝張欽良教授提供例句。

綜合以上兩點，條件句中沒有時間算子，因此「吓」無法出現其中。相同道理，適用於因果、讓步句。因為「吓」的出現同時要求時間算子出現，而時間算子貢獻時間解讀、把小句轉換為時間論元的修飾語（句法上，是關係化；語義上，是謂詞抽象）；故此，「吓」小句只能詮釋為時間從句，不帶有條件、因果、讓步解讀。

#### 5.4.2 主句的體貌限制

本小節解釋「吓」主句的體貌限制。首先，「吓」主句不能出現進行體「緊」。特別的是，當「啲陣」出現後，主句便能出現「緊」：

(138) (喺) 阿明沖沖吓涼\* (啲陣)，阿媽偷睇緊佢日記。

(在小明洗澡的時候，媽媽正在偷看他的日記。)

「緊」是進行體，如上文所述，要求 AST-T (陳述時間／參照時間) 和 EV-T (事件時間) 相同。但是，「吓」出現的時間從句，除了表示事件時間、參照時間相同的「(喺) ……啲陣」外，還能是表示事件時間在參照時間後的「……之後」時間從句 (參第二章第 2.1.1、2.3 節)：

(139)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之後又唔乖喇。

(你這小孩，乖了一段時間後又變得不乖了。)

這與「緊」對時間的排序衝突。即使把「……之後」中的「吓」去掉，「緊」同樣不能出現在其中：

(140) ??個細佬哥乖咗一排之後變緊曳。(這小孩乖了一段時間之後正在變壞。)

由於「吓」從句可以具有事件時間在參照時間之後的解讀，需要加上「啲陣」，才能把這個解讀排除。因此加上「啲陣」後，「吓」主句便可出現「緊」。

「吓」主句也不能出現經歷體「過」。「過」要求事件時間在參照時間之前，而「吓」卻不能出現在具相同要求的「……之前」時間從句（第二章第 2.3 節）：

(141) \*佢行行吓之前企咗喺呢度。（他在走著走著之前站在了這裡。）

而主句出現「過」時，時間從句可以是「……之前」：

(142) 佢行之前企過喺呢度。（他在走之前站過在這裡。）

以上可見，「吓」主句的體貌限制其實與「吓」從句的內部句法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被內部句法所解釋。<sup>43</sup>

#### 5.4.3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本小節首先以生成語法學的術語重新描述「吓」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然後以時間論元的位置解釋層級高低的限制。

首先，第三章第 3.3 節總結了不同的層級測試，以下按第四章第 4.2.5 節的粵語句法層級把測出的句法位置定位：

---

<sup>43</sup> 當然，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吓」能出現在「(喺)……嗰陣」和「……之後」時間從句中，而不能出現在「……之前」時間從句中。從句法上，本文初步推測這與「吓」攜帶的與時間有關的量化類特徵[uQ.temp]有關，有可能「……之前」中沒有時間算子，也有可能「……之前」中有時間算子，但特徵與「吓」的特徵並不吻合。從語義上，由於「吓」本身也帶有體貌意義，可能因此限制了它的分布。對於哪一種解釋較有可能，本文持開放態度，留待進一步研究。

(143) 「吓」主句的句法層級

表示複句裡的主句可否低於某成分的測試

↑ 較高 ↓	複句嵌套在「咪……囉」內	OK	≤FP
	複句嵌套在關係句內	OK	≤CP
	複句嵌套在名詞補足語句內	OK	≤CP
	複句嵌套在結果補語內	OK	≤TP
較低	複句嵌套在「點/噉……法」內	OK	≤vP

表示主句能否高於某成分的測試

↑ 較高 ↓ 較低	主句出現「咪……囉」	*	<FP
	主句出現「得」焦點	*	<CP
	主句出現「點/噉……法」	OK	>vP

第四章第 4.2.5 節沒有提及結果補語。按 Huang (1988)、鄧思穎 (2010/2019b) 的假設，結果補語是 TP 大小的小句，屬次謂語 (secondary predicate)，沒有自身的句類。簡單而言，(143) 表示「吓」主句不能高於 CP，可低於或等於 vP。換言之，「吓」主句介乎 vP 下至 TP 之間。

然後解釋「吓」主句的句法層級限制。據 D&U (2004)，時間論元可出現在 TP、AspP、VP 三個層級。這解釋了為什麼「吓」主句的句法層級有一定的自由度：「吓」從句必須修飾時間論元，而時間論元可出現在 TP、AspP、VP 三個層級，意味著「吓」從句（藉時間論元而）附著的位置可以是 TP、AspP、VP 這三個層級。這些位置便是主句。至於為什麼主句不能高於 CP，答案也呼之欲出：時間論元不能出現在 CP，因此當主句是 CP 時，沒有時間論元供「吓」從句修飾，因此「吓」從句（藉時間論元而）附著的位置必須在 CP 以下。

### 5.5 其他可能方案：移位分析

本節討論「吓」的另一個可能方案：「吓」是時間算子並進行移位。以下先介紹這個方案，然後嘗試以之解釋「吓」的內部句法，並指出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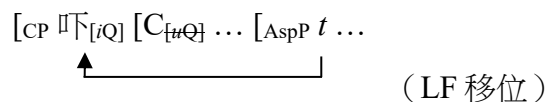
### 5.5.1 方案：「吓」是時間算子並進行移位

本節討論「吓」的移位分析。首先交代移位分析的緣起。「吓」出現的小句，必然是時間從句，「吓」好像有種相當於從屬連詞的功能，導致了表面上的「句外相連」現象。在時間從句中，時間算子實質上發揮了從屬連詞的功能，取消小句的獨立性，將之轉換為從屬小句。最直觀的分析，是把有聲的「吓」處理為時間算子，而非假設一個無聲的時間算子。

然後介紹移位分析的細節。假設「吓」是帶有[iQ]的時間算子（等同 *when*），會移位到 Spec,CP 形成時間關係小句：

(144) 「吓」是時間算子，帶有可詮釋的量化類特徵[iQ]。

(145) 「吓」的時間算子移位



因為「吓」的語序在主語後，這個移位顯然在 LF 發生，否則會推導出「吓」在主語前的語序。移位後，「吓」的[iQ]統領C的[uQ]，為之賦值並刪除，推導成功。以下將以移位分析嘗試解釋「吓」的内部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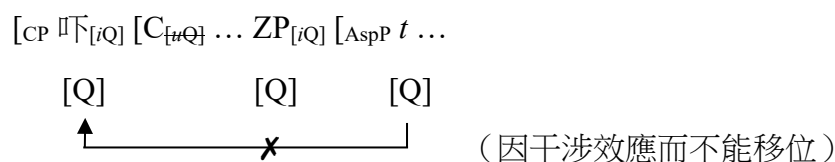
開展下文前，需要先交代有關外部句法的解釋。首先，時間算子決定了時間從句的外部句法。其次，移位分析與一致分析中，時間算子都具備相同的句法特徵[iQ]、(最終)句法位置 Spec,CP、語義特點；唯一的差異在於，時間算子是否「吓」本身。因此，移位分析與一致分析會推導出完全相同的外部句法。

### 5.5.2 概念性問題：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與干涉效應

本節指出移位分析能以干涉效應解釋「吓」從句內的共現限制，但無法圓滿解釋與「(喺)……嗰陣」時間從句的不同之處。這是一個概念性 (conceptual) 的問題；從實證 (empirical) 上，移位分析和一致分析在干涉效應方面等價。

「吓」的移位產生了一條由 AspP 到 Spec,CP 的[Q]語鏈，根據 RM，中間不能出現同類的量化類成分。因此，帶[Q]的成分不能出現在「吓」句中：

(146) 「吓」移位的干涉效應



此外，這也能夠解釋「吓」比「(喺)……嗰陣」多出的「額外」干涉效應。「(喺)……嗰陣」時間從句的時間算子基礎生成於 TP，句法位置較高，移位時，TP 下的成分不引發干涉效應；「吓」基礎生成於 AspP，句法位置較低，移位時，TP 下的成分引發干涉效應。

可見，移位分析跟一致分析一樣，都正確推導了「吓」和「(喺)……嗰陣」時間從句的干涉效應。從實證上，兩者是等價的，能解釋同一批語料。然而，從概念上考慮，移位分析有一個潛在的問題：強制規定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如果「吓」是時間算子，就代表時間算子可以出現在 AspP。那麼，為什麼「吓」沒有一個無聲的對應？為什麼在「(喺)……嗰陣」句中，無聲的時間算子必須生成在 TP，而不能是 AspP？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作出多一條假設，來杜絕無聲的時間算子生成在 AspP 的可能性：

(147) 有聲與無聲對句法位置有所影響。

也就是，一旦採用移位分析，就會被逼對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有所要求 (commitment)；而相比之下，一致分析對時間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沒有要求，只要時間算子最終的位置統領「吓」就能完成推導。可見，移位分析的理論負擔較重，需要更多假設，而一致分析的理論負擔較輕，假設較少，在概念上更可取。



### 5.5.3 實證問題：「吓」與兩種時間從句

本節指出移位分析不能解釋「吓」為何能在「當」時間從句中出現；即使改變理論前設以解釋「當」時間從句，也兼顧不了「(喺)……嗰陣」時間從句。這是一個實證問題。

首先，「當」時間從句的無聲時間算子基礎生成在 Spec,CP，沒有移位，理據有二：一、沒有低層解讀（第 5.1.2 節）；二、沒有干涉效應（第 5.3.2.1 節）。

其次，「吓」的基礎生成位置是 AspP，而由於它是時間算子，帶有[iQ]，因此必須移位到 Spec,CP 為 C 的[uQ]賦值並將之刪除，否則句子推導失敗。因此，有「吓」的句子，必然有時間算子移位。

綜合以上兩點，移位分析預測「吓」不能出現在「當」時間從句。然而，「吓」可以出現在「當」時間從句，移位分析作出了錯誤的預測。當然，當「吓」出現在「當」時間從句時，干涉效應就會出現。那麼，我們不妨提出（148）：

（148）粵語沒有無聲的時間算子，只有有聲的時間算子「吓」。

如此，可以解釋沒有「吓」的「當」時間從句：因為「當」句根本沒有時間算子，故此沒有算子移位，而導致沒有低層解讀；而且沒有時間算子也意味著沒有[Q]一致關係，而導致沒有干涉效應。至於有「吓」的「當」時間從句有時間算子（即「吓」），「吓」的移位導致了干涉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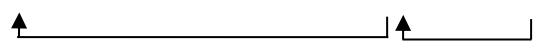
不過，（148）也逼使我們把沒有「吓」的「(喺)……嗰陣」時間從句分析為沒有時間算子，而錯誤地預測沒有低層解讀及沒有干涉效應。但事實正好相反，「(喺)……嗰陣」時間從句具有低層解讀及干涉效應（第 5.1.1 節、第 5.3.1.3 節）。可見，移位分析在實證上未能推導出「吓」和兩種時間從句的句法特點。

5.5.4 實證及概念性問題：與 A-not-A、「為什麼」的嵌套情況異同

本節指出移位分析不能解釋「吓」的嵌套情況。移位分析錯誤地預測了「吓」的嵌套情況，而且不能解釋與 A-not-A、「為什麼」的嵌套情況異同。這不但是一個實證問題，而且也是個概念性的問題。


作為實證問題，移位分析不能解釋為什麼「吓」只能被蒙受義動詞「俾」嵌套，不能被「講/估」、「勸」、「逼」類動詞嵌套。先討論「講/估」類動詞：

(149) a. \*阿強估[啱啱落落吓雨]，我就走咗。

b. [CP<sub>2</sub> 落落吓 [TP 阿強 [vP [VP 估 [CP<sub>1</sub> \_\_ ... 啱啱 \_\_ 雨 ...] ]]]  
 (遵守 PIC)


移位是連續 (successive-cyclic) 的。雖然 CP<sub>1</sub> 是語段，但由於「吓」是時間算子，可以借用語段的邊緣 (phasal edge) 作為「逃生艙」(escape hatch)，先移到 Spec,CP<sub>1</sub>，然後再移到 Spec,CP<sub>2</sub> («估» 不能賦賓格，投射的 vP 不是語段)。移位分析錯誤地預測 (149) 合法。然後討論「勸」、「逼」類動詞：

(150) a. \*老師勸個學生[讀讀吓博士]，佢就開始黐。

b. [CP 讀讀吓 [TP 老師 [v\*P \_\_ 勸 [VP 個學生<sub>j</sub> [AspP PRO<sub>j</sub> \_\_ 博士 ...] ]]]  
 (遵守 PIC)

雖然 v\*P 是語段，但「吓」可以先移到 Spec,v\*P，再移到 Spec,CP。移位分析錯誤地預測 (150) 合法。然後討論「俾」：

(151) a. 佢 [俾 [老師鬧鬧吓]] 忍唔住喊咗出嚟。

b. [CP 鬧鬧吓 [TP 佢 [vP 俾 [VP [TP 老師 [AspP \_\_ ...] ]]]]  
 (遵守 PIC)

由於 Spec,CP 和 AspP 之間沒有語段相隔，「吓」可以一步到位地移到 Spec,CP。移位分析正確地預測 (151) 合法。

綜合以上，移位分析預測「吓」可被「講/估」、「勸」、「逼」三類動詞及「俾」嵌套，但這與語料不符，「吓」只能被「俾」嵌套。移位分析預測只有孤島才會阻擋「吓」移位，語段不會阻擋「吓」移位。當然，為了解決 (149) 至 (151) 的實證問題，我們可以強制規定算子移位的局部性條件如 (152)：

(152) 算子移位不能跨越語段。

量化詞提升 (QR) 不能跨越限定小句 (finite clause)，而限定小句便是語段，<sup>44</sup> (152) 好像理論上可行。但是，如果與 A-not-A 和「為什麼」比較，便會發現並不可行，見下文討論。

作為概念性的問題，「吓」時間算子與 A-not-A 和「為什麼」算子的局部性條件不同。典型的算子 A-not-A 和「為什麼」都可以進一步嵌套，如 (153)、(154)：

(153) 你猜 [他來不來]？

(154) 你猜 [他為什麼來]？

如果要強制規定算子移位不能跨越語段，便不能解釋為什麼 A-not-A 和「為什麼」算子移位能跨越語段。因此，我們必須把 (152) 的規定收窄到「吓」：

(155) 「吓」算子移位不能跨越語段。

---

<sup>44</sup> 普遍的看法是限定小句有 CP，而非限定小句沒有 CP。

不過，(155) 是臨時 (ad hoc) 的規則，違反最簡方案的精神：盡量把句法規則簡化、抽象、歸因於接口要求，並顧及語言能否習得 (learnability) 的問題。(155) 在理論精神上並不可取。

## 5.6 與普通話「V 著 V 著」的初步比較

本節簡單比較粵語「吓」和普通話「V 著 V 著」的內部和外部句法，並提出「吓」的分析可延伸到「V 著 V 著」。

普通話的動詞重疊式「V 著 V 著」，跟粵語「吓」(VV 吓) 一樣，都不能自足成句，如 (156)，並表示「動作正在短時持續進行的時候」(王繼同 1990: 13)，組成時間從句，如 (157)，而且不能以狀語和助詞完句，如 (158)。

(156) \*他看著看著。 (曾煒 2010: 62)

(157) 看著看著，熱淚一串串地落下來。 (曾煒 2010: 62)

(158) \*他正看著看著呢。

「V 著 V 著」符合從句詞綴的定義。既然「V 著 V 著」和「吓」都出現在時間從句，那麼，是不是可以套用「吓」的一致分析到「V 著 V 著」呢？以下簡單地測試「V 著 V 著」從句的內部、外部句法，嘗試把一致分析延伸到「V 著 V 著」。<sup>45</sup>

首先測試「V 著 V 著」從句內的成分共現限制：<sup>46</sup>

(159) \*他可能睡著睡著，我就按了他家的門鈴。 (情態)

(原意：當他可能正在睡覺時，我按了他家的門鈴。)

(160) \*/?他只聽著聽著，眼裡就盛滿了淚水。 (焦點)<sup>47</sup>

(原意：他只聽、沒有看，眼裡就盛滿了淚水。)

<sup>45</sup> 以下「V 著 V 著」例句的語感，得到四位普通話母語者核實。

<sup>46</sup> 部分例子改寫自王繼同 (1990) 和曾常年 (1998)。

<sup>47</sup> 有兩位母語者認為這句雖然不自然，但還算能說。其他兩位認為不能接受。

- (161) \*沒有人說著說著，門鈴響了。 (存在量化主語)  
 (原意：沒有人說話，在這個安靜的時候，門鈴響了。)
- (162) \*他們沒有學著學著，自己又研究起來了。 (否定)<sup>48</sup>  
 (原意：他們沒學，直接就自己又研究起來了。)
- (163) \*他一直聽著聽著，就笑了起來。(曾常年 1998：82) (頻率)  
 (原意：他一直在聽，到一半就笑了起來。)
- (164) 他在街上走著走著，突然停下。 (處所)
- (165) 他剛剛聽著聽著，就笑了起來。 (時間)
- (166) 誰說著說著，門鈴就響了？ (特指疑問詞)

(159) 至 (163) 顯示帶有[Q]的成分不能出現在「V 著 V 著」從句內，(164) 至 (166) 顯示不帶有[Q]的成分能出現在「V 著 V 著」從句內。這正與「吓」的共現限制一致，可由干涉效應解釋。

以下簡單討論「V 著 V 著」的外部句法。先測試「V 著 V 著」出現從句的複句語義：

- (167) 他們等著等著都困了。(王繼同 1990：13) (時間)
- (168) \*只要他們等著等著，就會犯困。 (條件)
- (169) \*因為他們等著等著，所以就會犯困。 (因果)
- (170) \*雖然他們等著等著，但是沒有犯困。 (讓步)

「V 著 V 著」和「吓」一樣，都只能出現在時間從句，不能出現在條件、因果、讓步的從句中。再初步測試「V 著 V 著」主句的句法層級：

<sup>48</sup> 又參王繼同 (1990：13)：「V 著 V 著本身不出現在否定形式中」。

(171) 我認識一個 [經常 [哭著哭著] 就會笑起來] 的人。 (關係小句)

(172) a. \*他走著走著，不就是突然停下嘛！ (「嘛」)

b. 不就是他走著走著突然停下嘛！ (「嘛」)

(171) 顯示「V 著 V 著」所在的複句能嵌套，顯示「V 著 V 著」的主句層級比 CP 低。而 (172) 也有相似結論，「嘛」是外助詞 (鄧思穎 2010/2019b)，位置比 CP 高；a 句不好，代表「V 著 V 著」主句不能高於 CP，只能是 TP 或以下，因此 b 句可以接受。可見，「V 著 V 著」的主句層級比 CP 低，與「吓」相似。

結合[Q]成分限制、所組成從句只有時間解讀及較低的附著位置，本文初步提出「V 著 V 著」和「吓」一樣，帶有不可詮釋的量化類特徵[uQ]，會與帶[iQ]的時間算子進行一致，因而導致干涉效應、時間解讀、較低的附著位置。

當然，「V 著 V 著」有不少語法特點與「吓」不同，例如謂詞搭配上，「乖」能與「吓」搭配，卻不能和「V 著 V 著」搭配：

(173) 你個細佬哥，乖乖吓又唔乖喇。 (張洪年 2007 : 173)

(174) \*你這小孩，乖著乖著又不乖了。

而且，(175)、(176) 顯示，雖然「V 著 V 著」能有「……的時候」和「……之後」的解讀 (a 句)，卻不能出現在這些時間從句中 (b、c 句)，與「吓」明顯不同。如何解釋這些不同之處，留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175) a. 他聽著聽著，眼裡就盛滿了淚水。 (曾常年 1998 : 84)

b. \*他聽著聽著的時候，眼裡就盛滿了淚水。

c. \*當他聽著聽著的時候，他眼裡就盛滿了淚水。

(176) a. 嘴唇兒顫著顫著，忽然不顫了。 (王繼同 1990 : 15)

b. \*嘴唇兒顫著顫著之後，忽然不顫了。

## 5.7 小結

本章運用生成語法學的理論，分析「吓」的完句問題是由時間算子引發，並造成「句外相連」現象；因此「吓」的句法—功能錯配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時間從句可分為兩種，「(喺)……嗰陣」時間從句具有時間算子移位，「當」時間從句沒有。時間算子與「吓」進行一致操作，並決定了「吓」從句的內部和外部句法。內部句法方面，一致關係的存在結合相對性近距原則，可把量化類成分限制解釋為干涉效應，而且能預測「當」時間從句干涉效應的有無；結合語段不透性條件，則可推導出「吓」的嵌套情況。外部句法方面，時間算子把從句變為時間關係小句，取消了小句獨立性，使從句必須修飾主句的時間論元；而「吓」的內部句法能用以解釋「吓」主句的進行體和經歷體限制；至於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則由「吓」從句所修飾的時間論元的句法位置決定。如果假設「吓」是時間算子並進行移位，雖然同樣能解釋「吓」從句內部的干涉效應和外部句法，但未能推導出「吓」在「當」時間從句的分布與「吓」的嵌套情況，在概念上和實證上都不可取。最後，普通話的「V著V著」的內部和外部句法與粵語「吓」有一定的共通點，初步看來，可以把「V著V著」也分析為與時間算子具一致關係。

## 第六章 對其他從句詞綴的理論分析

本章把「吓」的句法方案延伸到粵語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討論從句詞綴的理論分析。以下先測試它們的內部句法和外部句法，據此提出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以解釋「句外相連」現象（第 6.1 節）。然後把這個方案應用到「親」，解釋「親」從句的內部句法和外部句法（第 6.2 節）。最後把視野拉闊到世界語言，從類型學的角度和生成語法學的角度討論粵語從句詞綴與動副詞（第 6.3 節）。

### 6.1 從句詞綴的語法特點

本節把用於考察「吓」內部、外部句法的測試延伸到粵語的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上，包括：「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得、開、極（程度）、得……嚟」。然後基於它們的共同點，提出從句詞綴的概化（generalized）方案，把從句詞綴的「句外相連」現象歸因於與算子的關係上。

#### 6.1.1 內部句法

本小節把「吓」的成分共現測試套用到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上，初步考察從句詞綴所在從句的內部句法。由於詞綴數量眾多，以下挑選[Q]成分中句法位置較高的「得（只有）」焦點（TP 上）和句法位置較低的義務情態（TP 下）測試；至於不帶[Q]的成分，則挑選與時間無關的處所狀語測試，以免受到從句和主句的時間關係影響。為了確保測試成分位於從句內，以下例句盡量保持從句和主句的主語不同、及加上對應的前置從屬連詞；在必要時，會提供適當語境。

(25) a. [語境：大家都很給面子吃了很多，但只有他吃了很少]

\* [得佢食兩食]，就有人鬧佢。 (「得」焦點)

b. [語境：他今天肚子不舒服，不應該吃太多]

\* [佢應該<sup>Deo</sup>食兩食]，就有人鬧佢。 (義務情態)

c. [佢喺 office 度食兩食]，就有人鬧佢。 (處所)

(他在辦公室把飯吃了一吃，就有人罵他。)



- (26) a. \* [只要得佢唱起歌上嚟]，大家就即刻走人。 (「得」焦點)  
 b. \* [只要佢可以唱起歌上嚟]，大家就即刻走人。 (義務情態)  
 c. [只要佢嚟 office 度唱起歌上嚟]，大家就即刻走人。 (處所)  
 (只要他在辦公室一唱起歌來，大家就馬上跑掉。)
- (27) a. \* [只要得佢講起語言學]，大家就即刻走人。 (「得」焦點)  
 b. \* [只要佢可以講起語言學]，大家就即刻走人。 (義務情態)  
 c. [只要佢嚟 office 度講起語言學]，大家就即刻走人。 (處所)  
 (只要他在辦公室一講起語言學，大家就馬上跑掉。)
- (28) a. \* [次次得呢個老師鬧親學生]，校長都敲門。 (「得」焦點)  
 b. \* [次次呢個老師應該<sup>Deo</sup>鬧親學生]，校長都敲門。 (義務情態)  
 c. [次次呢個老師嚟 office 度鬧親學生]，校長都敲門。 (處所)  
 (每次這個老師在辦公室罵學生，校長都敲門。)
- (29) a. \* [得阿明講極]，阿強都唔聽。 (「得」焦點)  
 b. \* [阿明可以講極]，阿強都唔聽。 (義務情態)  
 c. [阿明嚟電話度講極]，阿強都唔聽。 (處所)  
 (無論小明怎麼在電話中講，小強都不理他。)
- (30) a. [語境：沒人幫忙，只有他在找書，一人之力很難找到]  
 \* [得佢搵嚟搵去]，本書都搵唔到。 (「得」焦點)  
 b. [語境：大家都很忙，只有他有時間，可以不斷地找書]  
 \* [佢可以搵嚟搵去]，本書都搵唔到。 (義務情態)  
 c. [佢嚟班房度搵嚟搵去]，本書都搵唔到。 (處所)  
 (他在教室裡找來找去，那本書也找不到。)
- (31) a. \* [既然得你發得老師脾氣]，老師就梗係鬧你啦。 (「得」焦點)  
 b. ?? [既然佢可以發得老師脾氣]，老師就梗係鬧你啦。 (義務情態)  
 c. [既然佢嚟班房度發得老師脾氣]，老師就梗係鬧你啦。 (處所)  
 (既然你在教室裡發了老師脾氣，老師就當然罵你了。)
- (32) a. \* [如果得你食開麵]，就煮埋我嗰份。 (「得」焦點)  
 b. \* [如果你可以食開麵]，就煮埋我嗰份。 (義務情態)

- c. [如果你喺屋企度食開麵]，就煮埋我嗰份。 (處所)  
 (如果你在家裡吃麵，那就幫我也煮一份吧。)
- (33) a. \* [得阿明叻極]，阿媽都唔會讚佢。 (「得」焦點)  
 b. \* [阿明應該叻極]，阿媽都唔會讚佢。 (義務情態)  
 c. [阿明喺呢間學校度叻極]，阿媽都唔會讚佢。 (處所)  
 (無論小明在這間學校多麼厲害，媽媽都不會誇他。)
- (34) a. \* [得你去得嚟]，套戲都完咗。 (「得」焦點)  
 b. \* [你可以去得嚟]，套戲都完咗。 (義務情態)  
 c. [你從屋企度去得嚟]，套戲都完咗。 (處所)  
 (如果等到你從家裡出發，電影都播完了。)

(25) 至 (34) 顯示，粵語從句詞綴的從句內不能出現「得」焦點和義務情態，但能出現處所狀語。連同第二章「吓」的測試結果，11 個從句詞綴的表現非常一致。顯然，這不能是偶然的，尤其是在大部分情況下，把從句詞綴換成相應的從屬連詞 (相應從屬連詞見以下第 6.1.2.1 節)，從句便能容納「得」焦點和義務情態，排除了語義衝突的可能性。以下總結 11 個從句詞綴的內部句法：

- (35) 粵語從句詞綴的內部句法
- a. 不能與帶[Q]的成分共現。
  - b. 能與不帶[Q]的成分共現。

(35) a 的共現限制可以分析為干涉效應。也就是，粵語 11 個從句詞綴的內部句法都呈現干涉效應。

### 6.1.2 外部句法

本小節討論粵語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所在從句的外部句法，先討論複句語義關係，再討論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最後把複句語義和主句層級對應起來。

### 6.1.2.1 複句語義

以下窮盡式地考察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它們出現的從句和主句之間都具特定的複句語義關係，而且大部分都能在從句裡補出相應的從屬連詞；即使不能補出，語義也大致等同於具有從屬連詞的複句。

「兩」只能表達時間關係，對應「之後」：

- (36) a. 睇兩睇就撕咗封信。(才看了幾眼就把信撕了。) (鄭定歐 1996: 18)  
b. 佢睇兩睇之後就撕咗封信。(他看了幾眼之後就把信撕了。)

「起……上嚟」和「起」只能表達時間和條件關係，(37)、(38)的時間關係對應「(喺)……嗰陣」，(39)、(40)的條件關係對應「如果」或「只要」：

- (37) a. 餓起上嚟，阿鼎都忍唔住要喺立法會會議室開餐。(蘋果日報，2016/10/04)  
(餓起來的時候，阿鼎都忍不住要在立法會會議室吃東西。)  
b. 點知原來寂寞起上嚟嗰陣，個個都係一樣。(《春光乍洩》，1997)  
(誰知寂寞起來的時候，誰都是一樣的。)
- (38) a. 佢開起工就龍精虎猛嘞。(高華年 1980: 45)  
(他一開工就像生龍活虎似的。)  
b. 佢尋日開起工嗰陣就龍精虎猛嘞。(他昨天一開工時就像生龍活虎似的。)
- (39) a. 有起事上嚟點算好呢？(一旦有事的話怎麼辦呢？) (日常對話)  
b. 個問題如果徹底討論起上嚟……(姚玉敏 2008: 140)  
(這個問題如果徹底討論起來……)
- (40) a. 佢講起語言學就唔停得。(鄧思穎 2015: 84)  
(他一講起語言學就停不下來。)  
b. 佢只要一講起語言學就唔停得。(他只要一講起語言學就停不下來。)

「親」只能表示條件關係，對應「只要」、「凡係」，如(42)。雖然能與「嗰陣」共現，如(41)，但只能表達「每當」、「whenever」的意思，是條件自由關係小句(conditional free relatives)(P. Lee 2017)。

(41) a. 嗰個銀碼講親就嚇死你 ga33 (MyRadio：毓民踩場，2017-06-01)

(那個價錢，一講就嚇死你的啊)

b. 只要你郁親佢咁「認可」嘅動物，佢咁係會喺網上鬧你

(只要你動了他們所認可的動物，他們就會在網上罵你)<sup>49</sup>

(LIHKG 討論區，2018/11/18)

c. 你凡係郁親佢咁「認可」嘅動物，佢咁就會鬧你。

(42) a. 每次見親佢都係同一堆女仔一齊 (Facebook，2016/1/30)

(每次看見他都是跟一群女孩子在一起)

b. 見親佢嗰陣佢都係同一堆女仔一齊

(每次看見他的時候他都是跟一群女孩子在一起)

「極(量化)」、「嚟……去」只能表示條件關係，對應「無論」，複句語義關係可稱為「無條件」關係(unconditional)(又見李素欣(2016)對「極」的討論)。雖然它們不能和「無論」共現，但所表達的複句語義關係與「無論」相似：

(43) a. 琴日我幾肚餓，食極都唔飽。 (高華年 1980：145)

(昨天我的肚子多餓，吃很多也不飽。)

b. \*無論我(點)食極都唔飽。<sup>50</sup>

c. 無論我點食都唔飽。(無論我怎麼吃都不飽。)

<sup>49</sup> 原文後句帶粗口字眼，這裡略加改動。

<sup>50</sup> 「極」也不能和「點」共現(鄧思穎 2015)，如(i)。

(i) \*佢點教極都唔識。(怎麼教他也不明白。)(鄧思穎 2015：305)

- (44) a. 佢食嚟食去都係麵包。(他吃來吃去都是麵包。)(鄧思穎 2015: 93)  
 b. \*無論佢食嚟食去(幾多餐)都係麵包。  
 c. 無論佢食幾多餐都係麵包。(無論他吃多少餐都是麵包。)

「得、開」表示因果關係，對應「既然」：

- (45) a. 我娶得你做老婆，就會照顧你一世。(單韻鳴 2012: 261)  
 (我既然娶了你當老婆，就會照顧你一生一世！)  
 b. 佢既然買得九個，即係佢想請大家食(日常對話)  
 (他既然買了九個，就是他想請大家吃嘛)
- (46) a. 你睇開份明報就睇埋語文版。(歐陽偉豪 2012: 102)  
 (你既然都看明報了，那麼就連語文版都看了吧。)  
 b. 你既然睇開份明報，就睇埋語文版啦。

「得、開」也可表示條件斷言，對應「如果」或「嘅話」，主句是一種說話者的推斷：<sup>51</sup>

- (47) a. 用得呢個調，都唔係好野嚟嘅(日常對話)  
 (如果用了這個語調，都不是好事)  
 b. 不過如果出得 time travel，即係所有人都有機會復活。(Yahoo 電影留言區)  
 (不過，如果出了時光旅行，那麼就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復活。)
- (48) a. 你翻開嚟校園就順便搵我。(鄧思穎 2015: 89)  
 (你回來校園的話就順便來找我。)  
 b. 如果你翻開嚟校園嘅話就順便搵我。

<sup>51</sup> 這跟「如果」的知域用法很相似，從句是推斷的條件(沈家煊 2003: 200)：

- (i) a. 如果明天下雨，比賽就取消了。(行域)  
 ...比賽[就[vp 取消了]  
 b. 如果比賽取消了，昨天就下雨來著了。(知域)  
 ...就[(推斷)[s 昨天下雨來著]了

「極（程度）」只能表示讓步關係，對應「就算」、「即使」，如（49），屬假設讓步關係，不能與「雖然」共現，如（50）。

（49） a. 海南島凍極都有呢度咁凍。 （李新魁等 1995：562）

（海南島再怎麼冷也沒這兒冷。）

b. 其實曾蔭權**就算**衰極佢係貪曾任內都算有派過錢與民同樂

（其實曾蔭權即便再壞——他是「貪曾」——任內也算是派過錢與民同樂）

（LIHKG 討論區，2017/12/25）

（50）\*雖然海南島凍極都有呢度咁凍。

不過，邢福義（2001：440）指出「即使」後的命題可以是事實，稱作「即使」實言句，如（51）；「即使」後的命題是假設，則稱作「即使」假言句。

（51）那時，他們很少交談。即使交談，也只是工作上的聯繫。

「極（程度）」也能出現在「即使/就算」實言句（52）：

（52）佢係已經全校最叻嘅學生。但**即使/就算**佢叻極，老師都唔會讚佢。

（他已經是全校最棒的學生，但即便他再棒，老師都不會稱讚他。）

「得……嚟」表示條件斷言，從句命題一定是個假設的情況，不能是已發生的事情；後句通常是與時間有關的判斷。因此「得……嚟」可對應為「如果等到……」：<sup>52</sup>

（53） a. 做得嚟就遲喇！（等把事情做完，就已經遲了！）（張洪年 2007：129）

b. **如果等到**你做得嚟嗰陣，噉就太遲喇！

<sup>52</sup> 單韻鳴（2012：260）提出「得嚟」還有一種「表示能（或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情」：

(i) 上得班嚟又讀到書，佢真係叻仔啊！（既能工作，又能讀書，他真厲害！）

(ii) 讀得博士嚟就唔得閑生仔。（讀得了博士就沒空生小孩。）

這種用法中的「得」，類似表示能力的情態詞「得」；而（53）「得……嚟」表示開始的體貌意義（鄧思穎 2015），兩者有明顯差別。本文不把能力用法當作從句詞綴「得……嚟」。

### 6.1.2.2 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本小節測試粵語從句詞綴所在的 [從句，主句] 中，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並以之為從句詞綴分類。因為從句附著於主句，因此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等同從句的附著位置（attachment site）高低。因為從句是附接語，可能有多個附著位置，本文為粵語從句詞綴分類的標準是，一概採用最低的可能附著位置（lowest possible attachment site）。由於詞綴數量眾多，以下只採用關係小句、結果補語兩類測試，初步檢測主句的句法層級高低。

首先以關係小句測試主句層級：

(54) 佢想掉咗呢個 [用兩用就壞] 嘅電腦。

（他想扔了這個[用了幾次就壞了]的電腦。）

(55) 阿明好驚嗰個 [一撈起上嚟就掙嘢] 嘅老師。

（小明很害怕那個[一生起氣來就丟東西]的老師。）

(56) 觀眾唔鍾意啲 [講起語言學就唔停口] 嘅講者。

（觀眾不喜歡那些[一講起語言學就停不了]的講者。）

(57) 我唔識嗰個 [考親試都出貓] 嘅學生。

（我不認識那個[每次考試都作弊]的學生。）

(58) 我唔識嗰個 [做極都錯] 嘅死蠢。

（我不認識那個[怎麼做都錯]的笨蛋。）

(59) 阿明唔會揀啲 [講嚟講去都講唔清楚] 嘅老師。

（小明不會選那些[講來講去都講不清楚]的老師。）

(60) \*我識得嗰個 [打得機就會畀老師鬧] 嘅同學。

（我認識那個[既然打電玩了就會被老師罵]的學生。）

(61) \*佢識得嗰個 [用開 iPhone 就用埋 MacBook] 嘅人。

（他認識那個[用了 iPhone 就會連同 MacBook 也用]的人。）

(62) \*我想學啲 [難極都有限] 嘅語言。<sup>53</sup>

(我想學那些[再難也有限]的語言。)

(63) \*阿明冇睇到啲齣 [去得嚟都播完] 嘅戲。<sup>54</sup>

(小明沒看那套[等去到了都完結了]的電影。)

關係小句是 CP，嵌套在限定詞短語 DP 中。如短語比 CP 大，便不能充當或出現在關係小句，不能嵌套，呈現根句現象。(54) 至 (59) 顯示「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都能嵌套在關係小句中，代表它們的主句層級低於或等於 CP。(60) 至 (63) 顯示「得」、「開」、「極（程度）」、「得……嚟」不能嵌套在關係小句中，它們的主句層級應大於 CP。

其次，以結果補語測試主句層級。粵語動詞後綴「到」黏附的動詞帶結果補語：

(64) 老師嬲到 [睇兩睇就撕爛咗篇文章]。(老師氣得[看了幾眼就撕了那篇文章]。)

(65) 個病搞到佢 [嬲起上嚟就掙嘢]。(那個病令他[一生氣就扔東西]。)

(66) 佢鍾意語言學鍾意到 [講起就唔停口]。

(他喜歡語言學喜歡得[一講起就停不了]。)

(67) 佢教到個學生 [考親試都出貓]。(他把那個學生教得[每次考試都作弊]。)

(68) 我蠢到 [做極都錯]。(我笨得[怎麼做都錯]。)

<sup>53</sup> 張欽良教授（私人通訊）指出，以關係小句嵌套「極（程度）」的(i)能夠接受：

(i) 佢竟然唔識答 [ 啲幾條 [難極都有限] 嘅題目 ]。

(他居然不會 [ 那幾道 [再難極也有限] 的題目 ]。)

筆者的語感是(i)不太自然，勉強能說。「竟然」對改善語感似乎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去掉「竟然」，在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的語境都不能接受：

(i) \*佢唔識答 [ 啲幾條 [難極都有限] 嘅題目 ] 囉！ (陳述句)

(ii) \*佢唔識答 [ 啲幾條 [難極都有限] 嘅題目 ] 咩？ (疑問句)

(iii) \*你同我做咗 [ 啲幾條 [難極都有限] 嘅題目 ] 啦！ (祈使句)

(你給我 [ 那幾道 [再難極也有限] 的題目 ] 都做了！)

「竟然」為什麼能改善語感，有待進一步研究。

<sup>54</sup> 注 52 引用單韻鳴 (2012) 提到，「得嚟」還有一種「表示能（或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情」的用法，這種用法能嵌套在關係小句內，如(i)。感謝張欽良教授提供例句。

(i) [ 啲個 [聽得電話嚟就唔記得睇火] 嘅師奶 ] 差啲燒咗個廚房。

([那個 [能聽電話就忘了看火候] 的主婦] 差點燒了整個廚房。)



(69) 佢搞到我 [搵嚟搵去都搵唔到本書]。(他令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那本書]。)

(70) \*我叻到 [沖得涼就會瞓著]。(我累得[既然洗澡就會睡著]。)

(71) \*個病搞到你 [食開呢款藥就食埋啲款藥]。

(那個病令你[吃了這款藥就要連同那款藥也吃]。)

(72) \*佢教到個學生 [叻極都有限]。(他教得那個學生[再棒也有限]。)

(73) \*佢拖到 [搵得本書嚟都蚊瞓]。(他拖得[等到找到那本書時就太遲了]。)<sup>5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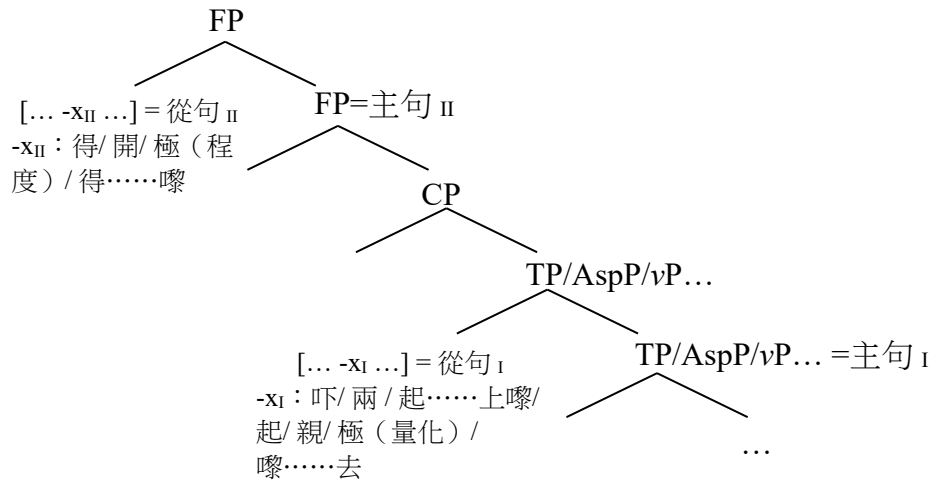
結果補語是 TP 大小的小句，屬次謂語 (Huang 1988, 鄧思穎 2010/2019b)。(64) 至 (69) 顯示，「兩」、「起……上嚟」、「起」、「親」、「極 (量化)」、「嚟……去」都能嵌套在「V 到」的補足語中，因此主句層級低於或等於 TP。(70) 至 (73) 顯示「得」、「開」、「極 (程度)」、「得……嚟」不能嵌套在「V 到」的補足語中，主句層級應大於 TP。

第三章第 3.3 節、第五章第 5.4.3 節對「吓」主句層級的測試結果是 *vP* 下至 TP。連同「吓」及以上測試，粵語從句詞綴按主句層級可分為兩大類：第 I 類是「吓」、「兩」、「起……上嚟」、「起」、「親」、「極 (量化)」、「嚟……去」，它們的主句層級低於或等於 TP；第 II 類是「得」、「開」、「極 (程度)」、「得……嚟」，它們的主句層級高於 CP。粵語高於 CP 的層級例子有句末助詞中的外助詞，包括焦點、疑問、感情類等等 (參第四章第 4.2.5 節)，按鄧思穎 (2010/2019b) 的術語，統一稱作語氣詞短語 F(orce)P。以上分類，總結在 (121)：

<sup>55</sup> 注 52 引用單韻鳴 (2012) 提到，「得嚟」還有一種「表示能 (或不能) 同時做兩件事情」的用法，這種用法能嵌套在結果補語內，如(i)。謝謝張欽良教授提供例句。

(ii) 我今朝忙到 [聽得電話嚟就覆唔到電郵]，所以我而家至可以搵翻你。  
(我今早忙得 [能聽電話就回覆不了電郵]，所以我現在才可以找你。)

(74) 粵語從句詞綴的主句層級



按照詞綴的不同，主句的大小就會不同，好像暗示詞綴會選擇主句的大小，與「句外相連」現象吻合：一些詞綴影響好像超越了身處的小句。

6.1.2.3 核心從句與邊緣從句

如果我們把上文第 6.1.2.1 節所描述的複句語義關係，與從句的附著位置放在一起，發現兩者有對應關係：

(75) 粵語從句詞綴複句語義與主句層級的對應

類別	從句詞綴	複句語義關係	主句的最低句法層級
I	吓	時間	TP 或以下
	兩	時間	
	起.....上嚟	時間、條件	
	起	時間、條件	
	親	條件	
	極（量化）	條件（無條件句）	
	嚟.....去	條件（無條件句）	
II	得	因果、條件（推斷）	FP
	開	因果、條件（推斷）	
	極（程度）	讓步	
	得.....嚟	條件（推斷）	

第 I 類，即主句低於或等於 TP 的從句詞綴，只能表示時間和條件關係。而第 II 類，即主句是 FP 的從句詞綴，則能表示多種關係，包括因果、讓步、條件（推斷）。複句語義關係和主句大小的對應，看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規律的。

Haegeman (2003a、b、2012) 把從句歸納為兩種：核心從句和邊緣從句。她同時使用內部句法（從句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句法（從句和主句的關係）為標準，得出的結果是（只考慮時間、條件、讓步、因果這四種）：時間從句都是核心從句，讓步從句都是邊緣從句。而條件和因果從句，表示與事件有關的條件或原因時是核心從句，表示與話語（discourse）有關的條件或原因時是邊緣從句。核心從句的主句大小是 vP 或 IP，而邊緣從句的外部句法的主句大小是完整的 CP，在漢語中，即是 FP。如果我們把（75）的複句語義關係和主句大小與核心/邊緣從句比較，會發現兩者結果大致相同：

（76）粵語從句詞綴所在的從句的分類：核心從句和邊緣從句

粵語從句詞綴	複句語義關係	主句	一般從句	類別	外部句法
吓、兩、起……上嚟、起	時間	≤TP	核心從句	事件時間	vP/ IP
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	條件			事件條件	
得、開	因果	FP	邊緣從句	原因/ 前提	CP (FP)
得、開、得……嚟	條件（推斷）			條件斷言	
極（程度）	讓步			讓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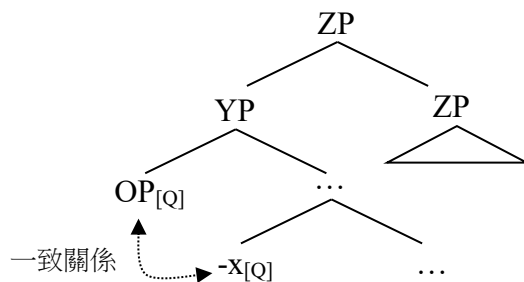
第 I 類中，「吓」、「兩」、「起……上嚟」、「起」表示時間，屬於事件時間；「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表示條件，屬於事件條件。它們的主句層級低於或等於 TP，與核心從句的外部句法吻合。第 II 類中，「得、開」既能表示（非事件）因果，又能表示條件（推斷），分別屬於原因/ 前提和條件斷言；「得……嚟」也屬於條件斷言；「極（程度）」屬於讓步。它們的主句層級是 FP，

與邊緣從句的外部句法吻合。按照這種對應，可以把第 I 類粵語從句詞綴稱作「核心從句詞綴」，第 II 類稱作「邊緣從句詞綴」。

### 6.1.3 概化方案：「句外相連」與算子的關係

本節基於粵語從句詞綴所在從句的內部句法和外部句法，提出一個概化方案分析從句詞綴。方案如 (77)，其中 ZP 是主句，YP 是從句，OP 是從句中的算子，-x 是從句詞綴：

(77) 粵語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



方案分為兩個元素。第一個元素是從句詞綴會與從句中的算子都擁有相同的量化類特徵[Q]，並進行一致操作。[Q]一致會被量化類成分阻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 11 個從句詞綴的從句內都出現干涉效應。

第二個元素是從句中的算子決定了從句的性質，取消小句的獨立性，使從句必須附著於主句上；而且，算子也決定了從句的語義解讀，從而影響了附著位置的高低。如果算子屬於核心從句，如時間算子或世界算子（條件句），那麼從句的語義解讀便與時間或條件有關，並附著在主句 TP 上（或更低的層級）。如果算子屬於邊緣從句，如與原因有關的算子，從句的語義解讀便與原因有關，並附著在主句 FP 上。算子直接導致了「句外相連」的完句問題，並決定從句的外部句法。

算子如何決定從句的外部句法？為什麼會有「句外相連」現象，對主句層級有所限制？Endo & Haegeman (2019) 提出了一個可能性，可供參考。他們以日語的

從句為例，當從句由特定的功能詞中心語移位（head movmenet）組成時，<sup>56</sup> 主句也必須具有相應層級的功能詞，稱作「副詞性協定」（adverbial concord）。這與「吓」的情況有點相似：從句中具有時間算子，而從句修飾主句的時間論元。日語「副詞性協定」的涵義範圍更廣，除了時間、條件外，還包括因果、讓步這些邊緣從句。他們把這個分析延伸到算子移位的從句中，主句具有與算子對應的特徵，不同的算子具有不同特徵，對主句的要求也因此不同。因為核心從句和邊緣從句算子特徵不同，導致了它們只能附著在具相應特徵的主句，造成主句層級高低的不同。

但是，Haegeman（2010a）認為邊緣從句中沒有算子移位，因為邊緣從句中沒有干涉效應。Endo & Haegeman（2019）的解釋是：邊緣從句也有算子移位，不過算子的基礎生成位置太高，因此沒有干涉效應。不過，沒有干涉效應，也就是無法測試算子的存在。而粵語動詞後綴的位置很低，它們與算子的一致關係，正好用來測試邊緣從句中算子的存在。粵語邊緣從句詞綴（即第 II 類，如「得」）呈現干涉效應，支持邊緣從句具有算子。至於邊緣從句算子的性質，留待日後研究。

## 6.2 「親」的理論分析

本節把粵語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應用到「親」上。以下首先描述「親」與全稱量化的密切關係，以此作為一致分析的動機；然後討論一致分析的細節；再解釋「親」的內部句法及外部句法；最後把「親」與全稱量化的一致關係放在量化詞協定的框架下，指出「親」可理解為全稱協定成分。

### 6.2.1 「親」與全稱量化

本小節討論「親」與全稱量化的密切關係：「親」出現的句子表示全稱量化，而且「親」能與全稱量化詞共現；並討論這兩種情況對語義分析的困難。

---

<sup>56</sup> 例如，英語的條件從句可由中心語移位組成，如(i)；也可由算子移位組成，如(ii)。

- (i) **Should** you see her, call me. (Endo & Haegeman 2019 : 13)  
(ii) If you should see her, call me. (Endo & Haegeman 2019 : 13)

第一，「親」出現的句子能表達不同類型的全稱量化，包括個體、事件、世界（命題）。個體如（78）中關係化的賓語「女仔」和關係化後的主語「人」：

（78）「親」句表達個體的全稱量化：

a. [鍾意親嘅女仔]都係大過我的姐姐 （LIHKG 討論區，2018/6/5）

（我喜歡的每個女孩都是比我大的姐姐）

b. 但幾乎[Yo 親佢嘅人]，都唔知佢叫咩名。

（但幾乎每個跟他打招呼的人，都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MenClub Mean 娜：我的名字——郭漢柱，2016-11-18）

（78）a 根句主語帶有全稱量化解讀，指「每個我喜歡的女孩」，b 的根句主語亦然，指「每個跟他打招呼的人」。事件如（79）：

（79）「親」句表達事件的全稱量化：

問親啲學術問題，佢地都好樂意解答 （日常對話）

（每次問一些學術問題，他們都很樂意解答）

（79）指的是每一個「問學術問題」這個事件，都會有一個相對的「他們樂意解答」的事件（Rothstein 1995）。世界如（80）：

（80）「親」句表達世界的全稱量化：

嗰個銀碼講親就嚇死你㗎（ga3） （MyRadio：毓民踩場，2017-06-01）

（那個價錢，一講就嚇死你的啊）

（80）是條件句，牽涉對命題或世界的量化。

從（78）至（80），「親」句中沒有出現全稱量化詞（「都」除外），但具有針對個體、事件、世界（命題）的全稱量化解讀，「親」看起來像個全稱量化詞，如鄧

思穎（2015）認為「親」是量化事件次數的全稱量化詞，與「次次」相似；P. Lee（2017）則認為「親」是量化情景（*situation*）的全稱量化詞，「親」句是條件自由關係小句。

第二，「親」能與不同類型的全稱量化詞共現，個體如「每個」（81），事件如「次次」或「每次」（82），世界如「只要」（83）。當然，還包括這些例子中的「都」，尤其是（84）的「都」賦予了「邊度」全稱解讀。

（81）「親」與個體全稱量化詞共現：

每個佢去親嘅國家都有示威。（每個他去的國家都有示威。）<sup>57</sup>

（82）「親」與事件全稱量化詞共現：

a. 佢次次一番親去就要問我借錢 （香港 01，2019/02/20）

（他每次一回去就要問我借錢）

b. 每次見親佢都係同一堆女仔一齊 （Facebook，2016/1/30）

（每次看見他都是跟一群女孩子在一起）

（83）「親」與世界全稱量化詞共現：

只要你郁親佢哋「認可」嘅動物，佢哋係會喺網上鬧你

（只要你動了他們所認可的動物，他們就會在網上罵你）

（LIHKG 討論區，2018/11/18）

（84）「親」與全稱量化詞「都」共現：

有一種人去親邊度都鍾意行文具店 （Facebook，2018/6/2）

（有一種人，(他)去哪兒都喜歡文具店）

在歷時語料中，還能找到量化時間的「時時」和量化世界的「凡係」。<sup>58</sup>

---

<sup>57</sup> 感謝鄧思穎教授和劉擇明先生提供例句。

<sup>58</sup> 這兩句在現今的香港粵語中仍能說。

(85) 「親」與時間全稱量化詞共現：

冇辦法！冇辦法！我時時同你講親都話冇辦法！

（沒辦法！沒辦法！我常常跟你說都說沒辦法！）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86) 人地擡病人擠倒街上，求耶穌俾佢地摩吓衫邊呖，凡係摩親佢嘅，個個都得好番。（人家抬病人擠到街上，求耶穌讓他們摸一下衣服邊，凡是摸到他的，每個都能康復。）<sup>59</sup>

（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1872 馬可傳福音書】第六章第五十六節）

但如果結合以上兩點，得到的結論卻令人困惑。如果「親」是全稱量化詞，那麼與其他全稱量化詞共現時，便有可能造成空量化（vacuous quantification）的問題：一個變量只能被一個量化詞約束，如果有兩個量化詞存在，而只有一個合適的變量，那麼其中一個未能約束任何變量，使句子不合法，如（87）所示。

(87) \* $\forall e_1 \forall e_2 [ \dots e_2 \dots ]$

「次次」是與「親」最常共現的全稱量化詞。與「親」不同，「次次」不能與（81）至（86）的大部分全稱量化詞共現（「都」除外）：

(88) \*每個佢次次去嘅國家都有示威

(89) \*我時時次次同你講都話冇辦法

(90) \*只要你次次郁佢哋「認可」嘅動物，佢哋係會喺網上鬧你

(91) \*凡係佢次次番去就要問我借錢

這種差別，似乎暗示「親」不是真正的全稱量化詞。

---

<sup>59</sup> 片岡新（2016）認為現代粵語量化類的「親」語義上來自「碰觸、碰上、合」的概念義，這裡的「親」也有可能就是他所說的「接觸」義。



如果「親」不是全稱量化詞，固然就沒有了空量化問題；但就要解釋為什麼（78）至（80）帶有全稱解讀。「親」在語義分析上遇到了兩難處境。以下，本文嘗試把一致分析應用到「親」上，然後說明一致分析能解決這個兩難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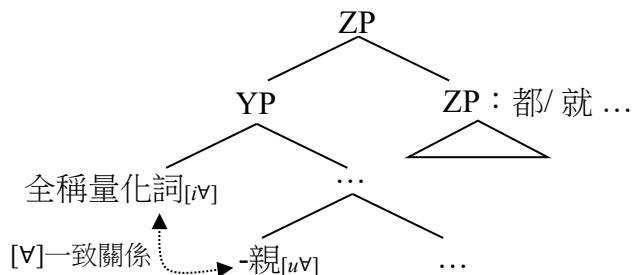
## 6.2.2 「親」的句法方案

本小節把粵語從句詞綴概化方案應用到「親」，提出：一、「親」與全稱量化詞進行一致操作；二、全稱量化詞取消了小句獨立性。以下先介紹方案，再逐一討論方案細節，包括「親」有沒有內在的量化力和無聲的全稱量化詞是否存在。

### 6.2.2.1 方案：與全稱量化詞進行一致操作

第一、「親」帶有不可詮釋的全稱特徵 $[u\forall]$ ，需要與全稱量化詞上可詮釋的全稱特徵 $[i\forall]$ 進行一致。這種一致關係由向上一致所建立。第二、全稱量化詞對主句有所要求，通常需要「都」或「就」的出現；這部分在第 6.2.4 節再詳細討論。

### (92) 「親」的句法方案



$[\forall]$ 一致操作規定帶有 $[i\forall]$ 的全稱量化詞統領「親」，因此「都」雖然常與「親」共現，卻不統領「親」，不能與「親」進一致操作。全稱量化詞的句法性質非常自由，可以是中心語（如「只要」），也可以是短語（如「次次」）；詞類方面，可以與名詞相關（如「每個」），也可以與謂詞相關（如副詞「凡係」）。正如與「吓」一致的時間算子是無聲的，全稱量化詞也可以是無聲的，暫時標記作 $\forall$ 。<sup>60</sup>

<sup>60</sup> 按照 Kratzer (2005) 的假設，這個無聲的 $\forall$ 只能位於句子層次。句法上，句子層次即 TP 或 CP。

(93) a. 郁親就痛。(一動就痛。) (詹伯慧 1958 : 119)

b. [  $\forall_{[iV]}$  ... [郁親<sub>[uV]</sub> ...  
          ↑                                  ↑  
          └──────────────────────────┘  
  ([V]一致)

Cheng & Huang (1996) 曾用 $\forall$ 來分析漢語的「驢子條件句」(bare conditional) :

(94) a. 誰先來，誰先吃。 (Cheng & Huang 1996 : 127)

b.  $\forall x$  (x 先來  $\rightarrow$  x 先吃)

漢語的特指疑問詞沒有內在量化力 (quantificational force)，然而，(94) 是條件句，語義上必須分析為全稱量化。因此需要一個無聲的 $\forall$ 存在。「親」有沒有內在的量化力呢？又有沒有證據顯示 (93) 這種句子中，無聲的 $\forall$ 真的存在呢？以下先以「差唔多」測試證明「親」沒有內在的量化力，然後以「差唔多」測試和「開始」的量化詞提升證明無聲的 $\forall$ 存在。

#### 6.2.2.2 「親」沒有內在的量化力

「差唔多」後的成分必須有量化力，如 (95)、(96) 的對比示。

(95) a. 佢 [同差唔多個個人] 都傾到計。(他跟差不多每個人都能聊天。)

b. 佢 [同差唔多邊個] 都傾到計。(他跟差不多誰都能聊天。)

(96) \*我 [同差唔多佢哋] 傾到計。(我跟差不多他們能聊天。)

「個個人」、以及「邊個 (.....都)」都是全稱量化成分，句子能說；而「佢哋」是有定成分，沒有量化力。可見，「差唔多」後的成分必須具量化力。

應用到「親」上，「差唔多」能出現在「次次」前，卻不能出現在「親」前。

- (97) a. [個老師差唔多次次鬧學生]呢，校長都會敲門。  
 b. 我知道 [ [個老師差唔多次次鬧學生] 校長都會敲門 ]。  
 ((我知道)那個老師差不多每次罵學生校長都會敲門。)
- (98) a. \*[個老師差唔多鬧親學生]呢，校長都會敲門。<sup>61</sup>  
 b. \*我知道 [ [個老師差唔多鬧親學生] 校長都會敲門 ]。

如果「親」是量化事件的全稱量化詞，理應和「次次」一樣，前面能出現「差唔多」；但結果不是，代表「次次」和「親」不一樣：「次次」有全稱量化力，「親」沒有。這不是因為「差唔多」和「親」有甚麼額外的共現限制，因為(99)是能說的，「差唔多」只要出現在「次次」前，就能與「親」共現；當然，「差唔多」不能在「次次」後，如(100)。

- (99) a. [個老師差唔多次次鬧親學生]呢，校長都會敲門。  
 b. 我知道 [ [個老師差唔多次次鬧親學生] 校長都會敲門 ]。
- (100) a. \*[個老師次次差唔多鬧親學生]呢，校長都會敲門。  
 b. \*我知道 [ [個老師次次差唔多鬧親學生] 校長都會敲門 ]。

在關係小句中也是如此：

- (101) a. [佢差唔多次次寫嘅文]都唔啱格式。  
 b. 我知道 [ [佢差唔多次次寫嘅文]都唔啱格式 ]。  
 ((我知道)他差不多每次寫的文章都不合乎格式。)
- (102) a. \*[佢差唔多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b. \*我知道 [ [佢差唔多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

<sup>61</sup> 由於本文假設存在無聲的∇，可能有人會提出(i)的分析：

(i) \* 個老師差唔多 ∇ 鬧親學生，……

但由於無聲的∇是句子層次的量化詞 (Kratzer 2005)，∇只能出現在 TP 或 CP，本文不採用(i)的分析。因此，即使這句有無聲的∇，也只能分析為：

(ii) \* ∇ [個老師差唔多鬧親學生]，……。

「差唔多」後只有「親」這個跟全稱量化有關的成分，而句子不合法，支持「親」沒有量化力。

「差唔多」不能在「親」前出現，顯示「親」沒有全稱量化力；而「差唔多」只有在「次次」前時，才可與「親」共現。

(103) a. [佢差唔多次次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b. 我知道[ [佢差唔多次次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

(104) a. \*[佢次次差唔多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b. \*我知道[ [佢次次差唔多寫親嘅文]都唔啱格式 ]。

### 6.2.2.3 無聲的V在「親」句存在

「差唔多」測試還能證明「親」出現的句子存在無聲的V。以上(98)和(102)的「差唔多 ... 親」，除了可插入「次次」在其中使句子變好，還能把「差唔多」移出到根句，使句子能說，如(105)：

(105) 差唔多呢，[佢出親街就會跌錢]。(差不多呢，他每次出門就會丟錢。) <sup>62</sup>

「差唔多」後必須有量化成分，而「親」不是量化成分，句子又沒有「都」，「差唔多」後的量化成分只能是無聲的V：

(106) 差唔多呢，V [佢出親街就會跌錢]。

這與我們的直覺相符：即使「親」本身沒有量化力，但「親」出現的句子還是具有量化力的，可以量化事件，也可以是量化世界。甚至也可以量化個體，如(107) a (重複(78) b)，「幾乎」也可以換成「差唔多」，兩者後面都需要是量化成分。

(107) a. 但幾乎[Yo 親佢嘅人]，都唔知佢叫咩名。

b. 但差唔多[Yo 親佢嘅人]，都唔知佢叫咩名。

---

<sup>62</sup> 感謝劉擇明先生提供例子。

原本在關係小句內不能與「親」出現的「差唔多」移出後（如（102）），便能與「親」共現，顯示雖然「親」組成的 DP 具有量化力（如量化個體），由無聲的  $\forall$  賦予；但「親」本身沒有量化力。

另一個證明  $\forall$  存在的證據是「開始」量化詞提升。<sup>63</sup> 第五章第 5.3.3.2 節中已簡介了「開始」出現在句首位置時，後面的成分必須是量化成分（T. Lee 2019a、b）：

（108）\*開始 [阿明] 考到好成績。（開始小明考到了好成績。）

（109）開始 [全部人都] 考到好成績。（開始全部人都考到了好成績。）

（108）「開始」後的主語是非量化的「阿明」，句子不能說；（109）後是全稱量化主語，句子能說。現在，把「開始」放在「親」句句首，測試  $\forall$  是否存在（110）：

（110）（阿明最近好黑仔，）開始  $\forall$  [佢打親機] [就輸]。

（小明最近很倒霉，情況開始變成 [他每次打電玩] [就會輸]。）

句子能說，由於「親」本身沒有量化力，這只能是句首的  $\forall$  使「開始」能出現。

### 6.2.3 對內部句法的解釋

本小節討論並解釋「親」從句的內部句法，即干涉效應。一致分析下，「親」的 [ $u\forall$ ] 與全稱量化詞的 [ $i\forall$ ] 向上 [ $\forall$ ] 一致。[ $\forall$ ] 是量化類的特徵 [Q]，在 Rizzi（2001、2004）的相對性近距原則（RM）下，如果 [Q] 阻擋在「親」和全稱量化詞之間，便引發干涉效應，句子便不能說。

（111）[ ... X<sub>[ $i\forall$ ]</sub> ... Z<sub>[ $iQ$ ]</sub> ... [親<sub>[ $u\forall$ ]</sub> ...

$\begin{array}{ccc} [Q] & [Q] & [Q] \\ \uparrow & & \uparrow \\ \cdots & \times & \cdots \end{array}$

（干涉效應）

<sup>63</sup> 感謝李梓明先生提供這個測試。

以下就[Q]的成分逐一測試。首先是情態，如「要」或「應該」：

- (112) a. 佢次次要/應該做嘢（嘅時候）都無咗影。  
b. \*佢次次要/應該做親嘢（嘅時候）都無咗影。  
c. \* $\forall$  佢要/應該做親嘢（嘅時候）都無咗影。  
（他每次要/應該工作時都不見蹤影。）

(112) a 句沒有「親」，只有「次次」，句子能說；但加了「親」後，句子便不能說，「要/應該」引發了干涉效應，使「次次」、「親」不能[ $\forall$ ]一致。而 c 句沒有「次次」，意味著是無聲的 $\forall$ 與「親」進行[ $\forall$ ]一致，因此也被情態詞阻擋，使句子不合法。<sup>64</sup> 然後是焦點：

- (113) a. 次次得佢用間房嗰陣我哋都唔入去。  
b. \*次次得佢用親間房嗰陣我哋都唔入去。  
c. \* $\forall$  得佢用親間房嗰陣我哋都唔入去。  
（每次只有他用那個房間時，我們都不進去。）

相似地，焦點「得佢」能出現在只有「次次」的 a 句，但 b、c 阻隔在「次次」、 $\forall$  和「親」之間。如果「得佢」在根句，便沒有阻擋「次次」、 $\forall$ 、「親」，句子能說：

- (114) a. 得佢 [次次用間房都唔開燈]。（只有他每次用那個房間都不開燈。）  
b. 得佢 [次次用親間房都唔開燈]。  
c. 得佢 [ $\forall$  用親間房都唔開燈]。

否定同樣會引發干涉效應，有「親」時，「冇」阻擋「次次」、 $\forall$ 、「親」，句子不能說；而如果使用根句層次的否定「唔係」，則不阻擋三者，句子能說。

---

<sup>64</sup> 「要」和「應該」是全稱量化的義務情態詞，但它們會觸發存在封閉 $\exists x$  (existential closure)，如 (i) 的特指疑問詞得到存在解讀 (D. Tsai 1994 等)。這個 $\exists x$  的[Q]特徵便阻擋了「親」和[ $\forall$ ]。

(i) 他應該吃點甚麼。

- (115) a. 佢次次冇帶書都會畀人鬧。(他每次沒帶書都會被人罵。)  
 b. \*佢次次冇帶親書都會畀人鬧。  
 c. \* $\nabla$  佢冇帶親書都會畀人鬧。
- (116) a. 佢唔係 [次次睇書都會瞓著] 囉。(他不是每次看書都會睡著的啊。)  
 b. 佢唔係 [次次睇親書都會瞓著] 囉。  
 c. 佢唔係 [ $\nabla$  睇親書都會瞓著] 囉。

注意，如果否定已經是詞彙化，變為動詞的一部分，是可以與「親」共現的，如(117)。<sup>65</sup> 動詞的原來位置低於「親」，「唔見」到「親」的中心語移位是 PF 移位，在句法上不會阻擋[ $\nabla$ ]一致。

- (117) 佢(次次)唔見親書都畀人鬧。(他每次不見了書就被人罵。)

此外，存在量化主語也會引發干涉效應：

- (118) a. 次次有人問嘢佢都扮瞓。(每次有人過來他都裝睡。)  
 b. \*次次有人問親嘢佢都扮瞓。  
 c. \* $\nabla$  有人問親嘢佢都扮瞓。

全稱量化主語則不會：

- (119) 全部人去親食嘅一定係會影呢個牛柳粒打卡 (Openrice, 2019/2/16)  
 (全部人去吃的一定是會拍這個牛柳粒作紀念)

<sup>65</sup> 「唔」既可以是句法的功能詞，也可以是動詞的一部分。「唔見」表示「弄丟」，是一個整體，轄域在體貌詞「咗(了<sub>i</sub>)」下如(i)，句法上不能拆開如(ii)。真正的句法的功能詞「唔」如(iii)、(iv)，「唔見」表示「不見面」，既不能帶體貌詞「咗(了<sub>i</sub>)」，也可拆開。

- (i) 「弄丟」：佢[唔見]咗本書。(他弄丟了那本書。)  
 (ii) 「弄丟」：\*佢[見]咗本書。  
 (iii) 「見面」：佢唔[見>(\*咗)我。(他不見我。)  
 (iv) 「見面」：佢嚟[見]我。(他來見我。)

「親」能出現在全稱量化主語的關係小句如 (120)，那麼又能不能出現在存在量化主語的關係小句中呢？理應是不可以，「親」需要的是與[iV]特徵一致，而非任意的量化類特徵，「有」不能與「親」[V]特徵一致。(121) 顯示的確如此。

(120) 每個我鍾意親嘅女仔都係大過我嘅姐姐。 (改寫 (78) a)

(121) a. \*有個我鍾意親嘅女仔係大過我嘅姐姐。

b. 有個我鍾意嘅女仔係大過我嘅姐姐。

(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孩是比我大的姐姐。)

此外，頻率狀語也帶[Q]，例如「次次」或「成日」。這些頻率狀語帶全稱解讀，應有[iV]，能與「親」一致如 (122)。而一些頻率狀語如「有陣時」帶存在解讀，應沒有[iV]，不能與「親」一致，句子不合法如 (123)。

(122) 佢成日睇親書都瞓著。(他常常一看書就睡著。)

(123) \*佢有陣時睇親書會瞓著。(他有時候一看書就會睡著。)

以下，測試不帶[Q]的成分，預測是沒有干涉效應，句子能說。處所狀語沒有[Q]，不阻擋「次次」、V、「親」：

(124) a. 次次喺地鐵度傾電話都畀人鬧。(每次在地鐵裡講電話都被人罵。)

b. 次次喺地鐵度傾親電話都畀人鬧。

c. V 喺地鐵度傾親電話都畀人鬧。

時間狀語亦然：

(125) a. 次次朝早飲奶都肚痛。(每次早上喝牛奶就肚子疼。)

b. 次次朝早飲親奶都肚痛。

c. V 朝早飲親奶都肚痛。



特指疑問詞沒有量化力（因此沒有[Q]），而「親」又需要和[iV]一致，預測「親」能與表全稱的特指疑問詞共現：

(126) 無論邊個嚟親佢都鬧。(無論誰來他都罵。)

特指疑問詞還能得到存在解讀 (Lin 2014)。粵語「如果」句和普通話一樣，能使特指疑問詞得到存在解讀。<sup>66</sup>「親」不能出現其中，合乎預測：「如果」句引發存在解讀，沒有[iV]與「親」一致。

(127) 如果邊個抄功課，你就同我講啦。(如果誰抄功課，你就跟我說吧。)

(128) \*如果邊個抄親功課，你就同我講啦。

綜合來說，「親」呈現和除了[V]以外的[Q]干涉效應。與「吓」比較，由於「吓」不能與[V]一致，因此[V]頻率狀語便會引發干涉效應；而在「親」則不會。

(129) 「吓」、「親」的干涉效應

		吓	親
a.	情態詞	*	*
b.	前面出現焦點	*	*
c.	存在量化主語	*	*
d.	前面出現否定成分	*	*
e.	前面出現頻率狀語	*	(OK)
f.	前面出現處所狀語	OK	OK
g.	前面出現時間狀語	OK	OK
h.	前面出現特指疑問詞	OK	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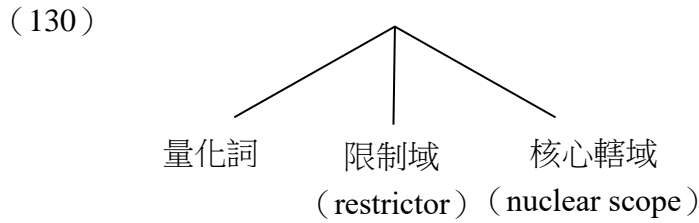
<sup>66</sup> 普通話中其他一些能使特指疑問詞取得存在解讀的語境，在粵語中不能使特指疑問詞取得存在解讀 (T. Lee & Wong, 2018)，如「好像」：

(i) \*阿明好似食咗乜嘢。(小明好像吃了甚麼。)

#### 6.2.4 對外部句法的解釋

本小節討論並解釋「親」從句的外部句法，提出「親」從句的完句特點是由與「親」共現的全稱量化詞決定的。

首先，「親」出現的句子不能單說，需要附著在主句上。這是因為全稱量化詞在語義上引介量化三分結構 (tripartite structure)：



「親」位於限制域。限制域不能單說。主句表達了全稱量化詞的核心轄域。全稱量化詞要求限制域和核心轄域同時出現。如 (93)「郁親就痛」的語義可粗略表達為 (參考 Rothstein 1995 對「every time」的分析，e、e'代表事件變量)：

(131)  $\forall e [ \text{郁}(e) \rightarrow \exists e' [\text{痛}(e')] ]$

(對於每個事件 e，只要 e 是「郁」，那麼就會存在事件 e'，而 e' 是「痛」。)

其次，「親」的主句層級是 TP 或以下。這可由全稱量化詞的量化類型解釋。例如可與「親」共現的「只要」、「凡係」會組成條件句，量化世界變量，而按 Beck & von Stechow (2015)，世界變量位於 TP 層內。因此，與「凡係」共現時，「親」的主句必須是 TP 層，語義類型才吻合。

最後，「親」的主句通常出現「都」或「就」。漢語的全稱量化詞往往需要「都」，如「每個」和「每次」：

(132) 每個人\* (都) 來了。

(133) 他每次吃飯\* (都) 睡著。

而 C. Tsai (2015) 發現「每」後跟小句時，後面需要出現「就」：

(134) 他每工作三天就/?都要休息一天。 (C. Tsai 2015 : 164)

C. Tsai (2015) 提出，「都」、「就」是情態詞，而且是全稱協定成分，因此和全稱量化詞一起出現。這跟 Endo & Haegeman (2019) 的分析相似：主句具有與從句算子相對應的特徵。(135) 和 (136) 也支持上述說法：當「親」主句出現知識情態詞，便不需要「都」或「就」；但只限於必然性知識情態，不包括概然性的：

(135) a. 哈~叫親你嚟，梗係有事㗎哩！（哈！凡是叫你來，當然是有事了！）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b. ??佢叫親你嚟，可能係有事。

(136) a. 有冇人一玩親三國志，捉到姓曹既人必定殺死佢地？

(有冇人一玩三國志，抓到姓曹的人一定會殺死他們？)

(高登討論區，2019/6/6)

b. ??有冇人一玩親三國志，捉到姓曹既人或者會殺死佢地？

情態詞是對可能世界的量化，必然性屬全稱量化，概然性屬存在量化。這樣的話，「親」從句的外部句法，都可解釋為與全稱量化有關，由全稱量化詞決定。

#### 6.2.5 餘論：「親」與全稱協定

本小節從語義協定現象理解「親」和全稱量化詞的一致關係，認為這是一種全稱協定，與否定協定、疑問協定、存在協定一樣，都屬於量化詞協定。

最為人熟知的協定現象是否定協定，指句子表面上具有多於一個否定成分，但語義上只能理解為一個否定。這個現象在世界語言中十分普遍，如意大利語、荷蘭語等 (Zeijlstra 2004)。英語的一些方言變體中也具有否定協定，如 (137) 示，只有 a 句才是可能的解讀 (Ladusaw 1992 : 237, 斜體為原文所有)：

(137) *Maria didn't talk to nobody.* (英語的方言變體)

- a.  $\neg$  [Maria 跟人說話] (Maria 沒有跟任何人說話。)
- b.\*  $\neg$  [ $\neg$  [Maria 跟人說話]] (情況不是 Maria 沒有跟人說話。)

否定協定可分析為[iNEG]與[uNEG]的一致關係 (Zeijlstra 2004) :

(138) *didn't      nobody*  
           [iNEG] ... [uNEG]  
           ↑                   ↑  
           └──────────┘

否定詞是一種量化詞。Kratzer & Shimoyama (2002)、Kratzer (2005) 認為，既然否定詞特徵有不可詮徵的版本[uNEG]、與疑問有關的量化詞有不可詮徵的版本[uQ(uestion)]，<sup>67</sup> 那麼存在量化詞和全稱量化詞特徵有不可詮徵的版本[u $\exists$ ]和[u $\forall$ ]也不足為奇。Kratzer 等人更認為德語的無定成分「irgendein」帶[u $\exists$ ]是一個存在協定 (existential concord) 成分：

(139) ...  $\exists$  [ ... *irgendwem*<sub>[u $\exists$ ]</sub>... *irgendwas*<sub>[u $\exists$ ]</sub> ]  
           ↑                   ↑                   ↑  
           └──────────┘

這樣的話，[ $\exists$ ]、[NEG]、[Q]都有了對應的不可詮徵特徵：

(140) 量化詞協定 (暫訂)

	量化詞	協定成分	例子
1	[NEG]	[uNEG]	英語變體、意大利語等
2	[Q]	[uQ]	英語 <i>wh</i> -疑問詞
3	[ $\exists$ ]	[u $\exists$ ]	德語「irgendein」
4	[ $\forall$ ]	?	?

<sup>67</sup> 按：這是一個具體的疑問特徵，不是 Rizzi (2004) 的上位量化類特徵[Q]。

(140) 的表格有一個空缺：全稱協定存在嗎？有沒有不可詮釋的全稱量化特徵[uV]？<sup>68</sup> 本文認為，粵語的「親」與全稱量化詞的一致關係，可理解為全稱協定，填補了量化詞協定的空缺。

「親」不是真正的量化詞，沒有量化力；但由於「親」帶有[uV]，必須在到達接口前進行一致操作並刪除，否則句子不合法；因此，有「親」的句子都有全稱量化詞，它們帶有[iV]，不但能刪除「親」的[uV]而使句子合法，更加是全稱量化力的來源，因此有「親」的句子都有全稱量化解讀。上文第 6.2.1 節「親」語義分析上的兩難得以解決，「親」不是全稱量化詞，而是全稱協定成分。<sup>69</sup>

(141) 量化詞協定（完整）

	量化詞	協定成分	例子
1	[NEG]	[uNEG]	英語變體、意大利語等
2	[Q]	[uQ]	英語 <i>wh</i> -疑問詞
3	[∃]	[u∃]	德語「irgendein」
4	[V]	[uV]	粵語「親」

那麼，「親」的語義貢獻是甚麼呢？Kratzer (2005) 借用 Hamblin 語義學，認為協定成分會觸發替代集合 (alternative set)，就像焦點一樣，「親」是不是擔任這個角色呢？

<sup>68</sup> Dong (2009) 提出漢語的「每個……都」是全稱協定的例子（又見 C. Tsai 2015），如(i)。其中「每個」是協定成分，而「都」是真正的量化詞。

(i) 每個<sub>[uV]</sub>學生都<sub>[V]</sub>吃了蘋果

然而，Dong (2009) 也指出了「每個」具有量化力。與存在協定相比，德語「irgendein」沒有量化力 (Kratzer 2005)，「每個……都」未必是支持全稱協定存在的最佳例子。

<sup>69</sup> 不過特別的是，Kratzer (2005) 量化詞協定本來的精神是把體詞性的量化都用句子層次的量化解釋，而「親」不是體詞性成分，把 Kratzer (2005) 的分析延伸到非體詞的範疇，具體而言，即由 D-量化 (D-quantification) 延伸到 A-量化 (A-quantification)。感謝蔡承祐博士指出這點。

由於本文主要從句法上處理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語義的具體分析已超出本文範圍，可待日後研究。在此只點出一點：「親」和「一」都表示起始變化，不可以與沒有自然起始點的謂語「自轉」搭配；而「每次」則可以。

- (142) a. 地球每次自轉都要用一日。(地球每次自轉都要用上一天。)  
b. ??地球自轉親都要用一日。(??地球一自轉就要用上一天。)  
c. ??地球一自轉就要用一日。(??地球一自轉就要用上一天。)

而(143)中，a句想強調「他」進入了「寫文」這一行為的瞬間就「想死」(感覺氣餒)，但b句明顯沒有這個意思，「他」可以是寫到中途再感覺氣餒，也沒有問題。

- (143) a. 佢一寫親文就想死。(他一寫文章就感覺氣餒。)  
b. 佢次次寫文都想死。(他每次寫文章都感覺氣餒。)

這樣看的話，「親」可能是一個與起始有關的體貌詞，與起始體「一」表達相似意思(有關普通話「一」是起始體標記，參殷志平 1999)。

### 6.3 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本節檢視世界語言中與粵語從句詞綴相似的成分。以下首先指出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可歸類為動副詞(*converbs*)這一詞類，<sup>70</sup>並從類型學的角度討論粵語從句詞綴；然後從生成語法學的角度討論對動副詞的可能分析。

#### 6.3.1 粵語從句詞綴是動副詞

動副詞，或稱為副詞性分詞(*adverbial participle*)，在高加索、北亞、中亞地區的語言尤其豐富，此外也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語言中，如 Haspelmath (1995b: 1-2) 所舉的例子：現代希臘語、喀爾喀蒙古語(Khalkha Mongolian)、葡萄牙語、印度

---

<sup>70</sup> 動副詞(*converbs*)與副動詞(*coverbs*，又稱伴動詞、同動詞等)是完全不同的詞類。副動詞(*coverbs*)指「我幫你做」的「幫」這些具有介詞功能的動詞。

斯坦語 (Hindi-Urdu)、立陶宛語、韓語、Huallaga Quechua (分佈於秘魯)、Diyari (分佈於澳洲南部)、Chukchi (分佈於俄羅斯遠東地區) 等。<sup>71,72</sup> 以立陶宛語「-ant」所組成的動副詞「tek-ant」為例：

- (144) *Saul-ei tek-ant, pasiek-ė-m kryžkel-ę*  
 sun-DAT rise-CONV reach-PAST.1PL cross.roads-ACC  
 'When the sun rose, we reached a crossroads.' (lit. 'The sun rising...')  
 (立陶宛語, Haspelmath 1995b : 2)

Haspelmath (1995) 認為動副詞是一個跨語言的範疇，他把動副詞定義為：

- (145) 用以標示副詞性從屬關係的非限定動詞形式。  
 (a nonfinite verb form whose main function is to mark adverbial subordination.)

定義包含三部分：「非限定 (non-finite)」、「副詞性 (adverbial)」、「從屬關係 (subordination)」。<sup>73</sup> 「非限定」是為了與動名詞 (verbal nouns 或 masdar)、「動形容詞」或分詞 (verbal adjectives 或 participle) 平行，動詞的非限定形式既可派生名詞，又可以派生形容詞，那麼也可以派生副詞：

- (146) 派生動詞形式的不同詞類 (改自 Haspelmath 1995b : 4)

詞類	名詞	形容詞	副詞
派生的動詞形式	動名詞	「動形容詞」/分詞	動副詞
句法功能	充當論元	修飾體詞性成分 (充當定語)	修飾謂詞性成分 (充當狀語)

<sup>71</sup> 參 Amha & Dimmendaal (2006)，動副詞也分佈在非洲語言中。

<sup>72</sup> 雖然動副詞似乎在 OV 語言中較顯著，但有可能是地域因素影響 (Masica 1976, Haspelmath 1995b)。事實上，Haspelmath 所舉的例子中，現代希臘語、葡萄牙語、立陶宛語都是(S)VO 語言。

<sup>73</sup> Nedjalkov (1995) 的定義不包括限定性。

「副詞性」在漢語傳統語法理解中即是充當狀語。<sup>74</sup> 這把充當論元（主語、賓語）的動名詞和充當定語的分詞，與充當狀語的動副詞區分開來。「從屬關係」指「嵌套」或「併入到主導小句中」，組成的複句可理解作偏正複句，與聯合複句不同。

以下按（145），逐個部分檢視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是否符合動副詞的定義。首先是第一部分「非限定」。漢語小句有沒有「限定性」（finiteness），學界一直爭論不休。「限定性」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時態。以下有關時態的討論，都採用 Reichenbach（1947）的時間系統。<sup>75</sup> 如果把「限定性」理解為獨立時態，第 I 類從句詞綴出現的從句，都沒有獨立時態，如（147）至（153）所示。

（147）\*喺我正話打吓機嗰陣，佢依家打電話畀我。

（在我剛才打電玩時，他現在打電話給我。）

（148）\*佢正話整兩整，部電腦依家就好翻。

（他剛才弄了一下，那台電腦現在就回復正常了。）

（149）\*老師正話一撻起上嚟，啲同學依家就好驚。

（老師剛才一生起氣來，那些同學現在就很害怕。）

（150）\*只要佢正話一講起語言學，啲聽眾依家就狂噓。

（只要他剛才一講起語言學，那些聽眾現在就不斷喝倒采。）

（151）\*阿明正話打親機，阿媽依家都會發撻。

（小明剛才每次打電玩，媽媽現在都會生氣。）

（152）\*我以前睇極醫生，個病依家都醫唔好。

（我以前怎麼找醫生，這個現在都還未治好。）

（153）\*佢正話搵嚟搵去，本書依家都唔見影。<sup>76</sup>

（他剛才找來找去，這本書現在都不見蹤影。）

<sup>74</sup> 以生成語法學的術語，即是作為動詞擴展投射（extended projection）的附接語。

<sup>75</sup> 時態分三類：過去時，參照時間先於說話時間；現在時，參照時間等於說話時間；將來時，參照時間後於說話時間。

<sup>76</sup> 這個「搵嚟搵去」不是表示反複的動作（如「游嚟游去」），而是表示全稱量化（如「食嚟食去都係麵包」）。



以上例子中從句的「正話」屬過去時標記（鄭兆邦 2015），「以前」亦然；而主句的「依家」屬現在時標記，三者都是時間的直指成分（*deictic*）。「正話/以前」、「依家」不能共現，顯示整句複句只能有一個時態，反映從句沒有獨立時態，其時態解讀依存於主句。與之相反，第 II 類的從句具有獨立時態。<sup>77</sup> 先以「得」為例：

(154) a. 佢既然買得九個，即係佢想請大家食。 (日常對話)

b. 佢既然當初買得九個，即係佢想請大家食。

(他既然當初買了九個，就是他想請大家吃嘛。)

(155) a. [佢搵得你][就梗係有困難啦]。 (陸鏡光 1999 : 216)<sup>78</sup>

b. 佢既然當初搵得你，就梗係有困難啦。

(他既然當初找你了，那就當然是有困難啦。)

(154) 的「得」從句帶有「既然」，「既然」所帶的小句是現實性 (*realis*) 的，可以帶上獨立時態，如 b 句的「當初」，參考時間先於說話時間，屬過去時。主句「即係佢想請大家食」表示說話者的判斷，判斷是在說話時作出的，時態是現在時。

(155) 相似，「佢（既然當初）搵得你」屬過去時，而主句的「梗」是知識情態，情態評價時間 (*modal evaluation time*) 等同說話時間，即現在時。<sup>79</sup> 此外，從句和主句可以分別加上不同的參考時間標記，如 (156)：

<sup>77</sup> 除了「得……嚟」，見下文討論。

<sup>78</sup> 「啦」，原文寫作「喇」，標陰平調。

<sup>79</sup> (154) 主句中，說話者判斷屬於一種言語行為 (*speech act*)，言語行為必定發生在說話時間，不能發生先於或後於說話時間，未必能代表主句的時態是現在時。但如果考慮 (155)，知識情態的評價時間可以是過去的，如：

(a) [ 語境：我聽說朋友最近養了隻寵物，而我知道朋友很喜歡狗，以為他養的是狗。今天我上朋友家，進去卻看見一隻貓，十分驚訝。朋友問我為什麼驚訝，我回答： ]

噉你可能養狗架嘛！（那您可能養狗嘛！）

在說話時間時，我已經得知了朋友的寵物是隻貓，不可能養狗，如果「可能」評價時間是現在，便會自相矛盾 (*contradiction*)；因此，「可能」的評價時間是過去（李梓明，私人通訊）。可見，知識情態受時態影響，(155) 的主句是現在時。

(156) 正話佢發得老師脾氣，依家老師就梗係鬧翻佢啦。

(剛才他既然發了老師脾氣，現在老師就當然罵他了)

(156) 的「得」從句的「正話」屬過去時標記，而主句的「依家」屬現在時標記，兩者都是時間的直指成分。「得」從句的時態是過去時，與主句的現在時不同。除了「過去－現在」關係外，「得」從句和主句的關係還可以是「現在－將來」，如(157)：

(157) a. 既然你入得嚟，就好好運用。(既然你(現在)進來了，就要好好運用)

(五十七工作室：《遺憾萬事屋》，2018-3-10)

b. 既然依家你入得嚟，將來就好好運用。

(157) 的「得」從句在原來語境中，表現在時，也可以加上「現在」；而主句是祈使句，祈使句的參考時間在說話時間後，屬將來時，甚至可以加上「將來」。可見，「得」從句具有獨立時態。「開」也不符合「非限定」，如(158)的「開」從句是過去時，後句是現在時，「開」從句具有獨立時態。

(158) 你正話炒開啲菜，就唔爭在依家蒸埋條魚啦。

(你剛才炒菜的的話，那現在連魚也蒸了也沒差啊。)

「極(程度)」前後句時態可以不同，從句具有獨立時態，如(159)。

(159) 即使佢以前叻極啊，阿媽依家都唔會讚佢。

(即使他以前多麼厲害，媽媽現在都不會誇他。)

「得……嚟」的情況比較特殊，其所在的從句與主句是時間關係，主句的參考時間便是從句的參考時間，兩句的時態不能不一樣，如(160)所示。

(160) \*正話你去得嚟，依家套戲都完咗啦。

(如果等到剛才你去了，現在電影都播完了。)

值得注意的是，「得……嚟」從句帶有虛擬語態 (subjunctive mood)，如 (161) 中，即使前面的語境帶有現在時標記「而家」，「得……嚟」從句仍然指未然的假設情況。

(161) 而家雖然未夠鐘，但係[去得嚟][就差唔多]喇！ (張洪年 2007: 129)<sup>80</sup>

(現在雖然還未到時間，但等我們去到也就差不多了！)

小句能帶有語態，可能就是限定的。

其次，定義 (145) 的第二部分是「副詞性」，意指修飾謂詞性成分。第一章已提到，從句詞綴的完句特點是只能以複句、緊縮句等方式完句，從句詞綴所組成的謂詞性成分，必須與另一謂詞性成分組成語法關係；而不能以修飾體詞性成分的方式完句。<sup>81</sup> 這種語法關係是附接關係，從複句語義上判斷，這些從句詞綴所出現的小句，都帶有「副詞性」的修飾功能，如時間、條件、原因等，組成偏正複句。因此，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符合定義 (145)「副詞性」這部分。

最後，定義 (145) 的第三部分「從屬關係」。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出現在從句，與主句有從屬關係。

上文以 Haspelmath (1995b) 對動副詞的定義 (145) 檢視了粵語從句詞綴，結果是粵語第 I 類從句詞綴符合定義的全部三個部分，第 II 類則只符合第二部分「副詞性」、第三部分「從屬關係」，不符合第一部分「限定性」。按照這個較嚴格的定

---

<sup>80</sup> 「喇」，原文寫作「嘍」，標為陰去調。

<sup>81</sup> 即使是「親」、「得」這兩個能出現在關係小句中的從句詞綴，後面都必須帶上另一個謂詞性成分，以「親」為例（底線為謂詞）：

- (i) [(我)鍾意親] 嘅女仔] 都係大過我嘅姐姐 (LIHKG 討論區，2018/6/5)  
(我喜歡的每個女孩都是比我大的姐姐)
- (ii) \*大過我嘅姐姐都係[[我鍾意親] 嘅女仔]。

義，粵語第 I 類從句詞綴是動副詞詞綴，而第 II 類從句詞綴不是動副詞詞綴。如果按照 Nedjalkov (1995) 較寬鬆的定義（只包括 Haspelmath 1995b 定義第二、三部分），粵語第 I、II 類從句詞綴都是動副詞詞綴。

### 6.3.2 從類型學看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那麼，粵語從句詞綴是甚麼類型的動副詞詞綴呢？如何在類型學上定位粵語從句詞綴？Haspelmath (1995a: 415) 提出動副詞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的動副詞 (specialized converbs, 原文描述為「converbs with a quite specific adverbial meaning」)，第二類是副詞性語義隨語境而變化的動副詞 (contextual converbs, 原文描述為「converbs that leave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semantic link between the clauses open」)。第三章第 3.1.2 節提到，英語分詞不表達特定的副詞性語義，前後句的關係隨語境而變化，可理解為第二類動副詞。

粵語從句詞綴的從句、主句具有特定的複句語義關係（見第 3.1.2、6.1.2.1 節），看來就是第一類動副詞詞綴。Haspelmath (1995a) 舉列茲金語 (Lezgian) 動副詞詞綴為例，其中有兩個是第二類 (ga-z、-na)，其他九個是第一類，每個都具有特定的副詞性語義，包括時間、目的、比較、因果等。而根據 Good (2003)、Molochieva (2008)，車臣語 (Chechen) 擁有極其豐富的動副詞詞綴，足有 19 個之多。這些動副詞都具有特定的副詞性語義。下表總結列茲金語、車臣語動副詞的副詞性語義，以及本文對粵語從句詞綴複句語義關係的描述：

## (162) 列茲金語、車臣語動副詞詞綴及粵語從句詞綴的副詞性語義

副詞性語義		列茲金語	車臣語	粵語
時間	不限定 事件先後	-la 'when'	-cha 'when' -nach (with postposition xienahw)	吓
	同時	-waldi, -namaz(di), -zamaz 'as soon as'	-(u)sh '-ing' -(n)ie 'as soon as/ when'	起……上嚟 起
	先事 (anterior)		-na 'having -ed' -i 'having -ed' -alc 'until'	兩
	後事 (posterior)	-daldi 'before/ until'	-lie 'before/until'	
	其他		-niehw 'very minute'	
條件			-ahw 'if'	起……上嚟 起 親
無條件句				極(量化) 嚟……去
同步發展 (gradulative)		-(i)rdawaj 'as ... gradually comes'		
目的/方式		-wal 'in order to'		
程度			-al	
處所			chie 'where' chiehw/-chahw 'where'	
奪格 (ablative)			chura 'having -ed'	
比較		-wal 'like'	-chol/chul 'if'	
因果		-wiläj 'because'		得、開
讓步			-iehw 'even though'	極(程度)
非現實	可能性		-ahw 'if'	得……嚟
	過去		niahw	得……嚟

可見，粵語從句詞綴屬第一類動副詞詞綴，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

Nedjalkov (1995) 指出，世界語言似乎有種傾向，當如果語言的從屬連詞較多時，動副詞則較少；動副詞較多時，從屬連詞則較少。換言之，從屬連詞和動副詞好像有種互補的傾向。回到漢語，普通話有大量從屬連詞，簡單統計黃伯榮、廖序東 (2007)，有 37 個；<sup>82</sup> 但動副詞則不發達，「V 著 V 著」是少數的例子。粵語有大量從句詞綴（動副詞詞綴），同時也有不少從屬連詞，看起來是個例外。但粵語不少從屬連詞都與普通話一樣，如「只要」、「因為」等，來源不明，不知道是否借詞。粵語獨有的從屬連詞並不多，如「之但係」、「固之然」、「不特止」等。這樣的話，在組成從句的手段方面，普通話與粵語可能具有類型上的不同：普通話或是一種「從屬連詞顯著語言」，而粵語或是一種「動副詞顯著語言」。這些初步的猜想，尚需進一步驗證，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 6.3.3 從生成語法學看從句詞綴與動副詞

本節從生成語法學的角度出發，討論動副詞分析的可能性。

首先討論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的第一類動副詞。第一種可能性是把上文粵語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 (77) 延伸到動副詞。由於這些動副詞與動詞詞綴有關，所組成的從句又有特定語義，如果在動副詞組成的從句內找到干涉效應的證據，便能將動副詞分析為算子的一致成分。Molochieva (2008) 指出車臣語中的表「until」意思的動副詞詞綴「-alc」和後事動副詞「-lie」不能否定。這個是否干涉效應的證據，有待進一步調查和研究。

---

<sup>82</sup> 其中部分詞的詞類可能有爭議，或是連詞、或是副詞。以下從寬處理，把有爭議的也統計進來：「與其」、「要麼」（選擇複句）；「不但」、「不僅」（遞進複句）；「只要」、「只有」、「除非」、「無論」、「不管」（條件複句）；「如果」、「假如」、「假使」、「假若」、「假設」、「倘若」、「倘使」、「若是」、「若」、「要是」、「萬一」、「即使」、「就是」、「就算」、「縱使」、「縱然」、「哪怕」（假設複句）；「因為」、「因」、「由於」、「既然」（因果複句）；「雖然」、「雖是」、「雖說」、「雖則」、「雖」、「儘管」、「固然」（轉折複句）。黃伯榮、廖序東 (2007) 顯然還未窮盡所有的從屬連詞，例如還有「不論」、「要不是」、「不單」等。

第二種可能性是這些動副詞中心語移位到一個較高位置，組成了從句。日語有不少組成動副詞的詞綴，據 Alpatov & Podlesskaya (1995) 的統計有 13 個。按 Endo & Haegeman (2019) 的分析，這些動副詞詞綴是特定的功能成分，經中心語移位組成從句，並導致了主句層級的不同。

其次討論如何分析像英語「-ing」分詞那種第二類動副詞（副詞性語義隨語境而變化）。Zobel (2018) 考察了一種相似的「as」短語，她認為「as」短語能附著由 AspP 到 CP 的任一位置，隨附著位置不同而有時間、條件、因果的不同解讀：

(163) CP – TP – IP (情態) – AspP – vP/VP (Zobel 2018 : 504)

<— 可能的附著位置 —> <— 不會附著的位置 —>

(164) As a child, Peter got in for free. (Zobel 2018 : 499)

a. 當 Peter 還是小孩時，他能免費進去。 (時間，asP 附著在 AspP)

b. 因為 Peter 是個小孩，所以他能免費進去。 (因果，asP 附著在 TP)

(165) As a child, Peter would get in for free. (Zobel 2018 : 499)

a. 因為 Peter 是個小孩，所以他能免費進去。 (因果，asP 附著在 TP)

b. 如果 Peter 是個小孩，他就能免費進去。 (條件，asP 附著在 IP 裡)

而「as」短語本身沒有算子在內，「as」是整個短語的中心語，以小小句 (small clause, SC) 為補足語：

(166) [<sub>asP</sub> as [<sub>SC</sub> PRO [<sub>DP</sub> a child]]]

由上可見，第二類的動副詞不會與算子有關連，從句和主句間沒有特定關係，與第一類動副詞非常不同。

這樣看來，動副詞應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與算子一致的動副詞，如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第二種是中心語移位的動副詞，如日語的動副詞；第三種是既與算

子沒有關係、也不會移位的動副詞，如英語的副詞性分詞。第一種動副詞組成的從句，其實與帶有從屬連詞的從句差別不大，由特定的算子決定從句的內部和外部句法。雖然從類型學看，可把動副詞和從屬連詞視作兩種不同的類型代表，但從生成語法學角度看，視乎句子結構，兩者不無共通之處。

#### 6.4 小結

本章把「吓」的句法方案延伸到粵語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討論從句詞綴的理論分析。內部句法方面，它們與「吓」相似，都呈現干涉效應；外部句法方面，它們都有特定的複句語義關係，其中表示時間、條件的「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連同「吓」可稱作「核心從句詞綴」，主句層級在 TP 或以下；表示因果、條件斷言、讓步的「得」、「開」、「極（程度）」、「得……嚟」可稱作「邊緣從句詞綴」，主句層級在 FP。據此，本章提出一個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解釋「句外相連」現象：從句詞綴與算子具有一致關係，算子取消了小句獨立性。然後把這個方案應用到「親」：「親」與全稱量化詞的一致關係，解釋了「親」從句中量化類成分的干涉效應；全稱量化詞的三分結構和量化類型，則解釋了「親」從句的外部句法。最後把視野拉闊到世界語言，把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歸類為動副詞，並從類型學的角度把它們細分為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的動副詞，提出粵語是「動副詞顯著語言」的猜想；最後，從生成語法學的角度提出分析動副詞的三個方向。



## 第七章 結論

### 7.1 總結

第一章是緒論，交代本文的研究背景。本文研究粵語動詞後綴的完句問題，具體而言，本文以「吓」為例，研究從句詞綴的一種特殊完句問題——「句外相連」現象，表面上，從句詞綴的影響力「超越」小句，使小句必須組成複句，與詞綴本身的句法位置出現句法—功能錯配。

第二章、第三章從實證角度考察了「吓」從句的內部句法和外部句法。內部句法方面，一、「吓」不能與量化類成分共現；二、「吓」除了不能出現在「……之前」時間從句中之外，在其他時間從句中均可出現；三、「吓」只能被蒙受義動詞「俾」嵌套，不能被其他動詞嵌套。

外部句法方面，一、「吓」的出現取消了小句的獨立性，並限制了從句和主句的關係為時間關係；二、「吓」的主句不能出現進行體和經歷體；上述兩個限制在「吓」與「(喺)……嗰陣」共現時有所放鬆；三、「吓」主句的句法層級不能高於CP，只能是TP或以下。

第四章引入本文採用的語法理論及原則，包括最簡方案中的一致操作、干涉效應與相對性近距原則、不透性與語段；以及製圖理論，用於排列粵語各類成分的句法層級。

第五章從理論角度分析「吓」的完句問題，提出「句外相連」現象是由時間算子引發。方案元素有二：一、時間算子與「吓」進行一致操作；二、時間算子使小句變成時間關係小句。據此，「吓」的句法—功能錯配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可由這兩個元素推導出來。第一個元素可用於解釋「吓」從句的內部句法。一致關係的存在結合相對性近距原則，可把量化類成分限制解釋為干涉效應。一致關係不但解釋了為何「吓」出現時、帶有時間算子移位的「(喺)……嗰陣」時間從句會有「額

外」的干涉效應；而且能預測沒有時間算子移位的「當」時間從句有「吓」時，具有干涉效應，而沒有「吓」時，干涉效應則消失。一致關係結合語段不透性條件，則可推導出「吓」不能嵌套在語段內，因此除了「俾」外，不能被其他動詞嵌套。

第二個元素可用於解釋「吓」從句的外部句法。時間算子把從句變為時間關係小句，取消了小句獨立性，使從句必須修飾主句的時間論元。而「吓」能出現在「……啲陣」和「……之後」、不能出現在「……之前」時間從句，正好解釋了「吓」主句的進行體和經歷體限制。「吓」從句所修飾的時間論元，能在 TP、AspP、VP 出現，不但解釋了「吓」主句的自由度，也解釋了為何句法層級不能高於 CP。

另一個可能的方案是改變第一個元素，假設「吓」是時間算子並進行移位。這雖然同樣能解釋「吓」從句內部的干涉效應和外部句法，但未能推導出「吓」在「當」時間從句的分布與「吓」的嵌套情況，在概念上和實證上都不可取。最後，普通話的「V 著 V 著」的內部和外部句法與粵語「吓」有一定的共通點，初步看來，可以把「V 著 V 著」也分析為與時間算子具一致關係。

第六章把「吓」的句法方案延伸到粵語其他 10 個從句詞綴，並提出從句詞綴的統一分析方案：一、從句詞綴與算子具有一致關係；二、算子取消了小句獨立性。這個方案，建基於從句詞綴的內部和外部句法：它們的內部句法都呈現干涉效應，而外部句法則都有特定的複句語義關係，其中表示時間、條件的「兩」、「起……上嚟」、「起」、「親」、「極（量化）」、「嚟……去」連同「吓」可稱作「核心從句詞綴」，主句層級在 TP 或以下；表示因果、條件斷言、讓步的「得」、「開」、「極（程度）」、「得……嚟」可稱作「邊緣從句詞綴」，主句層級在 FP。

把這個方案應用到「親」，第一個元素為「親」與全稱量化詞具有一致關係，並解釋了「親」從句中量化類成分的干涉效應；第二個元素為全稱量化詞的三分結構和量化類型，則解釋了「親」從句的外部句法，包括量化詞不能只有作為限制域的從句、還需要作為核心轄域的主句；對「都」、「就」有所要求等。一致分析不但

以全稱量化詞推導出「親」表面上的句法—功能錯配現象，而且也能作為全稱協定的案例，填補量化詞協定的空缺。

最後，把視野拉闊到世界語言，粵語從句詞綴組成的動詞可歸類為動副詞。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它們是具有特定副詞性語義的動副詞，粵語或可稱為「動副詞顯著語言」，普通話或可稱為「從屬連詞顯著語言」。從生成語法學的角度出發，動副詞有三種分析的可能性：與算子具有一致關係、中心語移位、與算子沒有關連。

## 7.2 對完句問題的貢獻

本文論證了粵語從句詞綴的完句問題是由從句中的算子引發。生成語法學以往解釋完句問題時，往往認為算子允准謂語，有助完句；如 D. Tsai (2008) 提出否定、祈使、義務情態等算子可幫助「拼讀」(spell out) 事件變量，從而使句子完句。本文的研究結果使我們重新思考算子的作用：算子除了可幫助完句，也可以導致不能完句。進一步的思考是，一個句子的完句特點是不是都由算子決定？按照算子性質的不同，不同句子便擁有的完句特點？

對於不同詞綴的完句特點，D. Tsai (2008) 認為「過」能移位到 T，使句子完句；「了」不能移位到 T，句子不能自足完句。我們不妨這樣理解：「過」與 T 算子有關，能夠完句；「了」與 T 算子無關，不能自足完句。「過」到 T 的移位沒有語音實現，不妨理解為「過」與 T 算子的一致關係。如果這樣的分析是可行的話，那麼鄧思穎 (2018) 提出的三類詞綴差異在於，與不同算子的一致關係存在與否：

### (1) 動詞後綴的完句特點

	分類	句法位置	一致關係	完句特點
過	第一類	Asp	T 算子	自足完句
了 <sub>i</sub> /咗	第二類	Asp	N/A	需藉助詞等錨定時態
吓	第三類/ 從句詞綴	Asp	時間算子 (從句算子)	需附接在主句上

我們還能進一步推論，如果存在某些算子，具有與 T 算子、從句算子不同的完句特點；那麼應該還存在第四類動詞後綴，完句特點受這些算子影響。劉祉靈（2018）觀察到粵語的「住」與普通話的「著」完句特點不同，「住」不能以句末助詞「喇」完句；「著」則可以以對應的句末助詞「了<sub>2</sub>」完句：

(2) \*阿明趴住喇。 (劉祉靈 2018：48)

(3) 阿明（已經）趴著了<sub>2</sub>。 (劉祉靈 2018：48)

句末助詞「先」則可以幫助「住」完句：

(4) 阿明趴住先。(阿明先趴住吧。)

她認為，「先」隱含了句子之外的一個後續事件，與「住」的「暫且」義互動，起了完句作用，不需要把後續事件說出。「住」與「先」搭配完句的特點，可能可以作為第四類動詞後綴納入(1)中；具體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無論如何，(1)給予了我們一個研究完句問題的新方向：研究動詞後綴與算子的句法關係。

### 7.3 對語法理論的貢獻

以下交代研究粵語從句詞綴能為語法理論帶來的貢獻，包括對動詞後綴的分析、解決多重框式結構問題、探索邊緣從句句法三方面。

#### 7.3.1 動詞後綴

從句詞綴的概化方案可進一步延伸到其他沒有完句問題的動詞後綴，並預測干涉效應。粵語從句詞綴的完句特點，是由算子的特性帶來；邏輯上，動詞後綴完全可以與一個不會帶來完句問題的算子進行一致操作。這也是上文(1)的精神：動詞後綴與不同算子的一致關係，決定了完句特點。那麼，有沒有證據支持這種延伸呢？以下舉表示焦點的「得」和表示的情態的「硬」為例，支持這種延伸。

首先，粵語「得」能表示限制焦點（鄧思穎 2000、Tang 2002），表達的意思與「淨係（只有）」接近，也可共現：

(5) 佢（淨係）睇得啲一本書。（他只看了那一本書。）（鄧思穎 2015：117）

有趣的是，雖然「淨係」能與「冇（沒有）」共現，「得」卻不能。焦點和否定都是量化類成分，這種共現限制與從句詞綴（如「吓」）的干涉效應相似。

- (6) a. \*佢（淨係）冇睇得啲一本書。  
b. 佢淨係冇睇啲一本書。（他只有那一本書沒看。）

其次，粵語的「硬」能表示知識情態（Tang 2003），意思與「一定」接近，同樣兩者也可共現：

(7) 佢今鋪（一定）死硬。（他這次一定死定了。）

其他情態詞，如「可以」不能與「硬」共現，否定「唔」也是；但這些成分都可以與「一定」共現。

- (8) a. \*佢（一定）可以交硬篇文。  
b. 佢一定可以交文。（他一定可以交文。）  
(9) a. \*佢（一定）唔交硬篇文。  
b. 佢一定唔交篇文。（他一定不交文。）

這些類似干涉效應的共現限制，可能代表了「得」、「硬」與算子有一致關係。這個算子，或者就是「淨係」和「一定」。如果這個想法是對的話，那麼我們可以循這方向挖掘更多粵語動詞後綴的特點，乃至於比較其他語言中的類似現象。

### 7.3.2 框式結構

「親」的一致分析有助解決多重框式結構的問題。框式結構規定前置虛詞和後置虛詞必須在同一短語（鄧思穎 2006、2007 等）：

(10) 我差唔多講完咁滯。(我快說完。)(鄧思穎 2015 : 291)

(11) [XP 差唔多 [X'/XP [X=咁滯] ... ]]

黃詠文（2015）提出粵語存在多重框式結構，如（12）同時有兩個前置虛詞「次次」、「一」和後置虛詞「親」共現。注意，如果採用 Cinque（1999）的製圖理論，副詞都是指定語，而指定語只能有一個，不應有多重框式結構。

(12) 佢次次 一搭親船就暈。(他每次一坐船就會暈。)(黃詠文 2015 : 78)

一致關係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根據本文第六章第 6.2 節的分析，「次次」與「親」具一致關係；「親」表示情況產生變化的體貌意義，與「一」開始體功能相似。若然如此，「次次……親」不組成框式結構，而是一致成分；「一……親」才是真正的框式結構。反過來，我們也可以檢視現有的框式結構中，前置虛詞會不會是一致成分（如「淨係……得」、「一定……硬」）。<sup>83</sup>

### 7.3.3 邊緣從句

粵語「邊緣從句詞綴」可為邊緣從句的分析帶來啟示，引導我們探索複句句法。第六章第 6.1.3 節提到，由於英語邊緣從句中沒有干涉效應，對於邊緣從句是否存在算子移位，Haegeman（2010a）持否定立場，而 Endo & Haegeman（2019）則認為存在算子移位，不過算子基礎生成位置太高，以致沒有干涉效應。

---

<sup>83</sup> 另一種解決辦法是同音刪略。鄧思穎（2007）他認為(i)實際上有兩個「咋」，分別對應「淨（只）」和「齋（只）」；其中一個「咋」同音刪略。

(i) 尋晚淨係齋睇書咋。(昨天晚上只看書。)(鄧思穎 2007 : 267)

粵語「邊緣從句詞綴」，如「得」、「開」、「極（程度）」、「得……嚟」從句內都呈現干涉效應（第六章第 6.1.1 節），可以用於支持邊緣從句中存在算子。雖然算子的性質目前仍不清楚，但這無疑是邊緣從句研究的新方向，研究的結果不但可加深我們對粵語複句句法的認識，更能推而廣之，與其他語言作比較研究，幫助建立複句句法的語法理論。

## 參考文獻

- 蔡維天。2007。重溫「為什麼問怎麼樣，怎麼樣問為什麼」——談漢語疑問句和反身句中的內、外狀語。《中國語文》第3期，頁195-207。
- 鄧思穎。2000。粵語量化詞「得」的一些特點。《方言（增刊）：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頁425-433。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鄧思穎。2003。《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鄧思穎。2004。作格化和漢語被動句。《中國語文》第4期，頁291-301。
- 鄧思穎。2006。粵語框式虛詞結構的句法分析。《漢語學報》第2期，頁16-23。
- 鄧思穎。2008。粵語框式虛詞「咪……囉」的句法特點。《中國語言學集刊》第3（1）期，頁145-159。
- 鄧思穎。2010。《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鄧思穎。2015。《粵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
- 鄧思穎。2018a。粵語的「說」類動詞。《中國語文》第4期，頁387-394。
- 鄧思穎。2018b。粵語動詞後綴與完句問題。收錄於何大安等編：《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686-696。
- 鄧思穎。2019a。詞彙層次的句末助詞。《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頁38-45。
- 鄧思穎。2019b。《形式漢語句法學（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高華年。1980。《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
- 胡建華、石定栩。2005。完句條件與指稱特徵的允准。《語言科學》第5期，頁42-49。
- 黃伯榮、廖序東主編。2007。《現代漢語·下冊》（增訂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黃南松。1994。試論短語自主成句所應具備的若干語法范疇。《中國語文》第6期，頁441-447。



- 黃詠文。2015。粵語虛詞的多重框式結構——以「親」為例。《中國語文通訊》第 2 期，頁 75-82。
- 竟成。1996。漢語的成句過程和時間概念的表述。《語文研究》第 1 期，頁 1-5。
- 孔令達。1994。影響漢語句子自足的語言形式。《中國語文》第 6 期，頁 434-440。
- 陸儉明。1986。現代漢語裏動詞作謂語問題淺議。《語文論集》第 2 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李新魁等。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素欣。2016。粵語詞綴「極」的語法特點。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
- 黎奕葆、錢志安。2018。粵語的動詞後綴「着」。收錄於何大安等編：《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劉祉靈。2018。漢語完句問題的句法語義界面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 歐陽偉豪。2012。《撐廣東話》。香港：明窗出版社。
- 彭小川。2000。廣州話的「VV 下」與「V 下 V 下」。收錄於單周堯、陸鏡光編：《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20-424。
- 片岡新。2016。粵語「V 親」構式初探。發表於香港語言學學會第十六屆粵語討論會。香港科技大學。2016 月 4 月 9 日。
- 饒秉才等。1981。《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 單韻鳴。2012。廣州話用作連接成分的「得嚟」——兼論後置連接成分的語言普遍性。《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256-263。
- 沈家煊。2003。複句三域「行、知、言」。《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95-204。
- 王繼同。1990。論動詞「V 著 V 著」重疊式。《漢語學習》第 2 期，頁 12-17。
- 邢福義。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姚玉敏。2008。粵語開始體「起上嚟」的產生。《中國語言學集刊》第二卷第二期，頁 127-147。
- 殷志平。1999。動詞前成分「一」的探討。《中國語文》第 2 期，頁 116-121。

- 詹伯慧。1958。粵方言中的虛詞「親，住，翻，埋，添」。《中國語文》三月號，頁 119-122。
- 曾常年。1998。現代漢語動詞持續體的反復態。《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82-87。
- 曾煒。2010。「V1 著 V1 著，V2P」與「正 V1 著，V2P」的多維比較。《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62-67。
- 張洪年。1972。《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1996。香港粵語動詞的體。收錄於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 143-160。
- 鄭定歐。1998。析廣州話動詞述語右置成分「落」。收錄於鄭定歐、蔡建華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第三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86-90。
- 鄭兆邦。2015。香港粵語動詞前後置成份的句法語義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元。2010。粵語（廣州話）「V下」、「VV下」與「V下V下」形式關係探討。收錄於 Lauren Eby Clemens、Chi-Ming Louis Liu 編：《北美漢語語言學第 22 次學術會議（NACCL-22）論文集》。麻省劍橋：哈佛大學，頁 145-162。
- Adger, David. 2003. *Core Syntax: A Minimalist Approa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elbrecht, Lobke, Liliane Haegeman, and Rachel Nye, eds. 2012. *Main Clause Phenomena: New Horizo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 Alpatov, Vladimir M., and Vera Podlesskaya. 1995. Converbs in Japanese.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465-485.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Amha, Azeb, and Gerrit J. Dimmendaal. 2006. Converbs in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Felix K. Ameka, Alan Charles Dench and Nicholas Evans, eds.,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393-44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Aoun, Joseph, and Y.-H. Audrey Li. 1993. *Wh*-elements in situ : Syntax or LF? *Linguistic Inquiry* 24(2), 199-238.
- Aoun, Joseph, and Y.-H. Audrey Li. 2003. *Essay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s*. Cambridge & London: MIT Press.
- Beck, Sigrid & Arnim von Stechow. 2015. Events, times and worlds – an LF architecture. In Christian Fortmann, Anja Lübke and Irene Rapp, eds., *Situationsargumente im Nominalbereich* [Situational Arguments in the Nominal Realm], 13-46. Berlin/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C.-T. James Huang. 1996. Two types of donkey sentenc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4(2): 121-163.
- Cheng, Lisa Lai-Shen. 1994. *Wh*-words as polarity items.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I, 615-640.
- Cheng, Siu-Pong. 2011. Grammatical Properties of “*gam2/dim2...faat3*” in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Research Forum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Candice Chi-Hang. 2015. On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The positions of topic and focus in Cantonese. In Wei-Tien Dylan Tsai, ed., *The Cartography of Chinese Syntax*, 76-1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Andrew Martin, David Michaels, and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1.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 Kenstov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1-54. Cambridge: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mirdache, Hamida, and Myriam Uribe-Etxebarria. 2004. The syntax of time adverbs. In Jacqueline Guéron, Jacqueline Lecarme and Alexander Lecarme, eds., *The Syntax of Time*, 143-180. Cambridge: MIT Press.

- Dong, Hongyuan. 2009. Issues in the semantics of Mandarin 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Endo, Yoshido, and Liliane Haegeman. 2019. Adverbial clauses and adverbial concord. *Glossa* 4(1): 48.1-32.
- Ernst, Thomas. 1994. Conditions on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3): 241-264.
- Ernst, Thomas. 2002. *The Syntax of Adjun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1990.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Feng, Shengli. 2012. Empty operator movement in Chinese passive syntax. In LJ Wang, ed., *Festschrift for Professor Fang Li*, 117-136.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ox, Danny. 2000. *Economy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Good, Jeff. 2003. Clause combining in Chechen. *Studies in Language* 27(1): 113-170.
- Greenbaum, Sidney. 1973. Adverbial *-ing* participl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glia-Zeitschrift für englische Philologie* 91: 1-10.
- Haegeman, Liliane, and Terje Lohndal. 2010. Negative concord and multiple agree: a case study of West Flemish. *Linguistic Inquiry* 41(2): 181-211.
- Haegeman, Liliane. 2003a. Conditional clauses: external and internal syntax. *Mind and Language* 18, 317-339.
- Haegeman, Liliane. 2003b. The syntax of adverbial clause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opicalisation. In M. Coene, G. De Cuyper et Y. D'Hulst, eds, *Antwerp Papers in Linguistics. 107. Curr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omance Linguistics*, 61-90. Antwerpen University.
- Haegeman, Liliane. 2009. The movement analysis of temporal adverbial clauses.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3): 385-408.
- Haegeman, Liliane. 2010a. The internal syntax of adverbial clauses. *Lingua* 120:628-648.
- Haegeman, Liliane. 2010b. The movement derivation of conditional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41(4): 595-621.
- Haegeman, Liliane. 2012. *Adverbial Clauses, Main Clause Phenomena, and Composition of the Left Periph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gstrom, Paul. 2006. A-not-A questions.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173-213. Oxford: Blackwell.
- Hamblin, Charles. 1973. Questions in Montague Englis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0. 41-53.
- Haspelmath, Martin. 1995a. Contextual and specialized converbs in Lezgian.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415-440.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Haspelmath, Martin. 1995b. The converb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valid category.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55.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Heim, Irene, and Kratzer, Angelika. 1998.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1982a. Logic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T. James. 1982b. Move *wh* in a language without *wh*-movement. *Linguistic Review* 1: 369-416.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4): 531-574.
- Huang, C.-T. James. 1988. *Wǒ pǎo de kuà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2): 274-311.
- Huang, C.-T. James. 1991. Modularity and Chinese A-not-A questions. In Richard Sproat et al., ed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 Essays in Honor of S.-Y. Kuroda*, 305-332.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Huang, C.-T. James. 2017. On finiteness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ments in verbal and nominal domains. Paper presented at TEAL-11. Academia Sinica, Taiwan.
- Huang, Nick. 2018. Control complements in Mandarin Chinese: implications for restructuring and the Chinese finiteness debat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7(4): 347-376.

- Huang, Xiao-You Kevin. 2009. Multiple-modal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 view from cartography and MP.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Koopman, Hilda. 2006. Agreement configurations: in defense of ‘Spec head’. In Cedric Boeckx, ed., *Agreement Systems*, 159-19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Kratzer, Angelika, and Junko Shimoyama. 2002. Indeterminate pronouns: The view from Japanese. In Yukio Otsu, ed.,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Tokyo Conference on Psycholinguistics*, 1-25. Tokyo: Hituzi Syobo.
- Kratzer, Angelika. 2005. Indefinites and the operators they depend on: From Japanese to Salish. In Gregory Carlson and Francis Jeffrey Pelletier, ed., *Reference and Quantification: The Partee Effect*, 113-142.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 Ladusaw, William. 1992. Expressing negation. *SALT 2*: 237-259.
- Lam, Charles. 2013. Reduplication across categories in Cantonese. In *Proceedings of PACLIC 27*, 277-286.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 Lam, Charles. 2014. A unified semantic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and reduplication across nominal and verbal domains. In Charles Bradley, Charles Lam and Mengxi Li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9th PLA Symposium*, 10-25. West Lafayette: Purdu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 Larson, Richard K., 1987. ‘Missing prepositions’ and the analysis of English free relative clauses. *Linguistic Inquiry* 18: 239-266.
- Law, Ann. 2001. A-not-A questions in Cantones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3: 295-318.
- Law, Paul. 2006. Adverbs in A-not-A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5(2), 97-136.
- Lee , Peppina Po-Lun. 2017. Quantification in Cantonese. In Denis Paperno and Edward L. Keenan, eds., *Handbook of Quantifiers in Natural Language: Volume II*, 61-111.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 Lee, Tommy Tsz-Ming, and Hok-Yuen Wong. 2018. Epistemic indefinites and reportative indefinites in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2nd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 (PACLIC 32),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3 Dec, 2018.

- Lee, Tommy Tsz-Ming. 2019a. Head movement with semantic effects: Aspectual verb raising in Cantonese. *Proceedings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4: 59.1-11.
- Lee, Tommy Tsz-Ming. 2019b. Quantifier-Raising a head.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n, Jo-wang. 2014. *Wh*-express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80-207.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 Liou, Yu-fen. 2003. On Chinese temporal claus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 MacDonald, Lorna. 1990. *A Grammar of Tavya*. (Mouton Grammar Library 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Masica, Colin P. 1976. *Defining a Linguistic Area: South Asi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erchant, Jason. 2011. Aleut case matters. In Etsuyo Yuasa, Tista Bagchi and Katharine Beals, eds., *Pragmatics and Autolexical Grammar: In Honor of Jerry Sadock*, 193-21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olochieva, Zarina. 2008. Scope properties of Chechen converbs. Paper presented at Synta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II,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 Nedjalkov, Vladimir P. 1995. Some typological parameters of converbs.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97-136.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Pan, Victor Junnan. 2015. Mandarin peripheral construals at the syntax-discourse interfac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2(4): 819-868.
- Pesetsky, David, and Esther Torrego. 2001. T-to-C movem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Current Studies in Linguistics Series* 36: 355-426.

- Richards, N. 2014. A-bar movement. In Andrew Carnie, Dan Siddiqi and Yosuke Sato,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yntax*. 167-191.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Reichenbach, Hans. 1947.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 New York: Macmillan.
- Rizzi,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Rizzi, Luigi. 2001. Relativized minimality effects. In Mark Baltin and Chris Collin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89-110. Oxford: Blackwell.
- Rizzi, Luigi. 2004.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In Adrian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223-2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zzi, Luigi. 2011. Minimality. In Cedric Boeckx,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Minimalism*, 220-2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John Robert.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Rothstein, Susan. 1995. Adverbial quantification over event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3(1): 1-31.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Second Edition)*.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Soh, Hooi Ling. 2005. *Wh-in-situ*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36(1): 143-155.
- Stump, Gregory Thomas. 1985. *The Semantic Variability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Dordrecht: Reidel.
- Takezawa, Koichi. 1987.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to case-marking in Japa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Tang, Sze-Wing, and Thomas Hun-tak Lee 2000. Focus as an anchoring cond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pic and Focus in Chines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Tang, Sze-Wing. 2001. A co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passives and its consequences. *Linguistics* 39, 257-295.
- Tang, Sze-Wing. 2002. Focus and *dak*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 266-309.
- Tang, Sze-Wing. 2003. Properties of *ngaang* and the syntax of verb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2), 245-269.
- Tang, Sze-Wing. 2009. The syntax of two approximatives in Cantones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formed with *zai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7(2): 227-256.



- 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Tsai, Cheng-Yu. 2015. Toward a theory of Mandarin quantifi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Tsai, Wei-Tien Dylan and Ching-Yu Helen Yang. 2015. Inner vs. outer A-not-A questions. Paper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artography of Syntax,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December 6-7, 2015.
- Tsai, Wei-Tien Dylan. 1994.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Tsai, Wei-Tien Dylan. 1999. On lexical courtes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39-73.
- Tsai, Wei-Tien Dylan. 2001.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2): 129-168.
- Tsai, Wei-Tien Dylan. 2008 Tense anchoring in Chinese. *Lingua* 118(5): 675-686.
- Tsai, Wei-Tien Dylan. 2015. On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modals. In Ur Shlonsky, ed., *Beyond Functional Sequence*, 275-2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ra, Hiroyuki. 2000. *Checking Theory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ndler, Zeno.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Jianxin. 1997. A model-theoretic approach to A-not-A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2): 18.
- Wurmbrand, Susi. 2012. Parasitic participles in Germanic: evidence for the theory of verb clusters. *Taal en Tongval* 64:129-156.
- Wurmbrand, Susi. 2014. Tense and aspect in English infinitives. *Linguistic Inquiry* 45(3), 403-447.
- Yip, Ka Fai. 2018. Cantonese verbal suffix *dak* and intention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Workshop on Innovations in Cantonese Linguistics (WICL-4),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 Zeijlstra, Hedde. 2004. Sentential negation and Negative Concor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Zeijlstra, Hedde. 2012.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agree. *The Linguistic Review* 29(3): 491-539.

Zobel, Sarah. 2018.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variability of weak adjuncts and its problems. In Uli Sauerland and Stephanie Solt, eds.,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22, vol. 2, ZASPiL 61, 499-516. ZAS, Berlin.

語料庫：

單韻鳴《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

香港科技大學《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

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

*Cantonese Web Corpus*